最後的樂園

《科幻小說》 黃海／著

最後的樂園

《科幻小說》 黃海／著

時報書系534

最後的樂園

黃海／著

時報出版公司

最後的樂園

《科幻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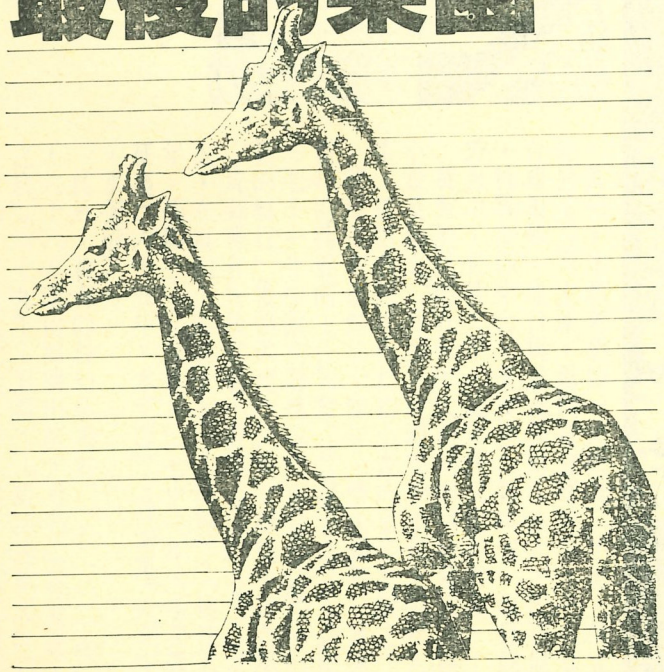
黃海／著

●時報書系534

封面設計／鄧獻誌

黃海●著

最後的樂園



作者簡介●黃海

黃海，本名黃炳煌，民國卅二年生，師大歷史系畢業。曾任兒童月刊主編、僑聯總會總幹事、中央日報編輯、現任聯合報編輯。他自稱是台灣的江西人，因爲他的父親是江西人，抗戰前即來台，光復後入籍本省，而母親是本省人。他生於台中，長於大甲，成年後又定居台北。

黃海於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即開始發表爲數甚多的短篇文藝小說及散文、評論，民國五十年代末期轉入科幻小說創作爲主，成爲我國現代科幻小說的重要先驅之一。

黃海從事創作二十餘年，歷久彌堅。曾獲五十八年救國團當時的蔣經國主任頒發「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七十一年中國文藝獎章（小說創作類）。七十三年又以「奇異的航行」獲頒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小說首獎。

黃海著有短篇文藝小說集「奔濤」（五十三年，野風）、「大火●在高山上」（五十七年，商務）、「通往天外的梯」（五十七年，僑聯）、「悲歡歲月」（七十一年，水芙蓉）；散文集「迷霧征塵」（六十五年，水芙蓉）；評論集「人在宇宙中」（六十九年，水芙蓉）。

此外，黃海的科幻小說有「一〇一〇一年」（五十九年，僑聯，六十八年改由照明出版，更名「天外異鄉人」）、「新世紀之旅」（六十九年，照明）、「銀河迷航記」（六十八年，照明）；「腦計劃（皇冠七十三年六月）、「天堂鳥」（七十三年，時報）還有尚未出版的兒童科幻小說、短篇及長篇科幻小說等多部。

失樂園

——序「最後的樂園」

張系國

執筆爲黃海的科幻長篇小說新作「最後的樂園」寫這篇序文時，正值美國電視上播出電視長片「核戰次日」（The Day After 又譯「浩刼後」）。「核戰次日」是美國廣播公司ABC電視臺傾全力製作的大手筆電視影片，劇情很簡單，描述美蘇核子大戰爆發，雙方以洲際飛彈互相攻擊後，浩刼餘生的人民逐漸絕滅的慘劇。「核戰次日」劇情雖簡單，但描述核戰的可怖後果異常逼眞，使人看了簡直透不過氣來。美國廣播公司推出這部影片，在經濟上可說損失慘重。因爲沒有一家公司肯購買廣告時間，所以全片播放時，竟無一分鐘的廣告，白白損失了星期日晚間的黃金時間。但ABC電視臺這次通過大衆傳播工具的强大威力，

討論核子大戰的後果，不僅轟動全美，也是該電視臺克盡社會良心職責的傑出表現，值得喝彩。

最吸引人的，還是播放完電影之後，隨即推出的電視座談節目。座談會由ＡＢＣ紅牌電視記者柯普勒主持，參與的有現任國務卿舒茲、前任國防部長麥克瑪拉、前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季辛吉、太空科學家沙岡、保守政論刊物「國家評論」主編威廉布克萊等人，眞是響噹噹的鑽石陣容。經過一個半小時的精彩討論，仍舊欲罷不能。給予我極深刻印象，是這些政治家和學者，如何將人類面臨核戰毀滅的嚴重問題，巧妙的化成政治決策的抽象問題。季辛吉一上來就嚴厲指責「核戰次日」過份誇張核戰的慘痛後果，是故意恫嚇美國人民，簡直幫了敵人蘇聯的忙。麥克瑪拉強調美蘇兩國共擁有四萬枚核彈。即使減少一半也還有兩萬枚，足以毀滅整個地球有餘，因此要緊的是如何穩定局勢，避免美蘇衝突升級。另一位軍事專家，則直截了當的宣稱限制核子武器，反而可能有鼓勵蘇聯冒險盲動的傾向。只有太空科學家沙岡，還算說了幾句良心話，指出電影裏描述的後果，可能比眞實情況還要好上許多。看完電視，心情十分沉重。人類擁有這麼鉅大的毀滅能力，而政客學者仍不能誠懇面對問題。美國的情形尚且如此，蘇聯的情況呢？只會更糟！

我又想起前一天，同系教授給我看的信。信是他的學生從阿爾及利亞寫來的。那位學生由阿爾及利亞政府派來美國深造，由於攻讀博士學位多耽誤了半年時間，回到阿爾及利亞後就立刻被送進軍法監獄，關了一年後放出來，又被送去服兵役。好好一個人才，就這樣犧牲掉了。如果稍遲回國服務就要入獄，阿爾及利亞又何必派人出來留學呢？但獨裁者往往是不可理喻的。而阿爾及利亞據說有個算是開明的政權。那些更專制的獨裁者，如伊朗的柯梅尼、利比亞的格達飛、古巴的卡斯楚……如果他們有朝一日弄到核子武器，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呢？想到這裏，簡直不寒而慄了。類似這位阿爾及利亞學生的故事，寫成科幻小說，或許還無人相信，但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呢！

人類的愚昧和自大，並不因爲科技的進步而減少。相反的，科技反而使人類能更殘酷的對待同類以及異族。黃海在「最後的樂園」裏所描述的情況，人喫人的慘劇，在今天也依舊以種種方式存在着。如强國以經濟、文化有形無形的對弱國進行滲透、侵略，也正是文中所影射的。科幻小說作者的職責，不僅是構築幻想的世界，也是爲了驚醒世人，使那可怖的、夢魘般的世界，不致成爲人類唯一的未來吧。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深夜

一個科幻作者的迷惘與自省

——代自序

黃海

好像是誰說過：所有偉大的小說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關心人類往何處去的問題。用這個標準來鑑定一篇文學作品或科幻小說的深度、廣度，及其所蘊涵的人文精神，也許能夠使我們更能體會出作品中所具有的意義，也讓我們能夠很快的將「流俗」作品剔出於文學的園地之外。

較早幾年，我曾經有過一個幼稚可笑的想法：希望報章雜誌將來能用科幻小說來代替武俠小說。這個想法，也是少數急於想推展科幻小說的作者所曾有的，然後，我們看見倪匡的科幻小說以「排山倒海」之勢出現在各報刊，武俠小說也沒有消聲匿跡。

再往深一層去探討，詹宏志在評論鄭文豪的科幻小說所作「科幻小說的兩個世界」，文中說：『提醒國內科幻小說家的注意，不要誤解科幻小說只是一種「科學異想」或「想像科學」，科幻小說自始就沒有離開人生、基本人性，或人所生活的社會。……光是一些「銀河之旅」、「超光速飛行」、「人工冬眠」等是不足成爲有意義的作品的。所謂「科幻小說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滿足奇想，充滿異星情調的羅曼思，一個是針對人性充滿社會批判的烏托邦或負烏托邦。前者只宜消遣，是銀河系外的金庸或瓊瑤，後者才是文學，以其睿智撞擊現代心靈。不管是「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年」或其他重要的科幻作品，人文精神才是他們的主題，「哭泣的先知」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這段文字有如暮鼓晨鐘震撼着我，使我猛然感到找到了創作方向的喜悅。

「科幻」一詞之所以流行，要歸功於電影廣告的推波助瀾，最早出現於民國五十幾年間的兒童讀物，是「科學幻想小說」，後來張系國大力倡用爲「科幻小說」。相信截至目前爲止，最新的中文辭書都還沒有將這個詞語列入。我個人是反對在「文學」兩字上面加冠任何名詞，那樣意味着與文學的分離，也使純文學作者認爲是一種變體或「褻瀆」。如今「科幻文學」或「科幻小說」已被廣爲接受，自然也沒有必要再另立名詞，或還它正名了。

最近在「臺副」讀到陳蒼多的大文，主張稱爲「科學的浪漫文學」，他並且認爲文學作家關心未來的並不多，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言下之意是在提高科幻小說的地位。對於科幻作者來說，無異是個興奮劑。老實說，早期我也曾從事純文藝的創作，自認科幻小說也只是文學的旁門左道，即使寫得再好，也難登文學殿堂，我最後努力的目標還是在純文學的範疇裏面，科幻小說僅是額外的興趣與遊戲之筆。

最近幾年，自己參與出版科幻小說的工作，也兼閱讀接觸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並與同好交換心得，更了解科幻小說在國外的爭議早已其來有自。美國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代出現的科幻熱潮，有些是寄身在廉價而低俗的雜誌內的作品，大半只是消遣性的，談不上什麼文學氣息，如果科幻小說能寫得好，列入小說教材，應該是有關「未來學」的「劇情描述」一類吧！兩個明顯的例子可以解釋科幻小說觀點的歧異，寫「一九八四年」的喬治·歐威爾死後，他的太太反對將這本書列入科幻叢書，也許因爲它本來就是文學作品，不須另冠其他名堂，正如姚一葦在評審會上所說的，『「西遊記」當然是科幻小說，我們沒把它和「紅樓夢」撇開來。』道理是差不多的，我個人早期寫作的科幻小說，也沒有「名詞」可以名之，當時就直接在各文藝園地發表，與文藝作品並列，因爲當時還沒有「科幻」這個新鮮的名

詞。

再舉一個例子，以寫「華氏四五一度」而著名的雷·布雷柏利（Ray Bradbury），他的作品多已被拍成電影，另一部「火星紀事」原是六小時的電視片影集，國內縮減爲二小時的影片，稱爲「天際侵略戰」，他在美國被稱爲「科幻詩人」，享有盛名，但是也有所謂「正統」的「科幻團體」否認布雷柏利寫的是科幻小說。這兩件例子正好說明，不管科幻圈內圈外，對於「科幻」本身都有許多未決的爭議。

「聯副」曾於去年五四文藝節由張系國主持舉辦過一項「正名」式的科幻座談會，最後出席者都同意以「科幻小說」來統稱「幻想小說」「科學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等等作品，算是塵埃落定。但在目前一般大衆及讀者的心目中，甚至編著的「要求」，仍以爲科幻小說必須具備有某些科學或科技的推理成分才算是，其實廣義的科幻小說應該包括社會科學幻想小說。有一部珍芳遠主演的電影，描寫經濟（科學）的危機，也應該算是科幻作品。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並且曾提出科幻小說發展的三階段說法：由自然科學走向社會科學，再轉而注重人文科學。這點與張系國、詹宏志的主張不謀而合，也與文學的潮流相一致。我們可以說，最接近文學的是幻想小說，它的科技異想成分最少，人文精神最重，

因而具有永恆的文學價值，可以登入文學殿堂而無愧。法國卡夫卡「蛻變」是一例；國內作品可以舉出保眞的「森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失去的原始林」，誠然谷「彩虹山」小說集中的「芝加哥之肆」，以及最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的黃凡作品「天國之門」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它們雖然都是幻想小說，但無須另冠名堂。

科幻小說如果重視科技，往往有被時間淘汰的危險，寫原子彈，必在原子彈未發明之前，才有驚奇效果，當原子彈發明之後，即使未曾寫過的作品，也難得再有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了，而文學它是跨越時空而永恆的，與科學小說大異其趣。我們也可以勉強將科幻小說二分爲人文派或科技派，再有第三種則是折中派，我個人比較喜歡傾向人文精神的折中派。畢竟預測科技的未來發展這類科學小說應該由科學家來寫比較眞切適當。

科幻小說絕不能以譁衆取寵、離經叛道來爭取讀者，它要代替武俠小說，在積極的意義上應該是一種引起高尙興趣的競爭而不是消遣式的麻醉取代。

幾年前我曾經想寫一個移植人腦到狗頭殼內的故事，希望藉着做狗的感觸來表現人情冷暖。（當然，在科學上它應該不大可能的，但因爲作品是在表現人文精神，就可以不必管這些。）我無意中翻查到國外作家早在五十年前就有人寫過移植人腦到大象體內的遭遇，我遂

打消了寫這篇小說的意念。

同樣的，拙作「銀河逆航記」中的構想，將人類思想個性輸入複製人的腦內以達成永生，當時自認爲是個人的「創見」，後來看翻譯作品，別人也有同樣的構想，實在令人洩氣，吾友方以庸說這種情形是屢見不鮮的。國內科幻小說還在萌芽階段，談不上發展，我却已覺得發展吃力，有時好像已走到盡頭，除非你走的是「玄怪」的路線，否則不管你怎麼寫，好像別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法，達爾文的進化論與華來士的論文是不約而「同」的，如果科幻小說要在科技方面賣弄實在是自討苦吃，看最近幾年國外的趨勢也是漸漸的走向以幻想爲主的科幻小說，實可做爲殷鑑。

「最後的樂園」只是我寫的有關未來文明的科幻小說系列之一，它最初的構想是對於整個世界人口爆炸的憂慮，也許到最後，每一個富有國家都像一條船，爲了自保而必須嚴防他國的人口輸入，爲了與環境作戰，更希望別國的人口越少越好。這時候有一位奉命去幹消滅他國人口、製造意外死亡的人，最後因爲人口的「限額」，輪到必須由別人執行來「謀害」他，以資減少人口。……

如果我照最初的構想寫下去，當然是一篇曲折離奇、引人入勝的小說，但好像又與「一

九八四年」或黃凡的「零」雷同；顯得人類毫無可救的希望，掙脫不開某種惡勢力的控制，毋寧過份悲慘無助，同時，「曲折離奇」更與文學距離太遠，實非我的本意，最後我改變了原來的設計，完成了作品，我已盡我所能將文學融入科幻的內涵。「最後的樂園」實際上又是「天堂鳥」的前一部，較早動筆將近一年，停擺經年，重新續寫，某些觀念改變了，也似乎長進了，因此寫得相當沉滯痛苦，我極力要求自己在人文的領域多作表現，這樣的自我鞭策，期求它所展示於讀者面前的是一副新的面貌。

未來我們的子孫將要在怎樣的環境生活，我們明天將會遭遇什麼，人類的前途有那麼多的陷阱與災難值得憂慮，根據美國最著名的已故預言家艾格・凱斯，曾指出美國最後終將毀滅大半，整個文明將隨着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煙飛塵滅，日本沉沒，加州會發生地質大變動，因此今天的日本人與美國西岸的人士都潛藏着恐懼，而「最後的樂園」就是描寫這一最後災難之後的人類的處境。也許只是杞人憂天，我誠懇地獻上它，祈求讀者們的指教。

此外，特別要感謝「臺灣日報副刊」陳篤弘主編撥出篇幅連載這部長篇科幻小說。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日臺北

目錄

失樂園——序「最後的樂園」 張系國 1
一個科幻作者的迷惘與自省——代自序 5
楔子 1
第一章 人上牌·上等的貓食 6
第二章 葬 禮 12
第三章 援外計劃 21
第四章 疑 惑 25

第五章　清香的茉莉　36
第六章　奇怪的印記　48
第七章　惡作劇？　69
第八章　「我不想長期流放在外」　76
第九章　凌明利的關切　96
第十章　「我們只是遵命行事」　106
第十一章　歌麗美雅只是一條船　111
第十二章　恐怖份子在那裏？　120
第十三章　悲涼的大地　129
第十四章　迫近的威脅　144
第十五章　如蛆蟲般的飢民　157
第十六章　尋找茉莉　169
第十七章　獅頭馬淪陷了　175

第十八章　憂傷的茉莉　186
第十九章　雪地上的悲劇　206
第二十章　再見茉莉　218
第二十一章　暗夜中的歌聲　235
第二十二章　悄悄來臨的死神　240
第二十三章　永恆的機器人　247
第二十四章　真　相　258
第二十五章　快樂桃花源　263
第二十六章　毀滅與新生　271
尾　聲　278

楔子

人類的祖先是猴子，不必再辯了：
而人類的未來呢？是機器人。

——卡夫卡

太空島的觀景窗正對着地球，長廊上許多剛剛出廠的銀色機器人，還沒有輸入人類的性格思想，他們只會閒蕩着，並且伊伊唔唔講着幾句簡單的話和哼着歌謠：

沒有靈魂的軀殼，在等待
被揀選的非凡人物，他們
偉大的心智儲存電腦的磁碟，
如同一顆種子，種入
機器人體內，細細密密伸展
漫過四肢百骸，生長成爲
感情思想，還有脾氣。

這是個由機器人製造機器人的精密工廠。它被命名爲「桃花源」，確是名副其實的人類永生之境，只等待着科技的進步，使人類在未死之前得以將自我心智存入電腦，以便寄托在機器人身上，使個體的靈魂永存。這個構想遠自將近兩百年前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便有人提出，直到最近才接近成熟可用的地步。

工程師在走道上與機器人一同玩樂，偶爾他指着掛在點點繁星之間的一個圓盤，像是蒙上一團亂紗的臉孔，對機器人說：

「那是地球，我的家鄉。」

工程師是這座太空島上僅有的兩名眞實肉體人類之一，他寂寞得必須找機器人聊天是可以想見的。他甚至指着那塊從前的美洲大陸的暗黃地方說：

「那是歌麗美雅，全世界最富庶繁華的所在，看那最亮的地方，就是太陽城，又叫光明市——歌麗美雅的首都，是許多圓頂城市聚合而成的偉大都市。城市必須有大氣保護罩，才是現代化的理想居所，人和房子都在罩子裏面，溫暖舒適地生活着。」

工程師說得起勁時，話顯得更多，只要有機器人點頭應聲，他便會不停地說下去：

「我的老爸是歌麗美雅的元老院的元老季安國，他今年一百廿七歲了，除了腦袋之外，全身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人工製造的，有人背後指他是機器人元老，他一點也不生氣，還洋洋得意，因爲他知道將來很快的就會到『桃花源』來享福，你們之中的一個機器人，便是他的靈魂寄托的所在。那要看哪個機器人榮幸了。」工程師說着，儼儼地笑起來，露出兩排光潔的牙齒，藍眼睛骨碌碌四下轉，他用手背揩了揩嘴邊的唾沫，繼續說，「就在歌麗美雅的鄰近地點菲里斯，是個好所在，他們沒有很多大氣罩保護着，只有首都叫獅頭馬的，有唯一的一個。」

工程師指着獅頭馬的位置，興致勃勃的說：「獅頭馬有獅子的頭、馬的身體，那座雕像好神氣的在圓頂氣罩的大門口聳立着，好像一尊保護神，在太空看不到，只能看到獅頭馬整個城市在靠海的地方閃亮。不過說也奇怪，整個菲里斯的環境，雖然沒有許多大氣保護罩，它的土壤、氣候和綠色植物生長情形，比歌麗美雅要好得太多了，歌麗美雅要是沒有保護罩，簡直是一片荒涼的沙漠，你們在太空中就可以清楚的比較出來。」

「爲什麼要有保護罩呢？」有機器人發問。

「不爲什麼，只因爲二〇九五年發生過空前的生態大災難，全世界的空氣都不宜呼吸，土地也不再適合耕種，當然少數地區是倖免的，比較沒有像歌麗美雅那麼嚴重就是，好在歌麗美雅後盾雄厚，很快的建立起了一個一個的保護罩，使得人人都生活在溫室裏，又安全又有保障，所以嘛，歌麗美雅現在還是居於世界盟主的地位。」

對於工程師的話，機器人永遠不會厭煩，他們永遠那樣富於耐心地傾聽，一遍又一遍。

太空艙外有紅色的火焰飛過，那是來往的太空船。

他們觀看發亮的星星、銀河，還有在太空站外面飄浮工作的其他的機器人。

工程師很寂寞，但是跟衆多的機器人在一起，他覺得很快樂，不會有與人類在一起的爭

端、糾葛與煩惱。現在，他在等待實驗的功德圓滿，能夠使人類永生不死，也許這時間很快的就來到了。

第一章　人上牌・上等的貓食

太陽城圓頂罩子的摩天大樓下，一個年老的女人，推着嬰兒車慢慢地走着，她的臉上薄施脂粉，微瞇着眼睛望着街上形形色色的廣告，整個臉龐充滿了愉悅之情，一邊哼着歌。

「媽咪——媽咪——我愛媽咪——」小嬰兒叫着叫着，還邊用嘴吮着她的胖手，另一隻手撫摸着溫馴的貓兒。

「媽咪——媽咪——」老女人也跟着她喊着，像唱歌一般富於韻味。「媽咪下班回來，疼我的小寶寶。」

四外揚起一陣風沙，路邊的紙屑被捲了起來，有一片包裝紙剛好吹落到嬰兒的臉上，擋

住她的視線，她掙扎着，用胖手抓起那張紙，往旁邊一甩，這時，在嬰兒車內的另一隻貓被驚動了，跳躍幾下，便鑽出嬰兒車外面，在路邊牆角聞聞嗅嗅，躲躲藏藏的。

「小麗回來，小麗回來！」老女人嘶聲力竭叫着。

貓兒秀色的毛，被斜陽照到，反映着艷麗的光澤。嬰兒與祖母在一邊急急叫着，老祖母跑過去要抱起貓兒，突來的一陣汽車煞車聲音，把貓兒嚇得往水溝洞裏面鑽進去。

「小麗！小麗！」老祖母趴在洞口呼叫着。

陰溝裏面傳出貓兒的咪咪叫聲。那樣淒厲哀惻。老祖母發慌了，拚命用手扳動水泥板，它却動也不動的。她探手進去，向陰溝裏面揮動，希望引起貓兒的注意，然而貓兒的叫聲似乎越來越遠，越來越微弱，再也聽不到了。

「我的天，小麗失蹤了！」老祖母的眼淚奪眶而出，急得直跺脚。「大家來幫忙我呀！大家來幫忙我呀！」

羣衆圍過來，探問怎麼回事，有個小伙子勸她快打電話叫消防隊的人來。老祖母淚汪汪的說：

「不行！不行！我孫女會哭哩！我離不開她，還是請你幫幫忙，快一點，幫我打個電話

好了！」

「好的！妳這邊等着，不必慌！我就去！」

幾分鐘後，消防車鳴着緊急的嗚嗚聲匆匆趕到，開始進行搶救。那消防員在明瞭情況以後，對着老祖母說：

「我們要打通陰溝，可能要破壞地上的一些設施，還有人家的牆壁，要花許多錢，妳捨得嗎？」

「錢？什麼錢！政府總該照顧我們一點的？」

「不錯！在一千塊世界元之內，政府可以負責，超過這個數目，可能你們要負擔超出的部分！」

「那就趕快幹吧！」老祖母急得滿頭大汗。「我的小麗要緊，你就趕快進行吧！再不快動手，牠恐怕在裏面要悶死了！」

消防隊員以熟練的技巧，挖開地面的障礙，在兩邊設置攔截，但在他們把手探進去的剎那，那隻貓兒嚇慌了，又從打洞攔截的地方越過，往更深更遠的陰溝裏跑去，現在他們只有碰碰運氣，在另一個地方再打一個洞設法攔截，這一次他們可以確定，那隻貓兒大概沒有越過這個攔截處，至少他們可以在兩個攔截處之間控制住貓兒的行蹤，再設法引誘牠出洞。消防員走過來問老祖母：

「妳家小麗喜歡吃什麼東西？我們需要東西引誘牠！」

「我們給牠上等的貓食。」老祖母說：「我現在就過去對面超級市場，買幾罐過來，你們等着好了。」

「妳給我錢，我幫妳過去買好了！」消防員說：「妳帶着小孩不方便！」

老祖母從身上掏出幾張世界元，遞給消防員請他代勞。

「給我買半打好了，剩下的給你們買香煙抽抽。」

「不用了，您太客氣了！」消防員拿着錢就跑。

「慢着，」老祖母叫住了消防員，對他說：「要最高級的人上牌食品，知道嗎？」

「人上牌！記住了！好牌子！」消防員掉頭就走。

貓食品是買來了，用來做爲誘餌，但是並沒有把小麗引誘出來，消防隊開始着急了，最後他們決定再撬開陰溝上面的水泥，以便快點把拯救工作結束。

圓頂罩子外面的太陽早已沉落西方地平線，摩天大樓的繁多燈光，把街景照得如同白晝

。老祖母望着前面不遠處的那幢大樓的第五十層地方，那兒該是她的家，現在燈光也亮了，分不清楚是她家的，還是別人家的，料想這時候孩子的媽該已回家來了。說不定在巴望着她和女兒也快點回家。

霓虹燈亮着，五顏六色的光點綴在街頭，來往的汽車與行人，有如流水行雲。歡聲笑語不斷，一片熱鬧繁華。圍觀的羣衆不時探問「怎麼回事？」很快的，便會有消防員或是老祖母答覆：「貓躲到陰溝裏去了！」

行人聚集過來又散了開去，一批又一批看熱鬧的人，對於老祖母和她的孫女兒都寄以同情。消防員經過一個小時的工作，總算把小麗救出來了。渾身又濕又髒又臭的小貓兒，不斷的在那兒打哆嗦。

「好可憐哨！」嘉麗輕撫着小麗，老淚縱橫。「恐怕要害病了！快送牠上醫院去吧！」

消防隊員把一張表格遞到嘉麗面前，要她在上面簽個字，對她說：

「可能你們要負擔一千個世界元的費用，爲了救這隻貓。另外妳要我們幫忙送這隻貓到醫院裏面去，也請妳簽個字，請妳把妳的信用卡讓我看一下，號碼寫在上面，我們送到醫院以後，就由醫院的人員照顧貓了。」

嘉麗依照消防員的請求，照他的意思在表格上面填上了自己的姓名、地址，還有信用卡號碼等等。然後，她推着嬰兒回家去。

嬰兒已經餓了，頻頻喊着媽咪、媽咪，嘉麗滿臉緊繃的皺紋在紅紅綠綠的燈光照射下，鬆開來，她舒了一口氣，安慰嬰兒說：

「就快到家了，媽咪就在上面看我們了。」

手指着聳立前方的一幢超級大樓，抬頭向上望，嘉麗知道，也許就在那五十層大樓的窗內，嬰兒的母親也正在俯望紛紜繁華的街景，期盼着她倆的歸來。

「媽咪，媽咪，我愛媽咪！」嬰兒唱歌似地喊着。

第二章　葬　禮

一架飛行機，在高樓林立的空中穿梭，閃過許多燈光與星光，在全國經濟發展大樓的樓頂停下來。

費米利部長的兩撇鬍子在嘴角邊輕微揚動着，那是因爲他不斷的在對身邊的女秘書講話，講得興奮時，頻頻微笑，他探身出去，拉着女秘書的手走下了飛機。

「總統要我們的單位辦得最有效率，發揮最大的效果，要不是妳這麼能幹，今天總統召見，我可要吃排頭了！」

「部長，到底今天情況怎麼了？」夏絮茵問：「你說了半天，還沒有把要點說出來。」

費米利用手掠掠被風吹亂的頭髮，抬頭向直昇機駕駛員招了招手，他把公事包挾得緊緊的，回過臉來對着夏絮茵微笑說：

「沒什麼，沒什麼，只是例行的接見談話，給我一些機密資料，我們回來再分析一下。」

「那個援外司司長，正在等我們哩！」

「我們快點下樓吧！」

他們從屋頂的入口處搭電梯到第三十三層，匆匆忙忙走進去，辦公室裏面靜悄悄的，除了守衞值班人員以外，大家都下班回家了。

援外司司長的辦公室，就在走廊盡頭，燈光還亮着，顯示裏面還有人，老遠的就聞到裏面傳來一股煙味，這個有煙癮的援外司司長，每一分鐘都離不開香煙，自然的，他的吞雲吐霧也就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空氣污染。

「沒有空氣調節嗎？」夏絮茵奇怪的說。「我們的換氣設備不行了嗎？」

「大概下班了，機器也跟着下班了。」

「你眞會幽默！」夏絮茵含情地對他一笑。

他們走進裏面去，看見司長正斜靠在沙發上，像在閉目養神，嘴裏叨着半截香煙還沒有熄滅，煙霧繚繞，夏絮茵不禁咳嗽不止，費米利趕緊按動牆邊的空氣調節換氣鈕，再去拍拍那個睡着了的司長。

「奇怪，他說他要等我回來的，這麼快就睡着了！」部長一再的拍拍他的臉頰，司長的香煙落在衣服上又掉到地板上。

夏絮茵撿起了香煙，把香煙放在煙灰缸內捻熄。

部長猛力的拍打那位司長的臉頰，司長却無動於衷，依然木木的動也不動。

冷汗從費米利部長的額前流下來，他把耳朵貼在司長的胸口上，仔細傾聽，他的臉色變了。

「我的天，他死了！」

「哎唷！」夏絮茵一手掩着呆張的櫻桃小口，想說些什麼話，又說不出來。

老祖母進了家門，把剛才在街道上發生的一連串事故告訴自己的媳婦。

「小麗送醫院去了。」老祖母說：「好可憐喲，渾身髒兮兮，濕轆轆的，差點嚇壞了我，以爲小麗再也找不回來了，以爲小麗就這樣走失了，掉進陰溝裏面去了。」老祖母說着，說着，再也忍不住掉下淚來。

藍美姬正在忙着從電動厨房裏端出煮好的菜肴，她叫機器人保母過去照顧小珠兒，一邊安慰着婆婆，叫她別傷心，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其實她正擔心着自己的丈夫發生什麼事，這兩天他行動怪怪的，心情也不大好，常常和她吵架。在她稍微平靜時，她過來抱起小珠兒，問她：

「今天在街上看到什麼啦？有什麼好玩的沒有？」

「好多好多人……在在……救我們家的小麗。」

「妳怕不怕？」

「怕什麼嘛？」

「怕小麗丟了，生病了，沒有同伴跟妳玩。」

「我不怕！小麗丟了，媽咪再買一個小麗來。」

機器人把餐具都擺好了，叫大家來吃飯。嘉麗站在窗邊，不斷的俯視摩天大樓下的街景，也許她會看到一輛白色的車子，那就是他的兒子下班回來了。今天似乎特別遲。

「媽，來吃飯吧！」藍美姬說。「我們不等他了，他今天不回來吃晚飯，剛才來電話說有急事，還要在辦公室處理一些事情。」

婆婆與媳婦面對面坐着，開始用餐，那機器人保母就在餵嬰兒食品給小珠兒。因爲美姬心情悶悶不樂，也就少講話。白髮皤皤、老態畢現的嘉麗，打破沉默問媳婦：

「最近跟金華鬧彆扭了嗎？」

「嗯。」藍美姬有一句沒一句的說着。「還不是他心情不好，不知他爲什麼事心煩，好像是挨了什麼官腔吧！」

「公家的事嘛！何必這樣！」老祖母溫柔的說：「妳也多體諒他一點，他的責任是夠重的！」

這時，影像電話的鈴聲響起，美姬走到牆邊，按動電鈕，牆壁上出現的是援外部部長費米利的臉，那兩撇微翹的鬍子正是他最好的商標。

「金夫人，妳好！……」費米利表情沉肅，面露威容，欲言又止。「吃晚飯了嗎？」

「是的，部長，有什麼指示嗎？」一下子美姬感覺到部長的突然來電，像是有什麼緊急的事。

「金夫人，還有金老太太，我們……我們很難過……」

「什麼？」美姬叫了起來：「怎麼回事哪？」

「請你們在心理上預先有個準備，我們要報告一件令人難過的事。」

「到底怎麼回事？」嘉麗也緊張了，瞇着老眼，注視着牆上的螢幕。

「我們……我們剛剛發現……我們敬愛的司長金華先生……不幸在他的辦公室去世了！」費米利鼓起最大的勇氣把話說完，已哽咽着，難以爲繼。他吁了一口氣繼續說：「請金夫人、金老太太節哀順變，不要過份悲傷。」

藍美姬呆張了大口，久久講不出話來，她轉過身，看見婆婆趴在餐桌上號啕大哭，她禁不住走過去，與婆婆相抱流淚。

「老天爲什麼這樣虐待我呢？」嘉麗哭泣着，嘶喊着。

在一旁的嬰兒受了驚駭，也哇哇大哭。家裏亂成一團，機器人保母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他對着電視牆說：

「部長先生，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忙和安慰，你們何不派幾個人過來呢？」

「我們的人幾分鐘內就會趕到。」費米利部長的影像消失了。

機器人說聲：「謝謝部長。」然後關掉了通話機。他開始以親切的口吻安慰這一家不幸的人。

莊嚴隆重的葬禮在國家公墓舉行。

總統英懷德的演說中讚揚援外司司長過去多年的成就，許多外國來的特使，也在會中發表悼念詞。

「貴國的偉大人物又一個與世長辭了。」那位來自阿希利國的黑人大使嗚咽着說：「今天，只有貴國的這樣的幫助，才能使我們在世界上站起來，人人有飯吃，有衣穿，貴國的援外司司長，過去多年也與我私交甚好，貴國的精神活在金華先生的心裏，金華先生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的，我們永遠感謝，我國人民也將永遠紀念他。」

藍力士偷偷地碰了碰費米利的肩膀，對他說：

「這個傢伙確實不是表演的。」

費米利瞄了他一眼：「莊重一點，總統還在這裏。」

棺木放入墓穴裏，泥土一鏟一鏟的撒下去了。在藍力士的心田也留下推不開的悲哀，此刻，他注視着妹妹藍美姬，自從她丈夫去世以後，她是瘦削憔悴了，有幾次在影像電話通話中，他看出她的濃重悲哀與無奈。對於自己的妹妹，他所能夠做的只有言語上的安慰而已。

喪禮結束以後，藍力士走過去，搭住藍美姬的肩膀，對她說：

「妹妹，我能夠幫妳做些什麼嗎？」

「改天打電話給我吧！」藍美姬幽怨的說。

藍美姬的車子遠了，藍力士目送着她，心裏揚起了陣陣悲傷。身後有一隻纖細的手搭住他的肩膀，他回過身來，看見夏絮茵明媚艷麗的臉正對着他展開微笑。

「恭喜你升官了！」櫻桃小嘴露出亮麗的玉齒。「你要到菲里斯國去擔任援外代表人了。」

「妳怎麼知道呢？」

「昨天會議決定了人選。」

「好傢伙，我剛剛回來，就要派我出去！」藍力士隨手從口袋裏拿出一件盒裝的小飾物，那是雕刻得很精緻的一朵玫瑰花，放在夏絮茵的手裏。「這個送給妳，我從摩路卡帶回來的。」

夏絮茵欣賞着它，眼睛斜看了一下他，對他說：

「我快結婚了！」

像是突來的一陣轟擊，教藍力士頓時震撼得差點要跳起來。

「怎麼會？跟誰？」

夏絮茵指着那位正在跟阿希利大使談話的經濟發展部部長費米利說：

「就是他！」

「唉！我早該料到！」藍力士苦笑着，他用多毛的手背撫觸着下巴。一陣豪放出聲的大笑過後，他說：「近水樓臺先得月，實在不錯！」

「你不能怪我！」夏絮茵說：「你老是在國外。」

墓園上的人羣散去，冷冷的墓碑在冷風中顯得格外淒涼。藍力士仰臉看着圓頂玻璃罩外的陽光，看看四外的青綠，再看看身邊的夏絮茵，他只能聳聳肩膀，跟她握手道別。也許因爲藍力士有中國的血統，長得一頭黑髮和黑眼睛，沒有被看上，他心裏蠻不是味。

第三章 援外計劃

藍力士回到經濟發展部的辦公室，在他心情還沒有完全平復的時候，與援外司司長的會談，不免觸景傷情，往日在這個辦公室裏坐的是有極爲嚴重煙癮的老友，如今人去人易，室內的陳設也稍微更換了，原來擺在辦公桌上是金華的一張全家福照片，換上的是新任司長甘子厚的女友的照片，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尤物，身材健美，笑靨迷人。

「藍力士，坐下。」甘子厚用他平寬沉厚的嗓門說：「我們需要借重你的長才到菲里斯去一趟，你知道的，到目前爲止，我們對於援助貧窮弱小國家是不遺餘力的，但是那些窮傢伙，永遠那麼窮，叫你看了就討厭，呵呵，我看最適合的方法是把那些人全部改裝成不會生

育的機器人，來爲我們服務，是最好不過，我國目前要維持領導地位，不能不進行從前老美所做的事。」

「老美失敗了，沒落了，」藍力士說，「還不是給窮人拖垮的？」

「但是今天我們要接替老美未完的工作，接替老美從前留下來的責任，我們一定要有方法，有手段，不能老是拿錢給人家還要遭人家唾罵，那太不值得了，太划不來了。」甘子厚按動了桌上的鍵鈕，打開錄影帶的開關，繼續說：「總統昨天對於你的出使菲里斯，有一些特別指示，你可以看看吧！」

總統的影像出現在牆上的螢幕，他所說的不外是對於當地民情風俗多了解，要注意，免得與當地人不和睦，讓人家誤會我們的意思。藍力士看得有點想打瞌睡了。視線轉向甘子厚桌上的那個金髮女郎照片上。那個女孩子叫做瑪莎吧，他曾經見過她幾次，在宴會中她總是甜蜜的陪伴在甘子厚身邊，她以具有美國的血統爲榮，美國雖然垮了，它的光榮依然存在。就像古羅馬的文明曾經照耀過整個西方世界一般。

「看這裏，」甘子厚想提醒他注意：「重要的話都在下面。」藍力士不禁把視線從美女的照片收回來，轉向牆壁。

螢幕上總統繼續說：

「經過我國外交委員會的一項秘密會議，我國決定朝向組織世界聯邦的道路推進。因此，對於援外計劃，要特別認眞推行，希望將來有一天世界各國都完全歌麗美雅化，讓我們歌麗美雅的生活方式適用於每一個國家，到那時，世界聯邦就組織完成了，整個世界也就維持在同一的理想制度下，就像當年美國想要推行美式生活所能做的一般，只是我們要做得特別謹愼、有功效，讓別的國家對我們都能口服心服。」

螢幕上總統的影像消失了。甘子厚又給他看一些有關的報告，世界其他國家，他們的人口問題演變成的飢荒相當嚴重，有的較好的地區，居住環境的擁擠、汚染也相當可怕。甘子厚把一大疊的文件和錄影帶裝進一只皮箱交給他。

「資料都在這裏，菲里斯整個國家的情況你先了解一下吧！」

藍力士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開始翻閱那些文件。

菲里斯國，人口五千萬人，面積五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平方公里，國會爲立法機關，議員三分之二民選，任期六年，三分之一由總統提名，經過全民公會選舉，任期三年，總統掌行政權，由全民公會選舉產生，任期五年，設國務院，又稱內閣，協理政務，國務總理及內閣

由總統任命。

菲里斯與歌麗美雅，關係友好，自二〇五〇年歌麗美雅建國以來，就一直與歌麗美雅簽有協防條約，並接受歌麗美雅的援助。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後淪爲三級貧窮國家，農業人口佔三分之二，工業尙在初期發展重建階段。……

藍力士看着，看着，不知不覺疲倦地睡着了。這也難怪，千萬里征程，來去匆忙，經歷那麼多的變幻曲折與滄桑，他感到心力交瘁，尤其對於妹夫金華的去世更感到突然。從他出生的那個時候，這個世界已經是這個樣子了，富裕的國家很富裕，貧窮的國家，窮得永遠要靠別國的援助，他對於自己的工作頗感茫然，對於世界這種造設，也覺得不公平。

第四章 疑 惑

實驗室裏穿着白色衣服的研究員，一長排坐着，各自檢視着自己的儀器。藍美姬正在把從猩猩身上取下來的病理組織，仔細在顯微鏡下觀察，寫報告。這隻猩猩是因爲服用一種行爲控制藥物，叫做「欲你强」的化學合成品而產生副作用，興奮過度，不斷的與母猴交合致死，死後身體的組織做成各種切片進行研究。

一曲藍色多瑙河，輕輕柔柔地在室內繚繞着。藍美姬因爲承受喪夫的創痛，她不大想要幹什麼，只是儘快的想要利用工作來使自己的心情穩定平復下來。

探首窗外，一大羣人戴着兎子、猴子、猩猩等假面具，正在街道上遊行示威，每個人手

裏都拿一塊木牌，上面寫着：「禁止使用動物作試驗」、「科學家們拿出良心來」、「我們的動物要保護」、「動物不能被虐待」、「動物要求生存權」、「釋放動物，回歸自然」……等等大大小小的字，他們就在爲動物鳴不平。

人羣在吶喊，阻塞了交通，有人更用擴音器喊叫，還有敲鑼打鼓的、唱歌的，好不熱鬧。她整整衣衫和頭髮，在鏡前打理了一下，走向主任的辦公室。

史德衞正在電視電話中同別人講話，她站了一站，微笑着，史德衞知道有人找他，趕緊三言兩語掛斷電話，起身迎接藍美姬。

「外面又有熱鬧了，主任知道嗎？」

「什麼事？」

「有人在示威抗議我們。」

史德衞站起身，走到窗邊，朝着底下的街道探視，回過頭來，聳聳肩，無可奈何的說：

「就是這麼回事，妳別管它吧！」

「我受不了！」

「世界上沒有絕對便宜的事，就像會計學原理一樣，有收入必有付出，有借有貸，你這

邊推一把，那邊就會有反作用產生。世界上的事永遠是平衡的，這是沒辦法的事。」

「但是，我很難過。」

「婦人之仁。」史德衞走到桌邊，把擴音器藍色多瑙河的音量放大一點。繼續說：「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是不可能的，一般羣衆有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爲科學家可以減少使用動物做實驗研究，但仍然可以繼續改進人類的健康，這是不可能的。」

「主任，我得到的一些資料是，他們建議用實驗室裏培養出來的類似生命的組織來研究化學物和細菌，他們不希望使用活的動物來做實驗，這樣太違反人道！」

「別忘了，藍小姐，我們這些動物犧牲是爲了人類，這是另外一種人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大自然每一種生物都吃了別的生物，然後又被別的生物所吃，爲了人類的健康着想，犧牲另一種動物，這是沒有選擇的餘地的。」史德衞悠閒的說，他肥厚的嘴唇看不出有多麼忠厚，對於他所從事的工作，自認爲是理所當然無愧於心，但在藍美姬的眼中看來，至少該對這些犧牲的動物稍存一點憐憫之心。

藍美姬注視着底下遊行的人羣，那些大大小小的動物模型：青蛙、猴子、兎子、猩猩、獵狗等，就戴在人的頭上，隨着人們的喊叫做出各種姿勢，有一個穿紅衣服的人，正拿着手

提擴音器在喊話，在靠近公園門口的一個男子正在朝她這邊招手，雖然距離很遠，但從他寬闊的肩膀，臉上深陷的眼眶、高挺的鼻子以及他高大的身材，她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就是她的哥哥藍力士。

藍美姬向底下那個站立的人揮了一下手，表示她看見了。

「誰呀？」史德衞問。

「藍力士，我的哥哥。」

「他在等妳嗎？」

「他沒通知我要來找我，也許只是路過而已。」藍美姬說：「也許他也是參加了抗議遊行。」

史德衞再度走向窗邊，朝底下注視，喃喃說着：

「藍力士我應該認識的，他是援外部門的紅人，他還沒結婚吧？長得倒是挺帥的。」

「他一直是單身。」藍美姬回過頭來望了主任一眼，發現主任的問句有點奇怪。

史德衞的一隻手搭在藍美姬的肩膀上，他帶着點沙啞的聲音，顯得低沉而溫柔：

「美姬，妳有沒有想到再結婚？」

「還沒有！」她轉過身。「我必須走了。」

「別那麼匆忙！」史德衞拉住她的手。「人口局正在研擬擴大編制，如果妳有興趣，不妨到那邊去工作，我可以推薦妳去。他們需要增加許多研究員。」

史德衞的話，引起她的注意，她略一佇足，回眸凝視了他一眼：

「到人口局去也好，如果你能爲我設法的話！」

「人口局奉了總統的命令，正在設法嚴密管制我國的人口結構，你沒聽說過嗎？就是說，希望歌麗美雅將來每增加一個人，必須是有一個人死了，才允許增加，我們不能允許人口無限制的增加，像舊世界一樣混亂，漫無限制，這樣最後會把我們自己弄垮，就像老美或是羅馬帝國一樣，眞正的美國人與羅馬人，越來越少，變成了別的民族的天下，以少數人的優秀，管制不了多數人的拙劣，最後就難逃滅亡的命運。歷史——我們一定要記取歷史的教訓，我們不容許再有任何的差錯產生。」史德衞侃侃而談。

藍美姬仔細地聽着，她開始感到興趣與好奇。她烏黑的眼睛散射的眸光有一股魅力，史德衞以他厚重的嘴唇繼續他的講話，臃腫的臉上滲出了一粒粒的汗珠：

「歌麗美雅要在現有資源上，做最大的運用，就必須要在各方面做嚴厲的管制，我們在

某方面只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盡量不使外地城邦的疾病、飢荒、人口爆炸、汚染等情形蔓延到我們的國家，這是保衛我們國家的一種新方法，跟過去的老美情況是有差別的，在你丈夫還沒有去世前的一個晚上，我們還在談論怎樣使我們的援外計劃能夠切實有效的推行，而能夠不傷損我國的元氣，再一個，在內政方面怎樣維護現有的體制，推行人口平衡計劃，而不引起那些想移民到我國來的人的反感，這是挺重要的……」

史德衛的話越說越長，越說越起勁，藍美姬只能略作敷衍，對他說：

「我下去看一下，也許藍力士找我有事，也許他要出國去了。」

「晚上有空嗎？」史德衛問她：「我們出城去，到神像去看看！」

「再說吧！」

藍美姬匆匆忙忙走下樓去，走出自動門，迎面所見是一大羣示威的人，對着這棟大樓在喊叫、嘶吼，幾隻套在人頭上的兔子道具，衝着她臉上撲來，做出各種怪叫聲，有人還伸出雙手作勢要撲向她，她來個相應不理。快步奔向公園門口。

藍力士看到她來，笑瞇着眼睛，張開雙手作迎接狀，藍美姬興奮地笑着，儼然她把所有不快的事拋諸腦後。

「我只是經過這裏而已。」藍力士說：「偶然看見妳在窗口，向妳招招手而已。」

藍美姬轉頭回望窗口，上面正站着史德衛，那圓圓胖胖的臉，看起來有點滑稽可笑。

「老哥，自從你回來以後，我還沒有好好跟你談過哩！」藍美姬說。「在國外的情況怎麼樣？」

「一言難盡，妳還是進去做妳的事吧！妳的主管在看妳了。」

藍美姬在喪夫之痛之後的憔悴中剛剛逐漸復元，她感激地說：

「謝謝你送給我的快樂丸，很有效，在克服憂鬱上面，我覺得很有用。」

藍力士從他的上衣口袋裏取出一朵玫瑰花，玩笑地放在藍美姬手上。對她說：

「妳還年輕，像這朵花一樣。應該會有許多人對妳有興趣，振作點吧！」

藍美姬的眼瞼垂下了，雙頰泛起了紅暈，含羞帶怯地微笑着，手裏把玩着那朵玫瑰花，自言自語地說：

「人總要面對現實，不能活在回憶裏！」

「你總算堅强。」

「我是堅强，我的丈夫死得太突然了！」

「是很突然！」藍力士再度抬眼注視了一下樓上的窗口。「我不能多說什麼，我一直身在國外，對國內的情況不很了解，妳得到的丈夫死因報告是衞生局發給的嗎？」

「說是心臟突然衰竭缺氧致死。」

藍力士一陣沉默，從他的表情上可見對於這件事情的懷疑，只是沒有表白出來而已。

「事前一點跡象也沒有。」藍美姬說。「說實在，我眞不相信金華死了，他一定還活在這個世界的某處。」

「死是死了，別太天眞了，只是我倒很疑惑，我不懂上方爲什麼把我調來調去。讓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國外，現在又要被派往菲里斯國去，說是升我的官，其實不見得，好像故意把我冷落在外面一樣。」

藍美姬注視着他，從她眼神中流露出的不僅是憂鬱、困擾與迷惑。她低聲說：

「這些年，你在外面流浪得好辛苦吧！該很疲倦，總得找個時間休息休息吧！」

「我一向習慣了的，現在該爲你自己打算，還有爲孩子打算。」

「有什麼不對勁嗎！妳以爲我丈夫死的有問題？」

「就是太突然了，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我剛才所說的話，我再重複一遍，我有疑惑，若是妳覺得有不對勁的話，希望妳可以隨時通知我，必要的話，妳也可以離開本國，到菲里斯來找我！」

「我會記在心裏。」

他們在公園裏走了一段路，迎面聞到撲鼻的花香，這是使得藍力士心神振奮的花香，在他所到過的國家，大多是貧窮落後的，很少有優雅的環境可供人遊覽佇足，只有回到自己的國家，才有這等賞心悅目的享受。

許多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汽球從公園邊的示威羣衆施放出來，上面寫的就是那些抗議的文字，要求保護動物，不可以因爲實驗而造成動物的痛苦。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牆上的許多電視幕上，出現的正是公園街的示威人羣的一幕。許多汽球飛向天空，羣衆的吼聲轉爲歌唱，人們開始散去。

費米利的眼睛突然一亮，他站起來，指着電視幕上的兩個影子說：

「這不是藍力士嗎？他在公園幹什麼？跟他妹妹在一起！且慢，通知攝影師使用長距離鏡頭做追蹤攝影，查證一下。」

費米利部長的女秘書夏絮茵按了一個鍵，講幾句話，很快的畫面上出現了藍力士與藍美姬的近距離攝影，他們的談話聲音，也經由長距離雷射光竊聽裝置傳過來。

「妳一定要記住我的話，有什麼困難的話想辦法連絡我。」

「沒什麼事的，我不喜歡在醫學實驗中心工作而已，我下不了手，用動物作實驗，太殘酷了！」

藍力士和藍美姬調回頭，朝向醫學實驗中心的方向走，顯然他們已經談過話預備分手。

「藍力士爲什麼會來找她？」費米利問。「他有什麼事情找她呢？」

「沒有什麼事！」另一位調查員回答說：「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大概只是例行的會面而已！」

「看樣子，他蠻關心妹妹的。」費米利說。

「不要多加猜測了，這是題外話！」主持會議的總理白慕理，站起來，指着電視幕上的示威場面說：「今天歌麗美雅的强大，帶給人民的富足繁榮，是從每一個角落，每一件事表現出來的，像這種示威場面，我們安全委員會也有人負責參與，因爲這是代表我國民主法治，重視人道的一面，我們更要求所有的外國通訊社記者，能夠將這個場面播映出去！」

在牆上的許多電視幕中，可見藍力士與藍美姬揮手道別。藍美姬走向醫學實驗中心的大樓，藍力士則跳上一輛車子離開了。

「剛才我們討論到援助菲里斯國的案子，」總理繼續說：「我們的計劃就是有代價的援助，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是絕對機密，不得外洩的，整個國家只有我們十二個人知道這些事，連總統不過十三個人，各位一定不可以有任何的疏忽，若有不幸，洩露出這些秘密，那時候，後果是不堪想像的……你們當然知道後果是怎麼回事？事實上，今天我國的整個國策，也是在負起領導世界免於飢荒的命運，我們不是要做希特勒，更不是學習從前的老美，我們有我們應該走的路，爲整個地球打算。」

總理的話說完，電視幕正中間的一個較大的畫面，出現總統的影像，於是全體起立，總統向各位頷首問好，全體人員向總統鞠躬致敬。擔任主席的總理宣佈散會。

第五章　清香的茉莉

藍力士走向座落在河邊高樓上的寓所。街上亮亮的燈光很刺眼，都是一些汽車車前燈，及街頭裝飾用的霓虹燈，由於長年在國外落後地區，他已不習慣這種繁華富庶的景象，不習慣這種夜晚的燈光，雖然不致於感到不舒適，却也着實令他目眩神迷。他不禁走到較爲黑暗的角落去。

幾個醉漢從巷弄裏出來，叫叫嚷嚷的揪住一個衣衫單薄的女人，把她僅有的一件衣服剝下來，只剩下貼身的奶罩和三角褲，女人用手掩着下部，喊救命，拚命奔跑，一個醉漢撲上去，如餓虎一般壓在她的身上，然後氣喘吁吁的揪住她要滿足他的獸慾。

藍力士掏出身上的無聲麻醉鎗，朝那男人射了一鎗，男人痙攣了一陣子，就直挺挺的仰天而睡。

女人站起來，幾個醉漢又撲上去，朝她蹂躪，藍力士發火了，近前去，朝那一團扭七豎八的野獸連連發射了幾鎗，子彈無聲無息射入幾具人體，在血紅色的霓虹燈下，那些扭動的人體，猶如染血的蛇類，呆張的嘴巴流着口涎，閃爍的兩眼，逆射出憤怒的火光，看起來那樣貪婪猙獰可怕，他們掙扎着，猶作臨睡前的反抗，對藍力士凝視着，那一雙雙迷濛的眼，半開半合，却又抵擋不住藥性的發作，而紛紛閤眼入睡，四肢也軟趴趴的撲貼地上了。

突然從後面又竄出一條黑影，朝他身上撲過去，女人的一聲驚叫，使藍力士警覺到自己面臨了危險，他稍爲轉過身子，一具散發着酒臭味的多毛的野獸般的面孔，已衝到他臉上，並且在他的肩膀上狠力一咬，兩人都摔倒在地，藍力士在匆忙中掉落了他的無聲麻醉鎗，他開始使用拳頭與雙脚與那個醉漢扭鬥，肩膀的劇痛使他感到渾身乏力，沒有辦法使出力量，那個醉漢就把他壓在下面，雙脚夾緊了他的身子，藍力士下意識的揮拳擊打上面的人體，他似乎力不從心，他看見那醉漢從腰間抽出一柄亮閃閃的刀，揮舞着，朝他的胸口刺下去……

突然的，醉漢的身體被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執着刀子的手也傾斜過去，那一刀沒有刺

中藍力士的身體，却刺中了地面，藍力士乘勢一推，把醉漢推倒，自己掙扎着起身，就在藍力士發現那醉漢又揮起刀作第二次攻擊時，一霎那間，醉漢像中了邪似的，抽動一下身體，舉刀的手停住在空中，身子軟趴下來，刀落手落，兩眼一閉，就癱倒下去。

女郎執着鎗站在後面，她的手在顫抖，看見一切歸於平靜，就彎身拾起地面上殘破衣物遮掩自己的身體。

藍力士脫下他身上的外衣，披在女人裸露的身體上，對她說：

「妳在這裏幹什麼？」

「我是非里斯人，他們糾纏我不讓我回去！」

藍力士召來一輛車子，和她一起進到裏面去。

「我送妳回去吧！」

司機朝他倆好奇地打量一下，問他往那裏去。

「往哪裏去！」藍力士問她：「妳告訴司機吧！」

「滿星路，星雲大厦。」

「妳是幹什麼的？」

「我在化學工廠做管理員，剛才那些男人都是偷渡入境的，他們成天醉生夢死，就只知道買醉，不知道爲他們的家人做一點事，寄一點錢回去！」

「妳有居留證嗎？」

「有的。我在這裏工作了三年，我是學化學的。」

「妳跟他們是怎樣認識的？」

「在非里斯就認識了，他們無聊，纏着我找樂子。」

「你可以不理他們。」

「我不能不理，他們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們需要幫助。」

「可憐蟲！」藍力士嘆息着，他注視着那張秀麗而帶驚惶的臉龐，眉毛秀長而眼眸烏亮，黝黑的如雲秀髮披在肩上，顯示出東方民族特有的氣質，她白皙的大腿那樣富於彈性與魅力，散發着性感，整個人就像一朵初初盛放的花朵，難怪使男人垂涎欲滴。

女郎像受驚的小鳥一般依偎在他身邊，對於藍力士的注視，倒也處之泰然。車子急駛在繁華的街道，四外的燈光有如白晝，他更可以看清她姣好的面孔，她勻稱的雙唇看起來那樣香醇醉人，微微上翹的上唇，帶着一股傲氣。

「你們是優越的！」她說。「現在你們是世界的盟主，大家都巴望着你們伸出援手，只有你們才是世界的天之驕子！」她綻開了甜甜的笑。

「我們只是盡力而爲！」

無線電收音機播放一段新聞：「在河濱街的黑暗角落裏發現四個醉漢衣衫不整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目擊者說，他們夾持一個女人，欲加施暴，被一名高大男人制服，女人被救走。警方已經帶走這四個人要加以偵訊。據初步判斷，這四個男人可能是偷渡者，將遭受驅逐出境的命運，歌麗美雅國境，需要完全的潔淨，保持完好的治安，完美的環境，使生活在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像住在天堂裏一般。警方也希望這位受暴徒襲擊的女子能夠出面指證。」

「妳應該出面吧！」藍力士問她。

她臉上的愉快表情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驚惶與不安，她瑟縮着，把臉別過去，望着街道的另一邊。

「不行！」她的聲音哽咽。「我不能出面，他們需要幫助。對於歌麗美雅來說，他們只是人渣而已，人渣必須清除掉。」

「在你們國家來說，他們做得也太過火了，應該要受懲罰的！」藍力士不以爲然。

「他們只是喝醉了酒而已！他們只是走投無路，迫不得已！」她哭了。

「妳叫什麼名字？」

她沉默不語，車子已經到了星雲大厦門口，停住了。

「跟着我走吧！」藍力士說：「要不然妳會很尷尬。」

「好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她是無可選擇了。一個單身女子，下半身只剩下單薄的三角褲，上身披着男人的上衣，總會令人起疑，她怯怯地問：「你是在哪裏做事的？」

藍力士沒有馬上回答她的話，飛快地拉着她走向電梯，來往的行人對着他倆投以好奇的注視。

「我在援外部做事。」藍力士說：「我就要被派往菲里斯去擔任駐菲里斯的代表團團長。」

女郎驚奇又興奮地叫了一聲，顯得很意外。

「那你一定很有辦法了！我眞是遇到了救星。」

大廳裏五部電梯並排着，他們衝進其中的一部，女郎靠牆角而立，藍力士在她面前以背

擋住別人的眼光。現在他和她面對面的相視，他更清楚的看見她娟秀的臉龐所蘊涵的青春喜意，對於飽經滄桑的藍力士，像突然間復到少年時代初戀與女友在一起的時光。

藍力士把一隻食指豎在唇邊，示意她在公共場所少說話，以免洩露秘密。

電梯到了第五十三層，她飛奔而出，她邊跑邊說：

「你叫藍力士，我想起來了，我在電視上看過你！下個禮拜就要到菲里斯去的。」

藍力士不由得笑起來，覺得一絲驕傲與得意。

女郎到了五三一九號房將她的手掌放在門上的電眼前面，門就自動開了。在她簡單的居室裏面，首先惟一引起他注意的是她放置在書桌上的照片，他隨手拿起來，是她的全家福照片，有她的父親、母親和她，一家有三口人。臉上的表情却是平板木訥的。

「三年前離開菲里斯照的。」她說，一邊走入化粧間，開始更換衣服。

浴室的沖水聲隱約傳來，藍力士枯坐着，心底裏也引發一些奇想，他隨手拿起她放置在桌上的靜電按摩器，按摩着自己的身體，聲音嗞嗞不已，那有韻律的震動舒解了他剛才因爲打鬥而起的筋骨之痛，他按摩着粗大結實的臂膀，才發現臂膀上留下了一線刀傷，有血水流出來。他按動了電視牆的開關，轉到新聞頻道，正在播映有關河濱街的四個男人遞解出境的

情形。四個男人垂頭喪氣的從一輛車子裏跳出來，望望頭頂上巨大的圓頂玻璃罩子，似乎還留戀這一個美麗的溫室，口裏不斷的咒罵着一些髒話，有一個還露着後悔的神色叫着：「香茉莉，香茉莉，我們向妳說再見！」

香茉莉大概就是她的名字吧！他想，於是也大聲喊着：

「茉莉，茉莉！有人叫妳！」

「誰呢？」裏面傳出了聲音，顯得很驚訝。

「電視裏面。」藍力士大聲朝着浴室裏面嚷着：「有幾個人在叫妳！」

香茉莉在裏面應了應聲，她說她在裏面也打開電視看。

電視牆上的情景顯示四個男人在警察的押送下，打開大氣罩的巨門，在另外一個出境準備室裏，他們各自繳驗了身上所有攜帶的東西，他們的臂膀被一只電子鎗做上了記號，「永遠不得入境歌麗美雅」，一架小型的空中飛車停在門口，四個人進入裏面，他們就被帶走。

電視畫面再度介紹大氣罩外面的荒涼慘怖的世界，記者在說：「從二〇九五年以來，歌麗美雅爲確保自身的安全，不能不對整個環境品質做一番特別的管制，我們使用圓頂大氣罩，隔絕所有的空氣污染，我們不會忘記，發生在二十一世紀末葉的一次生態大災難，使地球

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回復到兩百年前的人口情況。」畫面接着跳轉到當年——二〇九五年的全球性生態大災難的情景。由於空氣不適合，各處的植物紛紛死亡枯萎，殃及動物及人類，那些科技落後的國家，來不及製作圓拱形的大氣罩，人命死亡不可計數，有的甚至整個國家全告滅絕。電視畫面顯示那些枯枝敗葉被風吹襲着，陰雨黯光，迷迷濛濛的掃過那些早已力竭無聲的屍首與白骨；在一個大城市裏，人們在驚惶無告中吶喊、痙攣，橫七豎八的躺倒路邊，車輛失去控制，衝向樓房，起火燃燒，飛機從空中墜毀，輪船成了鬼船，載着已死的乘客，無目的的在茫茫大海中漂泊，只有少部分倖存者，戴着防毒面具，在工作，建造巨大的圓頂罩。

藍力士看得出了神，電視上的一切都離開他所能記憶的生活年代太過遙遠，他從自己懂事以來就生活在大氣罩裏面習以爲常，在他的觀念裏，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大氣罩可以保持一年四季溫度如恆，不像外面的世界有風雨陰晴之別，這種人工的保護代表了人定勝天的信念。

電視畫面回復到四個被驅逐出境的人犯，在反引力飛機起飛之前，四個人各拿出一塊白布，對着鏡頭展示上面的文字，寫着「９１５」巨大的紅色阿拉伯數字的那塊白布，就被曳

出來，隨風飄去。

電視記者對於這個怪異的舉動，批評着：「這大概是菲里斯人的幽默，他們的什麼任務代號吧！」反引力飛機逐漸昇空，漸去漸遠，終於消失不見。電視畫面最後掃瞄了大氣罩外的荒涼景象，那是一片酷熱無比的沙漠，終年不長一草一木，自從上次生態大災難以後，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祖先，賜給我們這塊美好的地方，使我們能在死亡之地存活下來，全然沒有感覺到外面世界的冷酷無情。」電視記者接着說。遞解人犯的新聞就算告一段落。

藍力士的目光游移在她房間的擺設。在電視牆對面掛着的一幅畫，各種紛雜的油彩，以迷茫神秘的色調表現一種難以理解的情景，像是在描繪人類心靈深處的感覺，又像是表達過去世界的陰暗景象。藍力士走近前去，在畫上看出了簽名，竟是「九一五」，讓他打從心底裏起了一陣寒意。

「怎麼會！怎麼會這樣？」他喃喃自語。

「什麼事啊？」身後傳來一聲嬌媚的問話。藍力士回過頭來，看見茉莉以浴巾包裹着誘

人的胴體，就站在他面前。

「妳……妳剛才看了電視吧！」

「看過了。」香茉莉說：「他們走了，終於走了！」

藍力士知道茉莉還沒有會過意來，於是他用手指着畫布上的白色油漆簽名印記，問她：

「這是什麼意思？『九一五』有什麼意思？」

「我也不很清楚，」茉莉顯得很淒傷，也許她正在爲四個被驅逐出境的同胞而難過。「這幅畫是他們送我的，這是他們四個人共同作的畫。」

「爲什麼他們要寫上『九一五』呢？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藍力士問。目光在她的眉宇間搜索，他嗅到她身上的體香，那是香皂味從她柔細的肌膚所蒸發出來的，混合着女人特有的味道，使他有點迷惑。

茉莉垂下了睫毛，臉色凝重，似乎不願多談，她說：

「有的事情我也知道得不多，我只能告訴你，我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四個人就是那副德性，有藝術天才，充滿了熱情，我哥哥與他們很好，『九一五』，據他們說，他們是九月十五日結拜爲兄弟的。」

藍力士踱向窗口，在遙遠的夜空之上，閃閃爍爍的星光竟是那樣的微弱而稀少，摩天大樓遮住了大片天空，晶亮的星點只是偶爾從缺口處露出來的點綴，彷彿這個圓頂城市的設計者一時疏忽所留下來的景觀。他在回憶回國期間所發生的一連串的事，夏絮茵與費米利部長即將結婚，妹夫金華遽逝，他奉令出使菲里斯國，以及今天晚上奇怪的遭遇，都使他有如置身巨浪驚濤間，來不及喘息。

在藍力士回過身來的時候，他看見茉莉退盡了身上的衣裳，圓滑柔軟的胴體挺立在他面前，他聞到她急速的呼息，使他湧起一陣醉人的慾望，室內的燈光暗下去了，只剩下柔和的粉紅色的朦朧之光，她的臉貼向他。情不自禁的，藍力士用他的嘴唇迎上去，吮吸她的嘴唇與她甜蜜的唾液，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每一處肌膚撫摸着，彼此的感覺逐漸在加强，終於他們躺臥在鋪着地毯的地板上，相擁共赴一個醉人的夢……。

第六章　奇怪的印記

長青城氣罩的頂點，正是自由女神像擎着火炬照耀全市的所在。在夜晚，從神像的基座上面，俯瞰四外，全市的繁華夜景盡收眼底。神像就座落在全市最高的建築屋頂上面。甚至從那兒，可以看到散布四外的其他城市。

藍美姬與史德衛，坐在電腦控制的車裏，遠遠的就看見另一座圓頂城市——長青城的最上面高空燃亮着自由女神的火炬。歌麗美雅整個國家就是一座一座的圓頂氣罩大城所形成的，在大城與大城之間，就用透明管道維持交通。

史德衛指着自由女神像的光說：

「那就是歌麗美雅的光榮！」

史德衛的左手握了握藍美姬的手，使她感到好不自在，那是一隻只差沒有血肉的加了溫的人造手臂，能活動自如，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運作。藍美姬却推開了他的手。

「我忘了，」史德衛圓圓胖胖的臉擠出一個苦笑：「我應該用右手握妳，才不會使妳感到彆扭，我的右手才是眞的。」史德衛再度伸過另一隻手，在藍美姬的右肘上撫摸了一下，以證明自己所言不虛，「怎麼樣？我還算個人吧？」

藍美姬也開朗的笑了。這一刻，她感覺到自己並不像是個失落了什麼的人，別人的關愛，塡滿她的空虛，撫平她的不幸，一方面，也許是因爲下意識裏對於史德衛白天提起的人口局的工作引起她的興奮與好奇，她以前對於史德衛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好感，現在却大爲不同。對於史德衛那隻眞實血肉的手倒還不感到厭惡，當它停留在她的臂上肌肉的時候，她感知身邊存在的人是一個具有感情與血性的男人。她有點恍惚而難以自持。

車子駛向長青城的中心區，接着轉向自由女神像的方向。他們在全市最高大樓門口停下來，下車以後搭電梯直上頂樓，就在頂樓，正是神像的基座，他們再進入裏面，爬上神像高舉的火炬的巨大臂膀，從臂膀上的一個小窗戶裏，可以俯瞰整個城市，以及遠近各處的其他

圓頂城市。

「現在妳可以稍稍寬鬆一下吧！」史德衞渾厚的聲音在身邊響起。「不要再想那些不幸的事了，想想將來。」

藍美姬嗯了一聲，目光望向首都之城，那是她所來的地方，也是她生長的所在，從童年有記憶以來，她就被教導要以和平待人，尊敬有學問的人。自由女神是仿自美國紐約的神像所建造，美國全境在戰爭及生態災難中早已完全毀壞成爲一片荒漠。歌麗美雅就是繼承美國的光榮傳統，要在地球上立足，整個國家的政策完全是在自保中求安定，行有餘力再援助他國，自己亡故的丈夫一直做的就是援外工作，現在她對於自己的國家懷抱着的熱情似乎減退了。

「每一個人都有美好的將來的。」史德衞說：「元老院的計劃非常有成效，正在進行一項未來的規劃，將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生活在樂園天堂裏。」

「天堂？」藍美姬不禁笑了起來：「天堂應該沒有死亡的，爲什麼我的丈夫却死了？」

「不必怨嘆，我們還有將來！」

「將來就不會有死亡嗎？」

「有可能！」

「你在說神話！」藍美姬回過頭來，凝視了史德衞一眼。後面已經有別的遊客在催促他們離開，正在按鈴示意，他們在這裏站立已超過五分鐘。

史德衞圓胖的臉貼近她，她感覺到一種男性特有的氣味逐漸在接近，史德衞的鼻息更近了，他厚實的嘴唇貼向她的額頭，輕輕一吻，而後低語着：

「美姬，我還有機會吧？」

史德衞用雙臂摟住她，摟得緊緊的，他的嘴唇翕動着，在美姬身邊繼續低語着：

「不要灰心，我們還是好好的，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有快樂。」

兩個人臉貼着臉，互相擁抱着，美姬的心田微微漾起了漣漪，她不敢想像在自己丈夫剛剛去世不久，她就投入另一個男人的懷抱，她覺得自己好齷齪，也許自己感情太過脆弱，經不起風浪，就在她猶豫不決之間，她發現牆壁上的一個角落裏用發光的塗料寫着「９１５」三個阿拉伯數字，使她想起白天在電視新聞上看到，四個被驅逐出境的男人在離境前所亮出的一塊白布上所寫的奇怪的數字。她不由得一驚。

「那是什麼？」藍美姬推開了史德衞，指着牆上的發光字跡。

「沒什麼！」史德衛說：「只是有人惡作劇罷了！」

「妳看過電視新聞沒有？四個菲里斯男人被驅逐出境了！」

「我知道。」史德衛說：「我看過。妳說的事情跟這個有什麼相關？」

「你沒有注意到嗎？九一五。那塊白布上寫着『915』實在令人迷惑，現在我們又看到同樣的數字，到底它代表什麼呢？」

史德衛似乎慢慢領悟出來了，他說：

「大概他們四個人以前到過這裏，來這裏玩過，故意留下來的記號。」

已經有人第二次按鈴，催促他們快離開，別佔用一個小小的觀察室，於是他們就匆忙走出去。

他們在神像周圍的窗口四下瞭望，發現大氣罩外面已經下起了雪，暴風狂怒的侵襲罩子外面的荒漠世界，牆壁間的電視新聞廣播在說：「城外的世界正在刮起大風雪，所有保護大氣罩的人員，應該隨機待命，以應付突發的緊急事件。自從上次生態災難以後，現在已經是第二十次下雪了。我們國家的元老院，已經在盡最大的努力，計劃援助世界上其他落後地區的人民，建造他們自己的大氣罩，以便使他們有舒適的生活環境，不再受氣候變化的干擾。」

在回家的旅途中，藍美姬把頭側靠在他的肩膀上，開始感到一絲幸福的愛意，無意中，她的手碰觸到史德衛的人工手臂，她握了握他的手，他回臉端詳着她，輕柔地對她說：

「我們會有好日子的，美姬，不必擔心。」

「你是說我們的國家？」美姬的藍眼睛眨了眨，故作不知所措狀，把話題岔開。

史德衛顯得有點急促，他支吾了一下，繼續說：

「我們總算站起來了，擺在歌麗美雅前面，還有一段艱苦的路要走。」

「歌麗美雅，歌麗美雅的子民享有美好的榮光。」藍美姬背誦着國歌的第一句話，聊以解嘲，她的心中却抹不去死去丈夫的陰影。

這時車上的緊急通話訊號響起，史德衛打開了通話器說：

「我是史德衛！」

「史主任，我是高樂人，聽說你到長青城去了，好不容易追蹤到你！」通話器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

「是高局長嗎？」史德衛的嗓門一下子昇高了起來，興奮不已。「有什麼吩咐是不是

？」

「怎麼敢？我只是告訴你一件事，你托我的事已經有了着落，人口局很快的要擴充編制，元老院剛剛開了一個臨時會議，做了一個決議。」

「那太好了，太好了！」史德衞望着美姬說。

「電視新聞馬上就要播報出來了，因爲事關國家機密，元老院的會議並不公開舉行，所以電視新聞只播報結論，會議的過程不公開，我優先通知你。」

「眞該感謝你！改天好好聚一聚，慶祝一下。」史德衞扭開了電視機，等待着新聞播報。

藍美姬的眼睛發亮，精神振作起來，她一面注視着透明管道外面的暴風雪圖景，一面沉思着自身的安危，這個國家確實建造在危難重重的環境裏，萬一圓頂大氣罩出了毛病，所有的人民生活就將立時改觀，相反的，在歌麗美雅國境之外的人類，同樣在同一個地球環境之下，有幾億人却是在飢餓、酷寒或酷熱、貧窮、疾病之下煎熬，苟延殘喘，沒有大氣罩的保護，對於他們唯一的盼望就是救世主的再臨，神是他們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是活下去的唯一盼望，即使受苦，也是應該的。

「人口局有了消息！」史德衞那隻人工手臂撫摸着她的手。「妳可以到那邊去工作了。」

史德衞的聲音在耳邊響着，藍美姬剛才的興奮一下子却告消退，她又開始多愁善感，彷彿東西沒有到手之前總會有所期待，一旦到了手，却另有一番想法。

「嗯，」藍美姬顯得有點漠然，「謝謝妳爲我這麼盡力！」

史德衞從口袋裏掏出一粒藥丸，放入茶杯裏，按動飲水器，注水入內，端給她喝。

「給妳一個快樂丸吧！妳也許會好些！」

「不，我不想喝！」美姬拒絕了史德衞的好意。「我會調理自己的心境，也許只是最近心情不好，不必替我擔心。」

「我是關心你呀！」史德衞自己倒是有點苦惱納悶。

「我知道。」美姬說：「謝謝你的幫忙，我會好好報答你的。」

史德衞一隻手端着茶杯，不知如何是好，他再三的求她，她還是不肯喝。

「我已經把藥融解了呀！」史德衞有些惱火了。「我關心妳，當然希望妳好，我要妳快樂！」

「我知道！但是，我不要被强迫快樂！」

「妳知道什麼？妳只知道憂慮這個憂慮那個，倒沒有爲我考慮過。」

「爲你考慮什麼？」

「我不希望妳老是那樣忽冷忽熱，我要妳常常快樂些。」

「快樂？我現在不是很快樂嗎？你的人工手臂撫摸我，我都沒有拒絕你……」

「去你的！」史德衞氣呼呼的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痛痛快快的罵一頓。「你這個女人眞是的！」

「快樂，我不要彆彆扭扭的快樂！」

「不是的，不是的！」史德衞忽然找到了辯駁的理由。「我講錯了，我只是要妳不要那樣不快樂，要妳好過些。」

「是啊！我也希望你好過些。」美姬存心與他頂嘴，不講理的隨便氣氣他，看他怎樣。

「你的人工手臂實在使我不舒服。」

「好！」史德衞沒奈何地喝了一聲。張起大嘴，把一杯摻藥的水一飲而盡。

「對的！這樣就對了！該你自己試試看，讓我看看這個藥有多神奇。」藍美姬笑了。

史德衞原來要氣炸了，也忍不住被美姬逗得噗哧一笑。

「原來妳的用意就是這樣！」

「對的，看你吃快樂丸，我才快樂！」美姬撒嬌地說。

史德衞摟起藍美姬，在她的唇邊輕吻了一下，故意去挑逗她，看看她的反應。美姬的心境平復下來，剛才的一場小脾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發作起來的，於今波平浪靜，她倒開始爲了即將變換工作環境而感到興奮，對於史德衞的機器手臂，也不加以抗拒。甚至熱情的迎上史德衞的嘴唇，與他深深一吻。陶醉着，有如兩脚踩在雲裏霧裏，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她猛然驚覺，史德衞的一隻手，正伸入她的裙子裏面撫弄，她腦海裏映現着死去的金華的影子，開始感到一陣子不自在。

「開開電視，看看新聞吧！」美姬說。

史德衞用另一隻手扭開了電視開關，那隻停留在她裙子裏面的手却還戀戀不捨。美姬推開了他那隻作怪的手。

「看新聞，有了消息。」美姬說。

萬有電視臺在報告臨時插播的新聞：

「據本臺記者剛剛得到的消息，元老院爲了解決我國的人口問題，已經決議執行經濟發

展部提出的一項所謂『桃花源』方案，促使我國合理有效的運用現有的資源，保持我國人口的穩定結構，使得每一位國民都能享有幸福的未來，那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偉大的烏托邦的眞實實現，同時，爲了預防將來生態變化、地殼變動所可能發生的災難，歌麗美雅將要加緊建設一個美麗溫馨的太空家園，目前我們的太空工業正在全力發展，這項『桃花源』計畫，可能就在每一個國民的有生之年可以獲得實現，我們都將蒙受福祉。

「有關這項『桃花源』方案的詳細規劃內容，不會全部公開，但是元老院決定在完成某一項工作時，於事後詳細說明。

「元老院今天晚上八點鐘召開的臨時會議，同時還討論了一件特別緊急的動議，實際上這次會議也就是爲了這件事而召開的——那就是菲里斯國發生內戰的問題，菲里斯的長毛黨，以他們的優越體型，配合巴比尼供應的火器，在幾個小時之內，佔據了菲里斯的第二大城馬德梭，馬德梭全城的男女老幼二十五萬人，全部被殺害。

「元老院同時通過一項緊急聲明，譴責巴比尼助紂爲虐，不應該支持此項叛亂，擾亂地球上現存可供居住的第三區的均衡勢力。如果巴比尼再插手菲里斯的內政，歌麗美雅將根據同盟條約制裁巴比尼的軍事支援行動。」

電視新聞結束，藍美姬呆了半晌，她眞的沒有想到，在世界的另一端，又發生恐怖事件。生活在歌麗美雅是幸福的，沒法兒想像外界的殘酷與不幸。藍美姬從小就沒有出過國門一步，大部分對於國外的了解，都是從電視報導及書籍上得來的，此刻她心情忐忑，在與身邊的史德衛相處了一個晚上，既是興奮又是羞澀，眞不知道自己爲何會在丈夫死了不久就放浪起來。

她碧藍發亮的眼睛瞥視了史德衛一眼，這個已經有九十九歲的人，全身內臟大部分是換上人工製造的，肌膚却還光滑而富彈性，從外表上看不出他裏面的玄機，倘使不是她與他相熟，她也無從知道他的情況。出門前服用過快樂丸，現在史德衛又帶給她好消息，使她湧發層層的喜悅，她總感到心湖裏投下的石頭正在滾動。她不能克制自己對史德衛的好感。而史德衛回過頭來看她的時候，眼中閃爍的光芒，竟是那樣曖昧而難解。

透明的管道，連接着每一個圓頂城市，他們的電動車奔馳向首都太陽城。

自動駕駛的設備，使得史德衛有空閒可以使用他有血肉的手，在藍美姬的臉頰上撫摸着，挑逗她，使她滋生困擾，不知該拒絕他，還是迎合他，她只是木然而坐。

她的目光投向透明管道上，只見閃亮發光的壁板，反映着流線型的車身，玻璃板外的一

切是另一個醜惡而可怕的不毛之地，此刻都被那層反光完全給遮掩住了。她有點沉不住氣地推開史德衛的手，史德衛却仍自在地伸過來摟起她的腰，並在她的耳邊說幾句悄悄話。

「藍美姬，妳是我的好寶貝。」

她有些迷糊而茫然，心旌搖晃，任由史德衛的手，不管是加過溫的機器也好，血肉的也好，就讓它停留在自己身體的每一寸肌膚。她感到周身血液在激盪中勃發烈性的熱浪，整個人也要飄浮騰舞起來。美妙的感覺教她難以自制，她混亂的腦際中浮起了死去的丈夫的一張有稜角而富於個性的臉龐，從她認識金華的第一天開始，她便對於他的男子氣概以及待人處事的良好風度，深深的崇拜着，而此刻，金華氣宇軒昂的臉，那閃燦着堅定智慧的眸光，竟在朦朧恍惚中搖曳照射。她的心靈深深地受了撞動。

通往太陽城的管道，一下變得開闊起來，這裏是許多不同的管道的會合處，當進入市區之前，爲了容納更多的來往車輛交通，這條巨大的通路就滙聚了各方的車輛，所有的車子都是向着同一個方向行駛的，看起來整齊有序。燈火通明，藍美姬可以看見別的車輛中的駕駛人和乘客，他們都歡欣愉快地在交談，或看電視。

「放規矩一點。」她說：「我們已經到了市區。」話才說完，她瞥見從另一輛車裏面有

人伸手向她招擺，她定睛一看是夏絮茵——她先夫的同事。夏絮茵身邊正坐着她所熟悉的經濟發展部部長費米利，讓她不由得感到一絲不安。

「嗨！」隔着幾公尺遠，她在車內喊着：「你們也出來兜兜風嗎？」

夏絮茵猛點着頭，她用手肘鈎住了費米利的脖子，做出親熱狀，好像在向藍美姬示威。藍美姬可不願以同樣的熱情回報過去，倒是史德衛以他的人造手臂鈎住藍美姬的脖子，向着旁邊的車子做出得意瀟灑的姿態。

「費部長，夏小姐，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呢？」

縮在夏絮茵身後的費米利探出了臉，兩撇鬍子微微上翹，是他的商標，此刻不苟言笑的他，也不由得裝作地表示禮貌性地的招呼，向他們揮手致意：

「好說呀！」費米利叫着：「先看你的吧！」

藍美姬不由得感到臉上和脖子在發熱。她伸手扳開了鈎住她的那隻人造手臂。她眞的對於史德衛的過分熱情感到難以應付。直到她回到她的家裏，史德衛還堅持要送她上樓去，却被她所拒絕了。

她沒有辦法知道，他身上到底殘存有百分之幾的血肉，史德衛將近百歲的人，能夠留下

多少天然的東西呢？在科技發達的歌麗美雅，可以神乎其技的製造出人造眼、心臟、血管、神經、肺、膽汁分泌腺、輸尿管，以至於人造血液、睪丸、膀胱……等等應有盡有，史德衛是屬於國家的高級重要人員，享有某種程度的優渥待遇，自然以他的成就和職位，能夠受到較普通人更週全的照顧，是毫無疑義的。

藍美姬回到家裏時，婆婆已經睡過了一覺，起床好奇地詢問她：

「幹嗎這麼晚才回來？」

「有點事，我到長青城去了。」她低下頭，不敢正視婆婆的臉。

「有人打電話來找妳，影像上面的臉用黑帽壓着，看不見。」

「誰呀？」她有點訝異。

「是個男的。」

「是藍力士嗎？」

「不知道。妳要不要聽聽錄音。好怕人喲！」

藍美姬匆忙地打開錄影機，起先是一個重濁而詭異的男人嗓音，在說：「藍美姬小姐，妳會感到驚奇的，你們家的小貓兒，就是我們搞的鬼，送牠上陰溝裏躲一躲，是絕對有必要的。不過，你們總算救了牠一命。」

「是誰呢？無聊透頂了！」藍美姬說。

「還有呢！」婆婆的魚尾紋皺起來，滿臉現着困惑與憂戚。「妳往下聽看看！」

錄影機繼續開動了。那聲音竟是熟悉得要教她失聲驚叫：「美姬，美姬，我就會回來的！妳等着我好了！」是死去的丈夫金華的聲音。打電話的男人只露出下巴，其餘用帽子壓低遮蓋着臉部。

「怎麼會？怎麼會？」美姬慌亂無主地喊着，注視着影像幕上那個壓低着黑帽子的男人的臉，心魂兒一下子都要飛走了。

「別怕，美姬！大概是有人惡作劇吧！」

「惡作劇？也有可能。」藍美姬鬆了一口氣。此刻她唯一想到的便是，也許打電話的人，錄得平常金華的講話聲音，故意接在電話上嚇嚇她，然而他這樣做的用意何在呢？又有什麼企圖呢？

藍美姬關掉了錄影機，探首窗外，太陽城在夜裏燈光通明，街道上每一個小角落，幾乎都在電眼的嚴密監視下，做了最佳的防範，即使是燈光照不到的所在，也都應該是平靜安寧

，不可能有凶暴的事件發生的，爲什麼偏偏就在這時候會有這個惱人的意外發生？當她再度走向嬰兒房間，探視小珠兒，看見小珠兒甜蜜泛紅的臉沉睡在夢鄉中，顯得那樣舒適可愛，不禁俯身親吻了一下小珠兒的臉頰，心底裏却一逕記掛着剛才那個陰森森的電話錄影。

「要不要報警呢？」婆婆在身後問她。

藍美姬點點頭，兩顆豆大的淚珠從眼眶湧出。

太陽城的警局很快派人來調查，並且取走了那捲錄影帶。高個子瘦臉的警員說：

「我們要拿回去研究研究，利用電腦分析一下再說，要是還有進一步的消息，請隨時與我們連絡。」

夜裏很靜。浮沉在藍美姬腦海中的波瀾，却澎湃洶湧不已。史德衞的充滿渴慕的眼睛，他的人造手臂所透露的熱情；死去的丈夫金華從電話錄影機中傳來的召喚；那個神秘男子的騷擾；藍力士在公園裏所告訴她的含有暗示性的話語：「若是妳覺得有不對勁的話，希望妳可以隨時通知我，必要的時候，妳也可以離開本國到菲里斯來找我。」

朦朧恍惚間，她夢見自己翻山過海，在大氣保護罩的外面盡情地奔跑跳躍，那些炙熱燙人的沙漠地帶，殘存着核子戰爭所遺留下來的變種生物，尤以蟑螂和其他昆蟲，牠們對於放

射線有高度的抵抗力，能夠在落塵地區大量繁殖，有些畸形而變種的人，痛苦地在那些文明早已死亡的城市中生活着，與疫癘爲伍。她的靈魂飛快地飄過可怖的所在，落向一處和煦溫暖，滿佈着綠色生機的草原，她氣喘吁吁的飛奔跑跳，看見不遠處是自己的父親、母親，還有哥哥藍力士，正在那兒向她招手。

「藍美姬，」父親的白髮依舊，兩鬢的髮絲垂下來蓋住了半個耳朵，就像中國古時候的修行者那樣莊嚴和穆。「寶貝女兒，妳忘了爸爸告訴妳的話？養心莫善於寡欲。」

「爸爸，爸爸！」她叫着。

「藍美姬，」爸爸說：「我來自光明的東方，相信東方所傳的道，我把它傳給妳，也傳給妳的哥哥藍力士。」

「我知道，爸爸。」她望着爸爸。那是一張中國式的臉龐，充滿了東方的睿智與敦厚，黃色的皮膚。

母親的金髮、碧眼與白皮膚，在陽光下顯出了她的艷麗，她緊緊靠着父親，斜着臉喊她：

「藍美姬，妳累了嗎？過來吧！我們等妳！」

「你們上哪兒去呢？」

母親微笑着，她的笑靨綻開得有如一朵盛放的花，她依偎在父親的肩旁，很滿足的樣子，她指着藍力士說：

「藍力士帶你走，帶你到有水源、有青草，有清新空氣的地方去。你的哥哥會照顧你！」

藍美姬意識到自己的父母親早已物化了，他們是在一場生態大劇變的浩刼中雙雙死亡的，現在出現在這裏，不由得讓她懷疑它的眞實性。自己的父親是飽讀中國詩書的東方人，充滿了慈愛與謙和，從小就教導她許多來自古老東方的文明傳統，使她受益匪淺，她外表上生來就像自己的母親，藍力士則生就一副東方人的頭髮、眼睛、皮膚與西方人的高大身材，兄妹倆是有所不同的，在氣質上，藍美姬倒是像個典型的歌麗美雅人，西方化的女人，較少沾染東方色彩，難怪父親總是要對她諄諄善誘，多方勸導。

綠色的地平線上，父親和母親幸福地牽着手，輕快地哼着歌曲，走遠了，只留下兩點微細的小影子。

藍力士背對着陽光，雙手插腰，注視着藍美姬，富於力和美的强壯的身體輪廓，彷彿就是一株堅實不倒的樹。

藍力士朝她伸出了手。她的身軀移近前去，却突然憶起自己的小珠兒，還有自己的丈夫金華，她回頭看着身後的小珠兒，正在手推車裏喊着「媽媽，媽媽！」眼淚成串而下，金華遠遠的奔跑過來，張開雙手，走向她，驀然，她看到金華的一張腐爛而長滿膿疱的臉，她驚叫失聲：

「我的天呀！金華，你怎麼啦！」

她從迷離中睜開眼睛，有一個模糊的人影就站在她前面，所有夢裏的恐怖猶有餘悸，暗沉沉的影像仍在恍惚飄動，她的意識還沒有十分清醒，眼見床前的人影，不由得使她更加驚駭，而把被子蒙住頭，怪叫起來。

「金太太，金太太！」那聲音在說話。「別怕，我是百事幫！我是你的機器人！」

一聽是那熟悉的百事幫，她又把被子掀開來，兩眼直直地望着家用機器人，依稀還看見夢中丈夫那張滿佈膿疱的醜臉，只是意識已漸清醒，不再懼怕，就一下子坐起來。

「金太太，有什麼事嗎？」百事幫說：「我看你是做了噩夢，趕緊過來叫醒你！」

「百事幫……你眞好！」藍美姬拍拍百事幫的肩膀。

「金太太，」百事幫又說：「小麗病了，牠躲在抽屜裏面，不肯出來，好久沒吃東西了，也沒什麼聲息，眞怕牠有個三長兩短。」

藍美姬走到隔壁房間，看見那隻白色的小傢伙，軟趴趴的癱在一個半開的抽屜裏，好像睡了或死了，她一時沒法確定，就伸手摸摸牠，還有體溫，正如百事幫機器人所說的，小麗大概是病了。然後，她又想起晚上臨睡前所聽到的那個影像電話錄影，好像曾經提到過貓兒，說是他們搞的鬼，送牠上陰溝裏去躲一躲等等的話，如今小麗生病了，莫非牠在陰溝裏染上什麼毛病不成？

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她也沒有辦法多多照顧小麗，她輕輕地撫摸着牠柔軟的身體，告訴牠說：

「乖乖的睡吧！明天帶你上醫院去。」

第七章　惡作劇？

早晨的陽光，悄悄摸上圓頂大氣罩的頂尖上空，在太陽城大都會的天際抹上一層紅暈。好像就是在宣告這個城市的活動齒輪已經開始運作，爲它貼上了醒目的標記。

藍力士回到他的寓所，首先便打開電話自動答錄機。費米利部長打來電話冒他一頓火：

「藍力士，你出了門也不曉得帶上無線電追蹤器嗎？使我們找不到你！」那兩撇微微上翹的鬍子掛在唇上，頑皮地震動，一雙凌厲的目光就彷彿要照透他的心。他繼續說：「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你這麼重要的人，還到處晃盪晃盪，是不是又去打野食去了？快找個適當的女人結婚吧！」然後，費米利噗哧一笑，把剛才的莊重嚴肅的官腔完全消除掉，鬍子邊的豐

滿雙頰鼓得高高的，堆滿了笑容：「藍力士，你好好幹吧！剛才只是開玩笑提醒你，你還是有你自己私生活的自由，我只想問你，你可不可以參加過我和夏絮茵的婚禮再走？」時間記錄儀上，指示着來電的時間是昨晚十時零五分。

其他還有幾個朋友來過電話，都是平常事，倒是妹妹藍美姬在凌晨一點二十分打來的電話令他感到不安。

「哥，我眞有點沉不住氣了，家裏的貓兒病得厲害，要不要明天九點半鐘，我們在動物醫療中心見面，我會帶着小麗去看病。」妹妹臉上露出幾分驚恐，頭髮也散亂地披蓋着半邊隱藏着的表情。她繼續說：「我接到奇怪的電話，有人惡作劇，竟然錄下了金華生前的聲音來嚇我。不過，我已經報警了，相信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藍力士洗了一個澡，就在早晨八點半鐘時撥了一個電話給藍美姬。三言兩語約好確實的時間地點，他又躺下去養養神。腦子裏面想平息一下，却有許多雜亂的圖景紛至沓來。昨晚與茉莉的一夕溫存，意猶未盡，他對茉莉的那股柔弱而又聰慧的氣質，有似散射着清香的花朵，眞有說不出的喜愛。在異國漂泊的歲月裏，他也認識過別的女孩，在他心目中是屬於次等民族，他總是心不在焉，沒有用心去與她們交往。更何況，他在歌麗美雅國內，還有一位

他曾經鍾情過的夏絮茵，她的身段和她的外貌、教養、知識水準，在在令他崇拜折服，不幸的是，人總是不能與他所愛的人長久在一起，即使長久在一起，也沒有絕對是永遠的，不變的。

九點半鐘，當他抵達動物醫療中心時，藍美姬早已經到了。看來妹妹是憔悴了，好像正爲了什麼事而心煩。

「小麗呢？」藍力士問。

「已經在裏面檢查治療了。」藍美姬說着拉拉哥哥的手，指着長廊靠窗邊沒有人的長椅子，示意哥哥到那邊坐坐。

藍力士只是站在窗邊，望向已經爬高的太陽，瞇着眼，彷彿看到他在摩路卡逗留時的悲慘景象，人們守候在經過浩刼的大地原野，苦苦地盼望天降甘霖，對着火毒的太陽，人們惡聲咒詛着，直到有一天烏雲密佈，雷電交加，山移地陷，人們又在悽慘悲絕的哭嚎中，禱求上天的憐憫，苦難的生靈掙扎在沒有圓頂氣罩的保護下，唯一的憑藉便是堅強的生命力和無懼死亡疫癘的信心，而藍力士，只是在摩路卡王室所造的地下城躲着，觀看着電視影像，並且與國王談笑風生，喝着陳年老酒。

那個印象太深了，當他看見圓盤形的太陽透過圓頂氣罩射下來時，便不禁想起別的世界的苦難。

藍美姬靠過來，簡單敍述了昨晚所遭遇的情況，她的眼睛因爲睡眠不足顯得微腫而泛黑，聲音低沉而微弱。

「妳昨天晚上也出去了嗎？」

「是的。」藍美姬低下了頭。「不瞞你說，我跟史德衛出去了，到長青城去了一趟，爬上了自由女神，並且……」

「妳不是不大喜歡這個老傢伙嗎？他九十九歲了妳知道嗎？」藍力士有點要發脾氣了，聲浪也提高了。

「知道。我當然知道……」

「妳知道他是百分之幾的人嗎？他身體大部分的器官都是人造的，所有歌麗美雅的高級官員都知道這回事，但我不確知他的睪丸是不是人造的，說不定他全身的內臟除了頭腦以外，都是人造的，他只是一個機器人而已！」

「老哥，你別嚕嗦了！」藍美姬也不禁跺了跺脚，噘着嘴說：「我叫你來，不是叫你來管我的私生活，你不想想你自己是什麼樣子？」

「你說呢？」

「夏絮茵就懷疑你換了人造睪丸，因爲你風流，染了性病。」

「我的天！胡謅！」藍力士脹紅了臉，恨恨地叫着。

「廢話少說，說正經的吧！」

「美姬，妳是我唯一的妹妹，妳一定要相信我。」

「老哥，我沒有不信的，所以今天早上請你來，把我的事情告訴你，看你有什麼意見，也許你就要出國去了，我們再也沒有機會見面，我想聽聽你的意見，爸爸在世的時候，不是也常常提起過，說你可以隨時幫助我？」

「本來就是的，現在對於妳的情形，我也感到很困惑，我還是勸妳小心爲上，要是眞有人惡作劇是最好，問題是惡作劇的目的是什麼？」

護士小姐走過來，拍拍藍美姬的肩膀，告訴她小麗的毛病已經看過了，叫藍美姬可以放心。那一身白色的裝扮，看來就像動物的救星。

「醫生說需要住院再觀察一陣子。」那位動物的天使說。

「妳是說小麗病得很重？」

「不錯，可能感染了某種病毒。」

「那就住院吧！」藍美姬說着，接過護士小姐遞來的卡片，在那上面簽了字，然後同藍力士走向貓病房，在護士小姐的指示下，找到小麗。

「放在這兒，妳應該很安心的。」護士小姐說。「我們會好好的照顧牠。」

藍美姬伸手撫摸着小麗柔軟的毛，以充滿憐愛的目光望着牠，此刻牠已沉睡，進入寧和安詳的世界，眼睛睜都沒睜一下。同一房間的其他貓兒，各隻分別趴臥着，在使用衞生隔間的小箱子裏，有的在咪咪叫，爲自身染患的疾病哀告呻吟，求取安慰。這些情形，看來使得藍力士不由得想起在另一個飢荒國度的人民，摩路卡的青河邊上，常常有倒斃的餓莩，清除隊一卡車一卡車的將那些屍體抬上停屍車，工作人員都戴着防毒面具，以抵擋那難以忍受的屍臭，青河邊上的樹枝都是光禿禿的，野草不生，偶而有狡黠而繁殖過剩的老鼠從地洞裏爬出來，吃着腐爛的屍體，有些急於解決飢餓的人們，也到這兒來與老鼠爭食死人的屍體，或是捕獵活生生的老鼠以便果腹。一個養了一隻貓兒的婦人，帶着貓兒到這裏來，當牠竄出去之後，便立刻被別的飢餓者以石頭擊斃，並且搶走了那隻貓兒的屍體，掠奪者以飢餓可憐的

眼神望着那個婦人，彷彿威脅着她，連她也要一起吃掉一般。藍力士就與摩路卡當局的糧食局長在車內觀看着這一幕情景，其實這也是司空見慣了的。

第八章 「我不想長期流放在外」

墳場就坐落在太陽城圓頂罩子的盡頭，在有陽光的日子裏，這裏的風景顯得特別清麗，石板的反光與綠草如茵的地面，看起來就像通往另一世界的門戶所在。在玻璃罩子外面，却是一片荒漠可哀的景象。

藍美姬把車子停下來，就在墳場管理員遞給她一束鮮花的時候，她發現管理員的嘴唇翕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怎麼？」她問。

「啊！」管理員的目光掃視了車內的另一個男人。「沒什麼！我只……只是感到金華司長實在去得太早了。」看來管理員對藍美姬是有印象的。

藍力士推開車門，走出去，迎着陽光，瞇着眼睛掃視着排列整齊的墓碑，它們都以默默無言的態度，安靜地守立在墳墓旁邊，也等待着親友的探視。

藍美姬走到金華的墓碑前面，放下鮮花，定定地站着。藍力士扶持着她，惟恐她因爲情緒激動而支持不住。生死之間的隔離是很少的，藍力士的目光偶爾飄向其他的墓碑，瞥見別的弔喪者在低頭飲泣。圓頂罩子外面是一片黃沙滾滾的不毛之地，地面被風吹捲起一層薄薄的雲霧，在旋轉蒸騰，彷彿有嘯吟之聲在那兒游移，只是隔着密閉的罩子無法傳進裏面來。

「到這邊靜一靜吧！」藍力士說。「整理一下妳的思緒，別太緊張。」

「當然，老哥，我都聽你的。」

藍力士拉着妹妹的手走向玻璃罩子的盡頭。這兒設置着高大的欄杆和警戒系統，以防止破壞。兄妹倆就站在欄杆旁邊，注視着外面無比荒涼的世界。藍力士的心湖裏也湧起了陣陣的淒涼。當父親在世時，父親曾經一再的告訴他，只有東方的某些文明傳統，才是維繫未來社會制度的堅實力量。「妹妹交給你了，」父親臨終的遺言是那樣眞切的叮嚀，使得藍力士對於自己妹妹的處境不得不隨時注意。如今，妹妹碰上了這麼多困惑的事，作哥哥的在了解

情況之後，只能儘量寬慰她。

「事情發生得不太尋常！」藍美姬的臉在陽光下顯得蒼白與憔悴。「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才好？」

「無聊的人，幹的無聊的事，妳何必在意呢？我到安全單位找一個朋友，叫他特別留意妳的事便是。」

他們正在說話的當兒，發現脚邊墳場地板上的大理石塊有一處鬆動了，草地上的石板竟然從自己地面上微微翹起，石板一下子便被移開了。裏面露出一個大洞，同時探出一個腦袋。

「啊——」藍美姬本能地驚叫起來。

洞穴裏的人一下子又把腦袋縮回去，石板也重新移回原位。但在那人縮頭回去之前，藍力士已經看到一張滿佈油汚的臉，閃着兩隻怯靈靈的眼睛，猶如地鼠般見了人就想逃躲。

「別怕，美姬！」藍力士叫着：「只是偷渡者罷了！他們挖地道，想要混進來。」

藍力士拿出口袋裏的小型無線電通話器，按下了一個鍵子，向保防局報告：

「這裏是國家公墓！保防局，請回答！」

「是的。保防局，你是誰？有什麼事嗎？」

「我是藍力士，援外司的特派員，我們在公墓靠玻璃牆的盡頭，發現了一個地道，有人想混進來，請你們快來處理。」

「好的，我們馬上就來。」

幾分鐘後，保防局的車子火速趕到，跳出來幾個全副武裝的警衞，朝墳場裏衝進來。藍力士向他們招手，警衞就掀開石板，朝地道裏面跳下去。而後，揪出來幾個來不及逃的黑臉傢伙。他們可憐兮兮的站在那裏抖顫着，目光低垂。按照他們正常的命運，就是被遣送回國，沒有第二條路走。歌麗美雅的富庶繁榮，使得境外的國家人民欣慕無比，都希望能夠生活在美好的環境中，受到妥善的照顧，然而，一條船所能負載的重量，到底有它的極限，歌麗美雅必須做好保衞自己的工作，才有餘力去協助別的國家。

藍美姬開車送她哥哥回到經濟發展部的大樓已是上午十點半鐘，車上的電視報出了新聞，正是剛才在公墓上抓到幾個偷渡者的報導。電視記者特別訪問了保防部的部長羅北漢，他說：「所有圓頂氣罩外面的防護設備，包括空防及地面防護系統，今後將更加嚴密進行管制，以便亡羊補牢。」

藍力士的表情凝重，在他關上車門之前，他說了一句：

「可憐蟲！」

「你說誰呢？」藍美姬愣了一下。

「那些偷渡的人。」

藍力士擺動高大寬闊的肩膀，走進大樓裏，這時正是經濟發展部上班的時刻，許多匆忙的男女，各提着公事包湧進大樓的入口。在藍力士的身邊，有一個打扮妖嬈入時的婦人，以富於嫵媚的眼神，挑逗性的對他微笑。

「早啊！你好！」女人說。

「早！」他瞟了她一眼。對那張似曾相識的臉，一時叫不出她的名字。

女人回過頭來瞥了剛剛發動汽車離開的那個車內的人影，對藍力士說：

「又交上新朋友嗎？」

藍力士搖搖頭，他鬆了鬆自己的領結，並且使自己盡量看起來顯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有意無意的瞄了一眼她胸前的名牌，那上面寫的是夏綠茵，那是夏絮茵的姐姐，他與她曾有一面之緣，她在農藥司工作，先後結過五次婚的成熟女人。他想起來了。

「她是我妹妹。」藍力士回過頭來，望了一眼那輛輕便型的太陽能轎車，敞蓬的車身裏，坐着自己的妹妹，它正安穩地駛向林蔭大道，在綠色的光輝裏，街道上顯示出一片昇平和樂的氣象。

「啊，對不起，錯怪你了！」夏綠茵說，做作地咳嗽了一聲，那龐大聳然的胸部立時起了顫動。嘴角掛起了另外一種看似曖昧的微笑。

他們已經走到第五號電梯門口，夏綠茵在藍力士撳了電梯的按鈕以後，以她滿臉油脂的化妝對着他，繼續說：

「我現在一個人住。有沒有興趣，來吃吃我做的菜，不是機器人做的『標準化』的菜，你說呢？」

電梯門開了，兩人走到裏面去，藍力士對着夏綠茵，面孔脹的通紅，他的目光游移在那張桃紅的粉臉上說：

「妳長得不像妳妹妹。」似乎他有意避開她的問題。

「我們對你的敬佩是一樣的。」夏綠茵說時目光泛起了一層水波，她的手在自己的胸口整了一下衣服，讓兩隻有點要溜出來的乳房稍爲收斂了一下，但在她稍一挪動的瞬間，胸口

上的一條誘人的乳溝，再度暴露出來。在她的眼中，藍力士正是她所要獵取的對象，她也知道藍力士對自己的妹妹夏絮茵已告絕望，她必須把握住藍力士在國內的有限時間中，設法抓住他的心。

「妳眞會說話！」藍力士眼睛注視着跳動的電梯數字，那副正正經經的樣子，教夏綠茵凜然生畏。

「你說呢？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她的面腮靠近了他，讓她的特異香水味散發出去，迷惑住他。

藍力士回過臉來，瞟了她一眼，只是儳儳的笑着，這時電梯已到了第三十三層援外司的辦公所在，藍力士說了一聲：

「我再看看吧！」然後，他踏着大步走出去。

夏綠茵望着那高大寬闊的肩膀，那象徵着雄壯堅强的背影，有點黯然。在她所經過的五次婚姻中，沒有一個丈夫是有這麼魁偉的身材，教她仰之彌高，她記得上次與那個一百廿七歲的元老結婚時，那個傢伙季安國自稱有一百七十六公分高的身材，背脊却佝僂的不像話，體力也不夠，使用那人造的心臟和肺臟，與她做起愛來，她眞害怕他支撐不住要一命嗚呼，

結果，就在結婚後的第十七天送進醫院去大整修，在季安國恢復健康以後，才一個月工夫，兩人便宣告離婚。「我會想你的！」季安國在簽署離婚協議書時，深情地望着她，那下垂得很的眼瞼謎成了一條縫，好像還對她蠻有興趣的樣子，但是她早已對他涼了半截，倘不是看上他顯赫的地位，身爲國家元老院的元老之一，她不會對那個「老機器」有好感的。

夏綠茵在電梯內照着鏡子，稍微梳理打扮一下儀容，對着鏡中露出粲然一笑，下意識裏對於自己四十之年猶似一枝花，生起自憐自愛。

電梯停在三十八層頂樓，當夏綠茵走出去時，迎面進來了農業司司長彭地夫。

「早，」彭司長說：「夏小姐，有一份報告在妳桌上，請妳趕快電傳出去。」

夏綠茵禮貌地說「好」，點點頭，彭地夫似乎聞到那富於誘惑感的香水味，神色一振，朝她擠擠眼，眼眸也流露出異樣的光芒。這一切閃電似的微細變化，都教夏綠茵察覺到，她聳動着高高翹起的臀部和搖顫的雙峯，略帶幾分高傲與得意，邁向農業司的辦公室，她的手掌在電腦掃描檢查鏡前停留了一下，自動門開了，大廳的鐘正指着十點二十九分，她早到了一分鐘。

辦公桌前的終端機螢幕，顯示出一大堆的圖表與數字，那是歌麗美雅最新的農業動態，

包括穀物、蔬菜、水菓、牛、猪等飼養的情況，夏綠茵按照指示，細核元老院交下來的文件，穀物：白米十萬公噸、玉米十萬公噸，分別從第一、二、三、四、五個農業區收成，即刻交船，運送往下列地點：菲里斯的兩大港口：海之宮、地之角。配合任務指示編號ＲＸ三九五〇，此項任務的執行者爲援外部特派員藍力士，將在當地簽收。

「藍力士，這個傢伙。」一看到藍力士的名字，夏綠茵便眼睛一亮，櫻桃小嘴也噘起來，暗暗低呼着。呵，只要你還在國內，看到你那副目中無人的樣子，便讓人發火。她的心肝兒在跳，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絮茵妹妹可不識貨，就攀上了經濟發展部的部長，那個全身都還完好，却裝了個人造腎臟的部長，却不知他有沒有腎虧，那是過去中國人所說的性能力消耗過度的代名詞，藍力士可是百分之百的肉體器官，身上任何一處地方，都是原裝貨，不曾更換過人造的零件，只是他的地位還差了一點兒，地位可不是那麼重要。她的手指繼續在終端機前面的觸鍵按動，並且核對報表上的數字，將它傳送到援外司去。

幾分鐘後，藍力士的臉在另一個螢光幕上與她打了一個照面，他裝出一副冷峻的表情，迎接着她的笑臉。

「請妳給我一份數據。」藍力士說：「菲里斯國的糧食供應與人口的比率，在每一個不同城市、每一個階段時間、每一層社會階級和年齡等等的情況，做成不同的表格，讓我了解得更詳細一點。」

「好的，我從電腦裏調出資料給你。」藍美姬按動了幾個鍵。她感覺到對方從螢光幕上射來的目光似乎正在注意她的儀容，她的額角微微冒出了汗，手指的運作有點不大自如。只是在幾秒鐘間，資料顯示在螢光幕上。她抬起頭，迎着他的目光說：「我給你最滿意的服務。」

「謝謝妳。」

「怎麼樣？」她遲疑了一下，似乎在等待一件報酬。

「什麼？我等妳查清楚，傳過來吧！」

夏綠茵瞄了一眼從電腦調出來的有關菲里斯國的糧食情況，出乎她意料之外，菲里斯是一個四級貧窮國家，比一般國際新聞上所說的「三級」還要糟糕。可憐的地方，藍力士竟要到那兒去，一定會吃足了苦頭。

「不妙！」夏綠茵說：「你自己看看吧！」

她抬眼看了看他。她忘不了自己剛才在電梯裏面向他表露的媚態，還有那含有特別意味

的邀請，竟然沒有得到藍力士的熱烈反應，不免火冒三丈。於是她故意拖延按鈕傳送的時間，裝着正在忙碌整理別的文件，直到對方等得不耐煩，開腔問她，她才又慢條斯里的表示：

「倒楣——你自己看看，你要去的地方是倒楣的地方哩！」

「我知道，我知道。就麻煩妳將資料傳過來吧！」

夏綠茵搔了搔頭，凝視了螢幕上那張俊挺的臉，不情願的按動了一組鍵盤，將這邊的資料傳送過去。藍力士說了聲「謝謝」，便關掉了影像傳訊機。

夏綠茵壓住了隱藏得滿滿的不平的情緒，開始低頭工作。她記得上次見到藍力士時，是在一次總理舉行的建國五十年的外交使節招待會上，由她的妹妹夏絮茵引介認識，當時夏絮茵的手就勾住他的臂膀，表現出親切甜蜜的樣子，夏綠茵的身邊却站着她的第四任丈夫秦德懷，一個小她十二歲的年輕小伙子。秦德懷似乎發現了她對藍力士的異樣眼光，因而說了一句幽默的話，匆匆拉着她走開。然而，就只這一面，那個具有東方色彩的魁梧男子的影像，已深深的印入她的腦海，她只能羨慕自己妹妹的好福氣，私底下却湧起想再看他一次的念頭。今天的遭遇，本來是個好機會，她也大膽得可以，却沒有想到讓她掃了興。

直到快到中午用餐休息時間，她竟然接到藍力士的影像傳訊電話，她興奮地對着他展露

歡顏。

「夏小姐，冒昧問妳一個問題。我想請妳幫個忙。」

「只要我幫得上。」

「你跟季安國元老還有沒有聯繫？」

「你想找他嗎？」

「我想跟他談談，他是援外計畫的主要提議人，在元老院的聲望也很高。」

「你爲什麼找上我？這不是跟我爲難嗎？」

「妳曾經做過他的妻子，最少他會幫個忙吧！」

「這很難說。」夏綠茵開始覺得不對勁。沒想到藍力士找她，竟會要求她引見她的前任丈夫。「我不知道你要幫什麼忙？」

「我需要調回國內來，我不想再出國去了。季元老講話是很有力量的。」

「好吧！過兩天看看吧！」夏綠茵無可奈何的聳聳肩。

公園裏面的演講場，在下午三點鐘已擠滿了來聽季安國元老發表高論的羣衆。正是許多

機關團體下班時間，公園成了人們最好的遊憩場所之一。綠色的花草樹木，永遠那樣油光煥發，生氣蓬勃，在迎接着來自透明的圓頂罩灑下的陽光，所有的植物與人都在享受溫室中的歡樂，滿溢着馨香。

夏綠茵戴着淺咖啡色的眼鏡，與藍力士並排坐在最前面的位置。她已經有半年沒有看到季安國，算起來季安國這個老不死該度過一百廿七歲生日了，他生了一場大病以後，精神却依然健旺（只是與她在一起時，讓她失望），常常看到他在電視上發表評論，對於政治、經濟問題，好像很有他的一套見解。

季安國，一個佝僂得有相當角度，如同隨時在對人鞠躬的人，這時出現在臺前，他的身邊由太陽城的市長和議會議長陪同着。掌聲從場地裏面的每一個角落響起。

在市長和議長做了簡短的介紹之後，季安國就在臺上坐定，以炯然的目光掃視了羣衆，而後開始透過胸前的無線電麥克風講話：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危險，來自地球人類本身，由於地球上的天然資源越來越少，並且因爲上一代留下的世界性的生態大災難，使得地球上每一個區域的、每一個國家的情況懸殊，比二十世紀的財富平均情況還要糟糕不知多少倍，以目前世界糧食的生產來說，要養活

全世界的人，實在是個大難題，歌麗美雅只有以進步的科技，大量製造各種人造食物，以援助別的國家地區，同時爲了保障我們國家的繁榮與安全，我們必須嚴密的設防，禁止非法入境，禁止頑劣的分子在境內活動，我們必須保持我們歌麗美雅在精神與物質方面的良好環境品質，不容許有任何的汚染，爲了競選下一屆的總理人選，我現在在這裏，把我最寶貴的意見和看法說出來，讓大家好了解將來我們將要走的路。」

那個嗓音宏亮，滔滔不絕的演講者，站了起來，環顧衆人，以他飛揚的神采和健旺的舉止，很難讓人相信他有一百廿七歲的年紀，只是背脊佝僂使人感受到他撐不起他自己，減低了他說話的說服力與可信性。

藍力士閉目養神，讓那些聽來熟悉的話語，當作是嘰嘰咕咕的鳥叫聲。在身邊的夏綠茵飄來陣陣撲鼻的香水味，使他眞正在腦海中徘徊不去的，却是清麗脫俗的茉莉的臉龐，徊佛又聞到茉莉誘人的體香，那烏亮的眸光裏飽含幽怨與柔情，在在都使他懷念。

「你有沒有在聽？」夏綠茵用手肘碰碰他。

他張開眼睛，看見夏綠茵正舉起了手，向臺上作手勢。

演講者的視線朝這邊投射過來，微現着驚異。顯然已發現了夏綠茵的來臨。

「妳說呢？他會不會幫忙？」

「他是個古道熱腸的人，應該會吧！」

將近一個小時的演講結束了，季安國在衆人的鼓掌聲中下臺，當別的訪問者逐漸從他身邊散開後，夏綠茵拉着藍力士的手，趨前去向季安國打招呼。

「要得，要得，」元老望着藍力士，微瞇着他那下垂的眼瞼，讓兩只探照燈似的發亮的眸光從縫裏露出來。「你是藍力士，我認識你。」

「什麼？我又不是大人物。」

「現在不同了，你是我國駐菲里斯的援助團團長，雖然是特派員的身份，畢竟兼有特殊的任務。」季安國的目光停留在夏綠茵的臉上，似乎他所感興趣的，仍是夏綠茵，他又對夏綠茵說：「怎麼樣，什麼風把妳吹來的？」

「藍力士有事情要請你幫忙。」

「我們到那邊坐坐再說吧！」

他們走向一個透明的升降平臺，平臺的周圍以碗形的透明玻璃圍罩着，有不少人坐在不同的平臺裏，升上高空，俯瞰整個城市的全景。當他們三人走到其中的一個平臺前面，管理員是個機器人，叮囑他們要綁好安全帶，遇有緊急情況要按鈕通知，不可緊張。

「你不怕高嗎？」夏綠茵狐疑地望着那個老頭子。

「妳別笑話我好不？」季安國粗糙而黝黑的老臉浮起了一絲的苦笑。他張開一隻手，指示他們先行進去。他隨後跟入。

觀景平臺緩緩的上昇。整個公園，以至於整個都市的街道、建築，漸漸地出現在眼前，人就彷彿浮在半空中。夏綠茵不禁悄悄地拉住藍力士的臂膀，坐在夏綠茵右邊的季安國，藉故伸出手來搭住她的肩膀。她也沒有拒絕，儘管與這個國家元老僅僅做了十七天的夫妻，她對於他談不上什麼特殊的喜惡，就像普通朋友的關係一樣。好在他對她也是頗能想得開的，畢竟一個過百歲的人，早已享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哪怕是燃燒過熊熊不止的情愛的火焰，在這時刻，都應該可以收斂自如，這也是這個時代的普遍典型。

「季元老，」藍力士整整喉嚨。「你是我所敬佩的元老，爲國家立下了那麼多的功勞。」

季安國瞇起了眼，注視着玻璃罩外的景物。一個偉大的城市棲息了多少幸福的生靈。歌麗美雅的每一個城市都是安全幸福而美麗的。透過幾個世代的英雄、科學家與工程專家的經營建造，它沉穩地屹立在世界的一角，成爲一盞明燈，想到這裏，季安國露出安慰的表情。

「你們這些年輕人，」季安國說：「實在應該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不錯，我已經在外面走了八年了。」藍力士說。

「你有什麼計畫嗎？」

「沒有什麼計畫，我只是想請你幫個忙，我需要回國內來呆一陣子，我不想長期流放在外。」

「流放？你說流放？」季安國偏過頭來看着他。

「我只是有這種感覺。我有點不平。」

「你拿的是最好的待遇呀？」

「不錯。我的錢在國外有什麼用呢？」

「那你想怎樣呢？」

「可不可以，想個辦法給我疏通疏通，反應反應。」

「你應該對你的上司講才對。」

「我們的上司也是奉命行事的。」

「是不是你的表現太好了，才這樣？你比較適合做這項工作，你是天生的外交人才。」

「我想回到國內來長住。」

觀景平臺已經到了頂點，它就停在太陽城圓頂罩子的最頂端，從上面望下去，整個歌麗美雅的首府，全部在望，它是這樣的溫馨祥和，每一座高樓裏的事事物物以及活動的人們，似乎都成了玩具模型中的圖景，甚至街道上走動的太陽能汽車，或小小的人影，都像精心規劃安排的童話世界。季安國四下張望着，他移開搭在夏綠茵肩上的手，敲敲那玻璃罩。

「你想想看，」他說：「歌麗美雅就是像我們現在所坐的觀景平臺一樣，罩子罩住了，一個罩子外面又加上另一個罩子，重重的保護，才能維持得住現在的局面，我們需要年輕人多盡一點力，將來再享受一點成果，就像我一樣。」

「你是了不起的元老。」

「你想回國來長住，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也許是厭倦了外面的生活，外面……」

「不錯，那是不同的世界。不要忘了，別的國家需要我們援助。」

「季元老，您是我國援外計畫主要的設計人，您不覺得我國的政策有點矛盾嗎？我們只能自保，有限度的援助別的國家，却還要排除別的國家的移民我國。」

「那當然，這是必要的做法。就像中國人所說的，先要獨善其身，才能兼善天下。船的容量總是有限的。」

觀景平臺開始緩緩地下降，整個圓頂城市的景物逐漸接近，那些來來往往的車輛，全是用電腦控制，永遠不發生車禍，如蟻的行人看起來渺小微不足道，却是地球上最富庶繁榮地區的天之驕子，個個都是能量的消耗者，季安國有生以來的百年之間，這個城市的風貌改變不少，部分的大樓拆除又加蓋，部分則往地下發展，成爲地底城，圓頂罩子每遇有損壞，便馬上進入修補，以保持溫室環境中舒適的生活。

季安國眼睛瞇着，接觸到夏綠茵投射過來的目光，不免好奇，他儳儳地笑着，牽扯出滿臉的皺紋，好像在等待着夏綠茵對他的回報。而藍力士高出的一個頭，正在夏綠茵頭頂上茫然四顧。

「我只是希望回國一陣子。」藍力士說，「不要老是把我撇在國外，我也想到溫室裏生活一陣子。」

「是這樣嗎？我只能幫你說說看。」

「會很快有結果吧？」

「難說，我覺得不太樂觀。」

公園裏聚集的人羣，有不少人拿着五彩汽球，施放上來，正好飄在他們的玻璃圓罩旁邊，並繼續往上飛去，藍力士睜大眼注視了一下，面露憂容，像是觸動了他什麼心事。

「別擔心！」季安國似乎看出了藍力士的想法。「你是夏綠茵的朋友，我暫且爲你說說看！」

「不是這個。我剛在想，這麼多的汽球飄上去，不是遮蔽了天空，影響了天幕嗎？」

「數量都有限制的。有的經過一陣子還會慢慢掉下來。」

觀景平臺已經降落到地面，有別的遊客等候着要進來乘坐。夏綠茵對藍力士示好，她是夾在兩個男人之間，而那個萬人崇拜的元老正在等候她進一步的行動，眸光中流露出幾分癡情，夏綠茵心裏明白，在這時候，她絕對不能對任何一方給予太多的媚惑，否則勢將引起雙方的不平，因而三人就在此地分手，當她回頭過來，瞥見季安國彎腰咳嗽，滿臉通紅，身材高大壯實的藍力士却在一邊攙扶着他，對付男人，她總有她的一套辦法，憑她過去的經驗，她很想在兩者之間討好，她已經盡她的能力。

第九章　淩明利的關切

「人口增加率——零。」

人口局的大樓牆壁，高掛着一個巨大的招牌，上面寫着幾個大標題字，以醒目發光的顏色廣告製作——黑底黃字——配上燈光，使得整個首都大門的凱旋路的來往者，隨時都可以看到它。除了標題字以外，尚有幾項阿拉伯數字，說明歌麗美雅目前的人口動態，是以燈光字幕打出來的：

男：五〇五〇六七六人

女：五〇四一九六六人

其他尚有各城市人口分佈情況、各行業人口統計，以及以年齡、身高、體重爲主的統計，此外，有兩行鮮紅透亮的文字——

上月死亡人數：五二一人

上月出生人數：四九九人

本月核准（九個月後）出生人數：五二一人。

這個宣傳廣告，旨在告訴民衆，推行人口政策，是歌麗美雅保持穩定繁榮的治本方針。沒有人可以不經過核准而生育，也沒有人可以不經核准而自己偷偷生育，每一個婦女在每隔一年之間，就必須接受長效避孕劑的注射，連同各種傳染病症疫苗的接種，一個拒絕接受避孕劑的婦女，她也得不到疫苗，將隨時有可能死於衰老、癌症及各種疾病，只有規矩守份、合乎要求的人，才配在這個有完整大氣罩保護下的國家生活，享受福祉。

早晨十點半鐘，藍美姬開車趕到人口局上班，當她的車子停在地下室停車場，從裏面走出來，她的心跳有些加劇，她看見一些戴眼鏡、穿着西裝筆挺、皮鞋擦得亮亮的男人，也從

汽車間走出來，正在朝她注視打量，她不禁有些不自在。直到她在電梯間與他們相遇，看見他們胸前掛着的名牌，指示出他們是人口局的高級官員，她才在他們的微笑注視中向他們微微頷首，並略略展露笑容。

「藍美姬小姐，妳好！」那個塊頭大大，長得一臉肥肉的華心廣，堆起了胖嘟嘟的臉，對着她笑着，顯然，他已經看見她胸前的名牌，而向她打招呼。

「各位好！」她漫不經心的說着，眼睛環視衆人，就在目光停留之處，她看見一張熟悉的臉，那是經常在電視上出現的人口局局長，看起來一頭閃爍耀眼金髮的高榮人，不禁有些畏懼。

倘促是短暫的，當藍美姬進入辦公室工作，開始對新環境熟悉以後，她就顯得自然些。那些來來往往的機器人，負責辦公室裏面的作業服務，及協助事項，與她相處起來倒也蠻親切。她不能不感謝史德衛的安排，使她能夠從衛生醫藥實驗研究所轉移到此地工作。

「每一個女人到了十二歲左右，便要進行管制。」主任解說着：「使她們不能隨隨便便使用自己的生育機能，以免產生過多的人口。」

藍美姬擔任的是一種濃縮藥丸的品質檢驗，以便分送到各地去給女人服食，她自己則是在剛剛進來之前服食過了，並且受過嚴格的忠貞檢驗，保證忠實於自己的業務執行及保守有關的業務機密。

就在她快上完第一天的班之後，人口局的安全室找她去。

「藍美姬小姐，」出現在螢光幕上的是一個面目嚴峻刻板的傢伙，直截了當地說：「我是安全室的凌組長，請妳利用下班前的十五分鐘到我這兒來一趟。」

「好的。」她覺得那張臉好熟，她隨後想起，他是今晨在電梯間碰到的四個人中的一個。

藍美姬匆匆趕到安全室，一進門就看見凌明利站在一張檯子旁邊，咬着煙斗注視着她。

「坐，請坐。」凌組長指着檯子旁邊的旋轉椅子說。

在她坐下之前，她瞥見他桌上的影像幕上，顯示有關她的照片和資料，大約是從她出生以來到現在的整個個人歷史都齊備了。她不免感到不快。

「史德衛推薦妳到我們這兒來的，他說妳是一流的工作人員。」

「實在是客氣了，」她說：「我不喜歡我原來的工作，那是一種殘酷的缺乏人道的工作。」

「是嗎？」凌組長把他桌子前面的顯像螢幕打開。繼續說：「我們這兒有一些關於妳的錄影圖片和文件，想請妳說明一下可以嗎？」

每一個人的安全資料都存入全國的電腦中心，準備不時之需從電腦隨時可以調出來查閱，一個全新的現代化國家，以尖端科技來從事治安行動的管理，個人所能保留的秘密也就非常的少。藍美姬在面對着安全室主管的例行詢問，顯得泰然自若，頻頻點頭。

「不過我想知道，妳最近的不尋常遭遇，妳能夠重新回想一下，妳自從妳丈夫死後，有過和什麼陌生人接觸過嗎？或是……妳自己認爲可以提供線索的，可以幫妳解決疑惑？」

藍美姬陷入苦思中，她碧藍的眼眸透着困迷的光芒，游移在安全主管的頭上青煙，彷彿自己也化成了一縷一縷旋迴不定的霧靄飄失消散了。

「沒有嗎？」

「沒有。」她說：「我的工作是固定的，每天上下班，上半十點半到下午三點，我原來在國家的生化研究機構做事，我不喜歡殘忍的謀害動物。」

「妳有一顆善良的心，我們知道。」凌明利檢視着螢光幕上的資料，幾乎從藍美姬有生以來的每一個階段，她的生活片斷資料，都有文字或圖片，甚至錄影加以紀錄，他用手翻閱桌面的文件，再與螢光幕上的核對了一下。「妳對於最近遭遇的怪電話，難道沒有什麼感觸嗎？」

「感觸當然是有的。」她緩緩地說。停頓了一下。「我覺得受到了打擊，受到了侮辱和戲弄。」

「妳平日交往有些什麼不對勁的人嗎？」

「我想不起來！大概根本就沒有。」

「在妳丈夫去世之前，妳有沒有發現過他言行不妥的地方？」

「他是一個守法的公務員，私底下與總統也非常接近，所以他死後能夠葬在國家公墓，那是最高的榮耀。」

「妳對於他的公務了解多少？」

「他平常都在國內，有時需要到國外去，老實說，我了解的不多，他是援外司司長，在國外相當有影響力，因爲別的國家需要我們的援助，常常要巴結他……」

「巴結他？怎樣巴結法呢？」

「我所知不多，據他自己說過，他每次出國，都是左右逢源，被招呼得無微不至，這些

都有官方紀錄可查，我想也用不着我多說了。」

「我只是對於妳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好奇。」凌明利雖然生就一副嚴厲不苟言笑的面孔，笑起來却也顯示出一付引人親善的樣子，他抽吸着煙斗，翻閱文件並細看螢光幕上電腦調出來的資料。

「有什麼事值得你這樣費心的嗎？」

「不，只是例行公事！」凌明利揮揮手，對她說：「妳可以下班了。」

下午三點鐘，首都太陽城中央三分之二機構在這個時間下班，在凱旋路的汽車道上，顯得特別熱鬧擁擠。藍美姬的車子剛剛穿過國會廣場，迎面便看見史德衛倚在一株樹幹下朝她招手，她把車子駛向旁邊的停車專用道，讓史德衛坐進來。

「到哪兒去？」她問史德衛。

「去看看妳家生病的小麗！」史德衛故作幽默地說。

藍美姬一陣沉默。在她說來，她極欲守住自己的防線，不願與史德衛過分親近，然而形勢比人强，此刻她已受了史德衛的恩惠，她是不能對他作太多的拒絕。儘管史德衛身體器官大都是人工化的，而她那一副談笑風生的樣子，外表上全然看不出有多大的異樣。直到她在

一家歌劇院門口停下車，讓史德衛下去買票，她從另一條街道開走，回家帶了婆婆和女兒，就擠進歌劇院去。

豪華無比的歌劇，是由人類演員與電腦雷射變幻光線和機器人共演的，在三度空間的人，可以走入二度空間銀幕，再由二度空間演變成立體銀幕，影像絢爛而多變化，配上身歷聲的音響，使人身歷其境。這是一個用藝術與科學所描繪的人類的未來進化過程，以及回顧歷史上所遭遇到的種種苦難。那可怕的生態大災難襲捲全球，使世界爲之變色，圓頂城市是文明的堡壘，保護了殘存的人類。

許多金屬人穿着發光的外衣，在飄浮中自在地展顏歡笑，似乎他們滿足於自己生存的有如伊甸園中的世界。在豐衣足食、無憂無慮、四季如春的環境中，每個人花費在娛樂與享受的時間，多過於工作生產的時間。

藍美姬眼睛注視着舞臺，她的一顆心時而感受不平與激盪，在她身邊的史德衛還藉故伸出手來握住她的，使她心中的小鹿快速地蹦跳。在這感情淡薄的時代，她只能相信自己手邊所擁有的眞實，對於太過遙遠渺不可及的事物都只能留在鏡花與水月中，她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茫然的浮沉，能夠抓住一點什麼就抓住一點什麼。

她記起自己的父親的諄諄告誡，只有去除心中的執着，才能夠更爲接近眞理，已逝的時光，紛紜雜沓的往事，使她相信自己導向一個較爲善良光明的方向，是不同於墮落的。父親曾經是一個人人景仰的優秀太空工程師，以他的智慧建造了許多太空工業系統，並且參與設計一幢所謂「永恆自動樂園」的設計，藉着太空中的自動機器人工廠，不斷的製造所需的能源和物資輸送回地球來。

然而，他們說父母親在一次太空旅行中遇難了。如今她所能回憶的，只有利用父母親生前留下來的錄影帶或錄音帶，加以重現，以了解父母親那一世代的生活感受。舞臺上活活潑潑的金屬人在迷離幻境中跳躍，象徵着歌麗美雅所建造的太空自動生產系統所帶給整個國家的福祉。

「總理爲了妳的事召見過我，妳知道嗎？」在身邊的史德衛突然冒出了一句話。

「什麼？」她驚異地回眸瞥了瞥那張老臉。

「爲了妳到人口局工作的事。」

「有這麼嚴重嗎？」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們很愼重，相當小心在處理人事問題。」

「你對總理怎麼說？」

「看在令尊對歌麗美雅的功勞上面、看在妳的前夫對於援外執行的貢獻上面，請他核准妳調差的事。」

「我只是一個小職員呀！」她說：「用不着上方動了這麼大的腦筋來安排我的去處呀！」

「說的也是。」

舞臺上開始演出一幕人類集體大移民的壯舉，由於地球氷河時期的再度來臨，所有的文明及建設都不再能保存，人類被迫移民向太空發展，宇宙方舟是人類棲息的安全所在，只有思想純正，沒有邪念的子民，才配登上那個最終的居所，人類的永恆夢鄉。整個歌劇充滿了警世的意味，所有的演出俱在一種幻夢般遙遠的意象中彰顯出來，看得藍美姬也要驚駭而深受感動，不禁深深的嚮往。

第十章　「我們只是遵命行事」

實驗室裏，優雅的古典音樂旋律飄盪着，所有被用來做實驗的動物，都是那麼馴服地躺在手術檯上，帶着牠們發顫的四肢，無聲無息的接受宰割。

在史德衛面前，一隻大白兎躺着，他看着另一位研究員小心翼翼的把一根腿動脈抽出來，灌入新出品的化學藥劑，一種叫做「食得少」的高單位靈藥，使得生物所需要的熱量能夠減到最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能量。

「主任，」那個低着頭專心做實驗的人，對着史德衛表示。「你說，我們能夠成功嗎？」

「試吧！一試再試，千試萬試，這是我們的工作。」史德衛提醒他：「你不要忘了，一般的草食動物，熱量的吸收情況是百分之五十，植物利用光合作用所產生的能量供給草食動物食用，經過運動消耗，能夠在體內存留下來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成爲組織構成的一部分，其實若再換成日光當初照射下來的熱量計算，大約一千卡的日光能投射在牧草上，牛羊體內僅可以得到百分之十至十五的淨效率，這實在是太少了，若是我們能夠設法減少熱量吸收的損耗，提高它的效益，我們可以運用較少的糧食養活動物，解決落後國家的飢荒問題，也可用作太空人旅行時避免吃用太多的食物。」

史德衛走向另外一個實驗檯，研究人員正在解剖一隻被餵以「失免疫」藥劑的兎子，希望從解剖中了解這種促使動物免疫系統失調的藥劑如何發生作用，如果用在秘密的生化戰爭中，將使敵國的動物和人類在很短的時間內潰敗死亡，而且都是死於各種天然的疾病。史德衛心中浮起了藍美姬的巧笑，還有她所鍾愛的那隻貓咪小麗，他不禁覺得矛盾而迷惘。

「主任，」那位研究員抬起頭來說：「這種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爲什麼要拿來作實驗？」

「大概是基於安全的考慮吧！」

「要別人不安全，我們才安全？」研究員露出兩排暴突的牙齒笑着，使得史德衞一下子聯想起原始人吃食野味的情景。人畢竟是可怕的動物，從兩百萬年以來，就成爲地球上的超猛獸。

「我們只是遵命行事。」史德衞說。

在另外一個檯子上，一隻六十磅重左右的狒狒，胸前連接着密密的電線，坐在一個旋轉艙子裏，然後，研究員開動了機器，使椅子加速廻轉，直到每小時八十公里，立刻煞車停止，狒狒的身子撞向座椅前面的儀器板，碰的一聲，狒狒頭破血流昏了過去。研究員拿着一把刀子過去，並且使用麻醉劑罩子摀住那頭狒狒的鼻子，招呼別的工作人員過來，進行解剖。

「幹得好，幹得好！」史德衞說。

史德衞推了一把椅子過來，坐在一邊觀看着這幕動人的屠殺宰割場面，只爲了研究人類乘坐新式的交通工具，避免發生意外，減少可能的傷害，拿狒狒來當犧牲品，是一種廉價的消耗，沒有人可以指責的，只有那些無聊的示威者，他們實在活得不耐煩，活得不知天高地厚才會沒事找事幹，示威吶喊，或許只是消消氣、舒活舒活筋骨，充實一下肺活量。

史德衞還在腦海裏盤算着怎樣再向藍美姬提出約會的要求，並且進一步與她共度春宵，滿腦子飄浮着藍美姬的姿影，想像着自己的手伸進她的裙子底下的那份快意與興奮。當快到下班的時候，接到一通影像電話，信號才剛出現，尚未接通時，他還猜想是藍美姬打來的，直到看見螢幕上那個濃密頭髮的漢子，不禁咆哮起來：

「小子，」他罵道：「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老爸，我來問候你有什麼不好？」

「你回來了？從太空城回來了？」

「太空梭剛落地，我帶了新娘子來見見你。」螢幕上立刻出現一張甜美嫵媚的少女的臉龐，對他展露笑靨，是個金髮尤物，蠻標致的。

在史德衞掛斷電話以後，他繼續坐在安樂椅上閉目瞑想。他那業已亡故多年的妻子，他是深深地敬愛着她，在他看見自己兒子史本艮以後，他不能不想起舊日無法忘情的人，與他共甘苦二十年，最後却在一次意外的實驗中中毒死亡，離他而去，她數得上是個美人胚子，又那麼聰明伶俐、討人喜歡，他對於逝去的歲月，諸般的翡翠琉璃，多姿多采，儘管已經褪了色，難免觸景生情。

機器人在他前面的桌邊放下一杯果汁，對他說：

「喝點東西吧！主人。是喝果汁的時候了。」

史德衛伸手過去，取了杯子一飲而盡，只是幾分鐘工夫，他發現自己視力模糊，心跳加速，氣喘不止，他掙扎着要站起來，却無能爲力，終於跪縮在安樂椅上，嘴巴呆張，眼白上吊，身體動也不動。

機器人收拾好杯子，按動了警報系統，通知警衛部門來處理。

「我叫不醒他！」機器人說。

「他已經昏迷了！」那個帶鎗的警衛在檢查過之後說。

「抬走他吧！」另一個研究員說，「送去醫院急救也許還來得及。」

在一陣忙忙亂亂過後，救護車風馳電掣趕到，運走了昏迷中的史德衛，送他上醫院，施予急救。

第十一章　歌麗美雅只是一條船

經濟發展部，在下午四點鐘，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重要人士，檢討有關目前的環境以及國際局勢。本來所有全國性的重要會議，都可以利用影像傳眞電話，做成協商，而無須勞師動衆，使這麼多人在公務員下班時候，還趕到這裏來集會，由於是一項規模龐大而又特別重要的集會，不能不要求所有的人員必須親自出席，除非有特別重要的緊急事故未克到場，才可以利用影像電話代替發言。

這項會議除了邀請全國各工商界領袖出席以外，還有政府的各階層重要官員，以及國外與歌麗美雅有邦交或經濟關係的重要代表。

歌麗美雅總統英懷德，在簡短的致詞後，會議隨即開始。總理白慕理跟着上臺講話，他霜白的兩鬢和那一雙黑色透亮的眼睛，成了絕佳的對比，也充滿了懾服人的銳氣。

白慕理的腔調是激動而昂揚的：「我們很高興各位來到這裏參加這次會議，我要提醒各位，自從二十世紀以來，我們的祖先就曾經對於地球上的大氣日漸增加的二氧化碳提出警告，由於燃燒的石油化學燃料而不斷增加的二氧化碳在擴散，產生的所謂溫室效應，聚積熱力，使地球的溫度逐漸上昇，這種現象可以導致南北極地區冰帽的溶化，使得全世界的城市大部分被海水所淹沒，並且急劇地改變穀物的生產，雖然由於二氧化碳增加所造成的極地冰帽溶化的危險，不是立即發生的，但是爲了全世界居住環境的安全着想，却不能不及早設法，預先防範，除了環境的問題以外，要養活這麼多地球上落後地區的饑餓人口，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因此，今天的會議主要是在討論如何有效的支援落後國家，不使貧窮如同惡性傳染病一樣侵蝕可憐的同胞，並且研究維持地球的生態環境不致繼續惡化。」

巨型的電視螢幕佔據整個牆壁的三分之一，它打出了會議的主題：

一、歌麗美雅願意協助貧窮國家解決他們的人口問題，供應一種絕對無害的避孕丸，如果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生育管制方式，也就是任何人的生育都必須經過核准，我們將派遣技術人員和專家前往指導，建立制度。

二、在退而求其次的情況之下，歌麗美雅願意提供糧食的支援，但是這項支援的程度，完全要看該國所接受的避孕藥丸多寡的比率而增減，當然，在基於人道立場的考慮下，歌麗美雅也會儘量增加糧食的供應，甚至以非常低的價格賣給需要的國家。

三、在某些還沒有圓拱形大氣罩設置的國家，以及工業落後，農業欠缺改革的地區，歌麗美雅願意提供技術的援助，促成改善，幫助他們儘速重建，這項援助，仍然以配合生育管制計畫的執行爲優先考慮。

四、在某些國家發生的內部動亂，歌麗美雅提供的軍事支援，也要看該國所願進行人口政策的努力而作不同程度的考慮，此項軍援是在非不得已情況下才爲之，我們必須堅守人道與和平的立場。

在以上字幕出現的同時，一個富於溫柔的嗓音，輕緩地唸了每一句話。白慕理在聲音消失之後，繼續發言：

「各位在座的本國官員、專家、學者，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士：歌麗美雅的最高當局

接受了元老院的這項決議，決定推行這項政策，我們的目的，也是希望組成世界聯邦，更是爲了人道主義。」

「抗議，我們抗議！」會場中突然冒出一句大而尖銳的叫聲。

白慕理怔住了，銳利的目光朝着發言的方向探索。在弧形會議桌裡排排而坐的人，有一個留着兩撇小鬍子的黃種人，正舉起了手搖擺着。

「正式的討論會議還沒有開始。」白慕理說：「這位是非里斯的黃大使吧？請問有什麼指教？」

「我們抗議你們對待我國僑民的態度，像上次，就有四個人被遣送回國，這還算是人道主義嗎？」

會場上的工作人員，馬上接通了電腦資料檔案，將不久之前四個非里斯人揮動書寫着「９１５」的白布，然後搭機離去的情景，放映在另一張螢幕上。

「這就是了！這就是了！」那位黃德西大使站起來，激動地繼續說：「你們看，這就是貴國的人道主義！」

藍力士看到螢幕上的鏡頭，想起那天到香茉莉住所與她一夕溫存的難忘回憶，他曾經問過茉莉那個「９１５」的數字代表什麼，她只是回答說，那四個人是九月十五日結拜爲兄弟的。現在，當藍力士坐在會議桌邊，觀察着非里斯的黃大使無理的質問，他不禁勃然大怒，眞想站起來轟他幾句。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白慕理鎭靜地說，不愧爲是總理。「我們歌麗美雅要不是重視人道主義，怎麼會馬上把黃大使所指責的事，調出影像資料來放給大家看呢？」

「哦，白總理……」黃德西大使有點慚愧。

「稍安勿躁，黃大使，我國一向是最講信義，最重視人道的。我們有我們的原則和立場。」

黃德西一屁股坐下來，好像怒氣一下子消散了大半。他的扁鼻子却故意抬得高高的，做出一副裝作的高傲，惟恐被看扁，只有儘量表現得自大些。這情形看在藍力士眼裏，不禁暗暗失笑。

「歌麗美雅只是一條船，」白總理繼續以不疾不徐的聲調說：「這條船沉下去了，對整個世界有什麼好處呢？總要讓這條船壯大起來，才能救更多的人。」

會議繼續進行。藍力士桌上的呼叫燈光不斷的閃耀明滅，他知道會場外有什麼突發的事

找到他。他正在想像着前往菲里斯國執行援助計劃的種種情形，回到父親從前結識母親的國度，也許會有一番感觸，縱然不能申請留居國內，也許到了菲里斯自然而然就會習慣。他站起身，走向會場旁邊的走道，一個機器人向他招手，以那滑稽而不倫不倚的脚步，領他到另一個房間去。

總理白慕理講完了話，也一起趕到，使得藍力士感覺到氣氛有些特異。一個保防局的官員，擺着嚴肅的面孔，站在窗邊面對着進來的人說：

「生化醫學實驗中心的史德衛死了！」

「什麼？是史德衛主任？」藍力士不禁脫口而出。室內許多重要官員，他們的地位都還在他之上，而他在察覺自己的冒失之後，才想到保安單位找他來到底有什麼用意。

那個胸口戴着一牌勳章的保防官員詹布朗，一張黑臉閃着油光，激動地說：

「請你們看看傳來的影像，這是醫院的錄影，」他按下了牆壁間的旋鈕。「這不是菲里斯人搞的鬼嗎？」

影像牆上出現了史德衛最後接受急救的場面，他已陷入昏迷狀態，心跳呼吸微弱，緊急開胸更換人工心臟裏面的機件，也告回天乏術，最後他們在他的右手手腕通訊器上綁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菲里斯萬歲！長毛黨要幹掉威脅它的敵人！９１５

紙條上的文字經過放大後，呈現在每個人的面前，衆人都感到吃驚。藍力士望着那個奇怪的數字９１５，他聯想起侵犯茉莉被遣送回去菲里斯的四個男人，到底菲里斯有多少非法入境者居留在國內作亂呢？

「怎麼會這樣？」總理白慕理眉頭皺緊，表情一派嚴肅。

「我們調查過了！」詹布朗說：「他可能誤服了某種藥物，看似自然發病死亡，其實不是。」

「這簡直是公然向我們挑戰！」白慕理喊道。

「有抓到可疑的人物嗎？」藍力士問。

「沒有，我們必須先從他最近交往過的人着手，聽說他與你的妹妹最近很要好。」保防官的視線投向藍力士，神態間顯出懷疑。

「怎麼，你們有什麼想法？」

衆多的目光投向他，使他感受到難以抵拒的壓力。

「她也是受害者呀！」藍力士心慌的申辯著。

「我們知道，」保防官面無表情的說。

「是菲里斯人搞的鬼！」總理說：「我們待會兒找黃德西大使談談，也許他會更有詳細的解說。」

幾分鐘後，黃德西大使出現在門口，當他走進來時，含笑注視着藍力士，彷彿對於藍力士即將出使菲里斯表示感激。黃德西是個典型的東方人，富於擇善固執的傲氣，那扁扁的鼻子，却使他看來像個受氣胞似的人。

「是長毛黨搞的鬼！」在瞭解情況過後，黃德西嚷了起來。「他們屠殺了馬德梭二十五萬人還不夠，還要到這裏來搗蛋，眞他媽的壞透了！」

「別激動！」白慕理勸慰他：「你能不能提供一些線索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儘快抓到這些壞蛋？」

「你們是說有長毛黨潛伏在貴國境內，要問他們在哪裏？」

「你說呢？」白慕理總理說。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黃德西大使的臉上，期盼着從他那兒得到解答。

「長毛黨本來就是我國的敵人，要是我知道的話，我當然會告訴你們，叫你們去抓他們，把他們碎屍萬段。」黃德西說話時習慣地把他的鼻子仰得高高的，在他環視衆人之際，爲了怕自己的威風不夠，還特意地兩手插腰，做出一副憤慨的神色。

場面凝結住了，氣氛很僵，最後總理的視線落到藍力士身上：

「事情已經變成這樣了，還要怎樣，我們對菲里斯國的援助還是照舊進行吧！」

「不過這件事情在國際上傳開來，總是不太好的。」藍力士說。

「已經來不及了。」安全官表示：「有別的通訊社發表了新聞，大概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眞是糟糕！」白慕理皺着眉頭。「不應該把消息洩露出去的。」

第十二章　恐怖份子在那裏？

果然，這件事情馬上引發了國際性的震動，世界各國的電視和報紙，紛紛以最聳動聽聞的報導，說明非里斯的第二勢力滲透進入當前世界第一大國歌麗美雅的境內，進行顛覆活動的陰謀，他們神出鬼沒，隱藏在不可知的地方，伺機破壞或奪取人命。

歌麗美雅總理在發表的對外聲明中說：「由於非里斯國第二勢力長毛黨有明顯的跡象在我國境內製造恐怖活動，我國今後只有以更審愼的態度注意進行安全防護，同時，爲了保持我國與非里斯自由政府的聯邦關係，今後我國更將積極的提供科技、軍事、民生物資，以及人口控制作業計畫給非里斯當局，對於長毛黨的血腥恐怖活動，我們表示最嚴重的譴責。」

電視畫面繼之介紹了非里斯的第二大城馬德梭被攻占之後，全城二十五萬人遭血腥屠殺的鏡頭。那些戴着圓頂頭盔的士兵，在他們廝殺吶喊中，狂亂地揮舞着原始的火器——機鎗和步鎗以及刺刀等等，在那沒有圓拱形氣罩的保護下的城市街道中大開殺戒，殷紅慘怖的鮮血，從每一具哀叫慘呼的人體中迸出來，斷壁殘垣聳立在橫七豎八的屍體間，和紫醬色的天空相映成爲陰森慘怖的景象，在另一個角落裏，斷臂殘肢就像獸類被屠殺過後的集體陳列場，也有白色的腦漿和稠黏的血水在缺了頭顱的軀體間散布着。長毛黨人在勝利的歡呼中，搬運那些殘碎的肉體送上馬車或卡車，預備運往屠宰場加以切割，分配做爲糧食。也有嘴饞的饑餓士兵，當場就啃食起血淋淋的人肉來。

「各位都看到了，非里斯的第二勢力長毛黨是怎樣的一副德性！」總理白慕理繼續出現在電視上，厲聲指責：「長毛黨是一羣野獸魔鬼，實在太可怕了，吃人、殺人，無所不用其極，至於他們的强姦暴行，也是只能說不能看的。」當然，電視爲了避免殘暴的色情場面出現，也就避去不播。

茉莉躺在藍力士的臂彎裏，她怯靈靈的眼睛觀看着電視上面的鏡頭，不禁掩嘴欲嘔，她別開了視線，將自己的嘴唇壓在藍力士的頸項上，輕柔中帶着顫抖，她沒有辦法抑制自己內

心湧動的慚愧與不安，也許靠近一付健壯的身體，可以從他那兒得到些微的安全感。

「茉莉！」藍力士低低地叫着，天花板上的螢幕，仍出現了一幅可怕的食屍場面，那些饑餓如惡魔的長毛黨人，滿嘴鬍鬚沾染着鮮血和腥肉，猙獰的嘴臉讓人看來只覺得他們是人形的野獸。藍力士也不禁看得直想作嘔。

茉莉吮吸着他的頸項，吃力地用手纏住他。

「我害怕！」茉莉說。

藍力士按動床邊的電視頻道轉換鍵，讓螢幕上的可怕場面不再出現，代之而來的是國家歌劇院上演的太空歌舞節目，那些歡聲喊叫的嘴，臉上所流露的愉悅表情，以及背景的豪華雅麗，和音樂的廻腸盪氣，與剛才的情景恰成了強烈的對比。

「不要怕！」藍力士說：「跟我到菲里斯去吧！」

「不過，那邊……那邊不安全吧！」

「我們的援助和支持，對於菲里斯是很大的定力。」

茉莉沉默着，她嫵媚的臉移上來，在藍力士的臉頰邊緊緊地靠著。她的祖國正處在遍地饑荒，烽火四起的情況，她是爲了避難才千方百計移居到歌麗美雅，如今聽他這麼一說，她

倒是有點把持不住。「你不是申請內調嗎！」

「在這種情況之下，怎會有可能呢？」

「那個季安國元老，爲你說得怎樣了？」

「沒有結果的。」

藍力士是個責任心很重的人，也許因爲自己過去的表現特別好，上方也格外器重他，而在目前菲里斯局勢吃緊的關頭，他是沒有理由逃避的，儘管夏綠茵好意，爲他找到季安國元老，企圖爲他說項，而藍力士與季安國之間只是泛泛之交，與夏綠茵也僅是一種情緣的關係，很難有把握使得當局回心轉意。叫他留在國內養尊處優，要他自己開口去向上方要求，無論如何他也絕難辦到，因此，他也就聽天由命。此刻，茉莉的輕柔細語在他的耳畔徒然增加了他的心理負擔。他在過去的許多年，遇到過不少女孩子，他都沒有像現在這般放不下心，離別在即，他的感觸是深重的。

史德衞的去世，對於藍美姬的打擊是頗爲嚴重的。在她剛剛從喪夫之痛中恢復過來，並且她又順利的從醫學實驗中心調往人口局之際，史德衞莫名其妙的暴斃，在她的心湖裏，猶如投下一顆巨彈，直使她茫然無主，震驚加上恐懼。

那張掛在史德衞手腕上的紙條子，署了一個「915」的奇怪數字，正是她在自由女神像裏面的牆壁上所見的——用發光的塗料所寫的數字，也是她曾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四個被驅逐出境的菲里斯男人在臨上飛機時所展露的「印記」，充分的顯示出有菲里斯的恐怖分子在國內作怪。

藍美姬把她與史德衞交往的經過原原本本的告訴調查人員，他們希望從藍美姬這兒能夠得悉更多的資料，以便進行追查。人口局的安全室主任就曾找她去詳談過三次，最後，那位外表嚴厲內心慈愛的凌明利主任，告訴她說：「我們會設法暗中保護妳的，妳儘管放心吧！」

那些恐怖份子到底在哪裏？他們到這裏來作亂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們是怎樣在嚴密的管制下進行活動呢？藍美姬每當想到這些，便不禁毛骨悚然。每天晚上，她躲在自己的房間裏，望著街道整齊光潔的路面、燈座、排排的樹木，以及悠閒的行人與車輛，他們是那樣安詳寧和，這個嚴密設防的國度，保障過所有子民的幸福與安全，而今，偏偏就有那麼多的令人困擾的事發生。

她照樣的上班下班，看顧自己的寶貝小珠兒，帶她到各處去玩，她發現小珠的長相與他的父親越來越像，不僅外貌相似，連走路時右肩膀略微傾斜也看似得自同一的遺傳。

那天，在她的哥哥藍力士出發前往菲里斯的時候，她帶着小珠兒到機場送行。

「舅舅，」藍美姬指着面前的高大人物對着小珠兒說：「他是舅舅。」

藍力士抱起了小珠兒，在她的腮幫上親了兩下。在藍力士身邊的茉莉，以友善和悅的笑容迎着藍美姬，並且伸出了手，藍美姬也伸出手，與她相握了一陣。

「妳是菲里斯人吧！」藍美姬問她。

「是的。」茉莉低下了頭，顯得有些不自在。

「妳不想回去看看嗎？」

這句話倒是說中了茉莉的心事，在她的家鄉裏，正遭逢了巨大的變故，此際心頭纏着萬種情愫，就是不能理得開。在她與藍力士昨晚的相處中，她已向藍力士提及有關家鄉的親友情況，托請他儘可能加以照顧，因爲在那貧窮又逢戰亂的國度，生命與安全隨時都有被剝奪的可能，她雖然渴想着自己能夠繼續與藍力士在一起，甚至與藍力士一起回去菲里斯，現實環境逼得她無法可想，藍力士對她說過的話在耳邊廻盪：「我先去，如果情況許可再帶妳過來看看。」

當然，藍力士的話也許並不含有任何承諾，只是代表一種期許，但她不能太當它認眞，她只能把它埋葬在心底深處，並且化爲對藍力士的祝福。面對着藍美姬的問話和目光，她只有以沉默廻避。

在機場大厦的外面，透過巨型的玻璃罩，可以看見一望無際的荒漠，那是上一個世代所留下的生態大災難的遺跡，飛機場就在圓拱氣罩的外面，旅客出入，必須使用管道接駁，以免使旅客接觸到外面的高熱氣溫。

在藍力士登上出境準備室之前，他瞥見夏綠茵出現在歡送旅客者的行列中，她揮着手，跳躍着，喊道：

「藍力士，你回來一下好不？」

藍力士對於這個女孩子驚人的活躍不由得趕緊作了反應，他快步走過來，夏綠茵却攀着他，在他耳邊故作親暱的講了幾句悄悄話：「我再請季安國元老幫幫忙！」

「妳還想同季元老續前緣吧！」藍力士笑着調侃她。

夏綠茵桃紅的粉臉立時變得鐵青，她白了他一眼，灰色的眼睛閃着不滿與微慍，在她瞥見身邊站着的藍美姬和茉莉之後，她也不作禮貌性的招呼，藍力士作了簡短的介紹，茉莉向

夏綠茵伸出了手。夏綠茵却無禮的不加理睬，看來她似乎以原有西方種族的優越感加諸於可憐的弱小民族。

「菲里斯！」夏綠茵甩一甩她額前的一綹棕色頭髮，近乎輕蔑地仰着鼻子，叫着：「菲里斯人每年要吃掉我們多少糧食呀？」

這突如其來富於攻擊性與傷害性的言詞，直教茉莉顫抖得不知所措，她可憐的眼光投向藍力士，眼淚潸潸而下，藍力士以他粗大的手掌搭在她的肩膀上，向她說：

「姑娘，妳就原諒她一點兒吧！夏綠茵心直口快，一向如此的。」然後，他又朝夏綠茵眨眨眼，暗示夏綠茵少說幾句。

氣氛顯得很僵，夏綠茵並不領情，她跺了一下脚氣呼呼的掉頭而走。藍力士早已感覺到天花板上的電眼不斷地在朝他們這邊掃描，也有其他的官員正在附近注視，在歌麗美雅所有不合時宜的舉措，都可能列入監視紀錄，藍力士身爲政府的官員不能不隨時警醒惕勵。他含着苦笑拍拍茉莉的背部，另一隻手從口袋中掏出紙巾，遞給她。

「擦擦眼淚吧！給人家看了不大好！」

然後，藍力士轉身離開，走向出境準備室，許多團員們在那兒等待，他們早已看見藍力

士所表演的兒女私情的場面，正在暗暗竊笑。藍力士裝作若無其事的與團員們打招呼。

「幹嘛呀？」那個有着菲里斯血統，長得一臉鬍鬚的明月光開他玩笑說：「到了菲里斯有的是妞兒，你又何必這樣想不開？」他那白皙的臉兒與那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成了他的最好標籤。當他的眼珠子在骨碌轉之際，接觸到藍力士的一派嚴肅的眼神，不由得伸伸舌頭，打打哈哈，免得冒犯了藍力士。

第十三章　悲涼的大地

反引力飛機關閉了所有的門窗，進行起飛的預備工作，那條長長的人行大管道也封閉了起來。在飛機的外面是一望無際的荒漠，所有的山脈和地面是光禿禿、黃澄澄的顏色，就似另一個星球的奇異景物。根據比較可靠的分析報告，地球上的環境比二〇九五年的生態大災難時期，已經在逐漸改善中，若是按照當初的情況繼續惡化下去，遲早有一天地球的環境會不適合動物和人類居住，而全部必須移居外太空。歌麗美雅在地球上擁有最佳的保護設備，因此它能夠在世界各國面臨飢荒、動亂之中，獨獨領導羣倫，成爲衆國矚目的燈塔，也是希望的所寄。

飛機掠過原先的美國東岸各大城，那裏依稀可見昔日殘留的建築痕跡，在炎熱的太陽光燻烤下，夾沙揚塵的勁風侵襲下，所有過去曾是輝煌巍峩的高樓巨厦，早已成了頹敗殘缺的火柴盒般的積木玩具，顚顚倒倒淹沒在厚厚的沙海中，文明曾經存在過的遺跡，到底都逃不過時間無情的冲刷，往日繁華成爲過眼雲煙。

飛機最後進入一大片略帶青綠色的大地上空。藍力士探首注視艙外的景色，這個地方，確實比歌麗美雅恢復得快，因此也容易引起別的國家的覬覦，它鄰近歌麗美雅，却一貧如洗，要不是有着外援，這個國家老早便因爲飢荒和疫癘不存在了。相反的，歌麗美雅的外在環境雖然不斷地在惡化，環境改善明顯的跡象當在於綠色植物的重生，然而在歌麗美雅境內，除了圓拱形的氣罩裡面是一片生氣蓬勃的景象之外，在氣罩外面的沙漠却絲毫沒有改善滋生植物的現象，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永久地躲在保護罩裡面生活，終非所宜。

飛機在菲里斯的第一大城獅頭馬降落下來。機場的周圍全是穿着綠色制服的軍人，荷着古老的卡賓鎗把守着，仔細觀察他們的穿着，可以發現除了胸前黃色發光的一塊名牌是整整齊齊的以外，所有的衣物質料都是經過修補過的貨色，滿是補綻與洗不掉的汚漬。藍力士在望遠鏡中看得不禁搖頭嘆息。

「怎麼會這樣窮呢？」在身邊的副官明月光說：「上次我爸爸告訴過我，菲里斯是個好地方。」

「不錯，是個好地方。」藍力士回答說：「有水源、有青草，比我們歌麗美雅完全靠人工化的，要强多了。」

代表團團員在下飛機以後，接受了來自菲里斯國務院有關人士的歡迎。

幾聲朝空而發的鎗響，啪啪而起，菲里斯窮得必須對於能源的運用，做最有效的節約，不能輕易浪費。藍力士從那些面黃飢瘦、顴骨高突的迎接者看出了這個國家多麼需要外援來充實貼補。

「恭喜恭喜！」菲里斯的外交部副部長東先勇上前來握住藍力士的手。「恭喜你上任到菲里斯來。」

「謝謝！」藍力士發現那隻握他的手，是這樣的冰冷，與外面炎熱的天氣是絕大的不相稱，很顯然的，東先勇也許剛從冷氣房裏出來，或是東先勇的循環不良，而有手脚冰凍的習慣。

「抱歉，我們的飛機場設備簡陋。」東副外長苦着臉說。

「沒有關係！」藍力士的背脊和頭額早已冒出了大量的汗，他看見遠遠的一個熟悉的人影戴着太陽眼鏡走過來。他不禁搶先向那人打招呼：「路大使，你也來了，眞不敢當！」路平通是歌麗美雅派駐菲里斯的大使，他那圓圓胖胖的臉上掛滿了如豆的汗珠。

「你可能要擔任大使哩！」路平通向他打哈哈。

藍力士一陣錯愕。他差點笑出聲來，在這個地方擔任大使又算什麼呢？

「謝謝，你的消息可眞靈通。」藍力士隨口應了一句。他領着大羣的團員進入機場大廈。

在這兒接受許多新聞記者的訪問，他們問的問題不外是今後如何來加强兩國之間的關係；對於援助菲里斯國有些什麼計畫等等，此外，對於長毛黨的叛亂擴張活動是否已擬定了周全的對策以協助菲里斯人保衞安全。藍力士無不據他所知的給予滿意的答覆。在這裏他所接觸到的人民已聞到一股恐懼的氣息，他們正隨時擔心着生存的問題，使得藍力士也不禁感到自己也岌岌可危。

從機場到市區，要經過一段地下道，地底車輛是老式的地下鐵，菲里斯處處因陋就簡，它能夠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得因於從前的設施有一部分建築在地下，以至於生態大災難來

臨時，可以封閉通口，人們就躲在地底下苟延殘喘。歷史不斷向前，它也提供了教訓，只可惜人類大部分是健忘的，前人嚐受的苦果到了後人，常常置之不理，爲了在同一的環境下生存，協同合作是絕對必須的，不幸的是有人偏偏要爭搶利益，以致造成兵連禍結，人民也在水深火熱中苦不堪言。

菲里斯全境僅有首都中心區有圓頂氣罩，當然它既是全國的首善之區，這唯一的保護罩就給所有的高級官員與富豪及外交使節人員享用。當藍力士一行人從地下道走出地面時，受到菲里斯人民的熱烈歡呼。

照理居住在首都中心區的人，都應該是享有較佳的物質供應，從這些市民的破爛的穿着和瘦骨嶙峋的外表已然可以想見，這是多麼貧窮的國家。有一些光着上身只着短褲的飢民，以他們凹陷深黑的眼睛，乞憐地注視着這批外來的精神飽滿的援助者，他們的手脚細小，腹大如鼓，以他們顫抖的手鼓着掌，表達他們的歡欣愉快，嘴巴呆張着，甚至無力再發出別的不同語句，只有輕輕的低呼：「歡迎、歡迎！」是他們冒出的唯一音調。

有氣無力的喇叭聲吹奏出來，飄蕩在城市上空，那也許是他們得到外援時對同胞的通告，而不見得是對外賓的歡迎，那些失血的嘴唇咬着吹奏孔，鼓脹着臉使他們原來瘦削的模樣

顯出滑稽式的豐滿，眼神是在經歷飢餓後強行振作出來而發亮着，却是含藏着無限強烈的渴望。

「這些半死人！」明月光在藍力士旁邊耳語着。

「你是第一次外放吧！」藍力士說：「見怪不怪，我是見得多了。」

「人道主義！」明月光自言自語嚷着：「我們要在這裏實行人道主義，拯救所有菲里斯苦難同胞。」

歌麗美雅援助菲里斯代表團，它的辦公室與駐菲里斯大使館是同一幢大樓。在夜晚，當市區裏稀稀落落的燈光亮起時，這幢十五層的大樓却是最令人矚目的所在，在屋頂的上空，還昇起一只大汽球直達圓拱形氣罩的頂端，汽球下面高掛着一排發光的廣告文字：

人道主義是戰勝魔鬼的利器，歌麗美雅的愛，是所有苦難人的希望。

這排文字的確是夠壯觀感人的。當藍力士初初抵達獅頭馬城市時，他與副官駕着車子在市區繞行，幾乎在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街道角落，都可以看見那醒目的廣告！它就那樣自在高傲的飄揚在獅頭馬城市的上空，向衆人誇示歌麗美雅無比的博愛，並提醒人民，歌麗美雅

所給予的好處。

在晴朗的日子裏，藍力士開車出了城市，有時常是聞到空氣中一股焦臭和腐爛的味道，甚至視線也不會十分清明，彷彿有一層薄薄的塵埃織成的網，就飄散在空間，遠方的房舍和樹木、山巒等等，有如霧般的朦朧，也許正因爲到了菲里斯，空氣的成分也不一樣，這個地區的苦難人民成天暴露在沒有大氣罩防護的設備的情況下生活，他們也已習以爲常了，人民早已養成了在艱難中掙扎忍耐的美德，見怪不怪。

那些黃皮膚的人們，在乾旱中因爲流汗，身上已沾染了一層灰黑色的塵埃，看起來就像雕刻出來的泥像，只有在他們走動的時候，約略讓人知道是個有生命的人體，有很多是默坐在枯槁的樹幹下喘息。女人抱着她們的嬰兒，將她們皺癟的奶頭塞進嬰兒的嘴裏，以止住因爲飢餓而發的啼哭，然而只是短暫的吮吸之間，嬰兒一經發現乾澀缺水的奶頭，便又開始另一次抽搐，直到聲嘶力竭，疲倦的睡去。可憐無助的母親，以她們無神的眼望着藍力士捲沙揚塵的車子，彷彿是天國航行的神祇的舟影，如夢如幻般遙遠，迷離，不可企及。

藍力士在冷氣車內看得很難過，他下了車子，拍拍下車時不小心被車門弄髒的白色西裝，走到一個母親的身邊，掏出他口袋中的營養丸，放在那母親的嘴邊，示意她張嘴。

女人動也不動的，只是張着眼睛睇視着天空。

「吃下去！」藍力士說。「吃下去！這是營養丸，對妳有幫助的。」

女人的雙眼一如天空一樣的空洞，趴在她胸前的嬰兒輕微的蠕動着，藍力士彎下身來，摸弄一下嬰兒的背部，並且稍稍翻動一下他的身子，嬰兒從母親手臂中滑落下來，發出沒有聲的哭啼，皺緊的小臉，所有的五官全部擠成一堆，嘴巴的洞洞裂開得大大的，表白着永遠填不滿的飢餓。藍力士把營養丸塞進女人的牙縫裏。

「吃呀！妳吃呀！」

女人沒有反應，像一具木頭。藍力士用手在她的兩眼前面揮動了幾下，那汚黑的臉毫無表情，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死了！」在藍力士後面的明月光發出了聲音。「我們快走吧！萬一染上疾病可就不好玩的。」

「這一區沒有傳染病在流行，你怕什麼？」藍力士說。

「難說！飢荒與瘟疫，永遠是孿生兄弟。」

藍力士不知所措地抱起了痙攣的嬰兒，他很想將他放進車內，在車子後面另有一輛破舊的卡車停下來，那是菲里斯的防護隊，一個穿着綠色制服的人員跑過來，向他舉手爲禮。嚴肅地說：

「放下，請放下！」

「放到哪裏？」

「放回樹幹下。」

藍力士望望那具僵木的屍體，兩隻眼睛似乎還在望着他，藍力士將嬰兒放回去，不解地抬頭望着那個防護官。

「爲什麼要這樣？讓他死嗎？」

「那是違法所生的嬰兒。」防護官指着其他的樹幹下奄奄一息的蠕動斜躺的人體。「他們得不到口糧配給，只有自生自滅。」

「但是，我們已經帶來了物資援助。」

「援助是有限的，不能無限制的供應這些多餘的人口。」防護官指着自己胸前的名牌做自我介紹：「我是繆天華，執行保衞人民的工作。」他說這話的時候好像在唸一段神聖的文字，表情是莊重而嚴肅的。

熱呼呼的風，從不知道的方向吹來，藍力士週身感到黏黏的汗液往外冒，他呼吸到空氣中所含有奇怪的稠濃的雜質，還有帶着幾分令人欲嘔的腥臭，他的腸胃在翻絞，眼前所見的瀕死的或已死的難以分辨的人屍，和生活在歌麗美雅保護罩下的生活，眞有天堂與地獄之別。

「團長！」那位防護官說：「請你到永康鎭去看看，那邊的情形是不同的。」他指着前面右邊的一條岔路。

「還要糟嗎？」

「不，那邊才是你應該去看的，你不應該老是看醜陋的一面。」

「他們爲什麼要在這裡等死？」藍力士指着樹幹下無聲息的飢民。

「他們等待獅頭馬城市的人開恩施捨。」

藍力士上了車，繼續往永康鎭的方向駛去。反正在他過去所到過的國家，多的是同樣相同的悲慘情況，即使他懷抱着所謂人道主義的精神想要救助更多的人，也是無能爲力。他只有奉勸自己麻木些。世界上的美好事物原來只是爲某些特定的人存在的。

永康鎭是一個新興的都市，由於它有豐富的水源，適合動植物的生存，這裡已不似獅頭

馬郊外的恐怖。天氣不斷地在改變，在過去一百年來，菲里斯曾是極度嚴寒乾旱的地區，如今有些地方却一反常態。獅頭馬原來也是較爲低濕的所在，因而成爲菲里斯的第一大城，當二〇九五年全世界生態大災難來臨前，獅頭馬人口是一百萬，在建立菲里斯唯一的一座圓拱氣罩之後，它收留了刼後餘生的三十三萬人口，如今却又超出了百萬大關，却沒有想到獅頭馬成爲一座孤城，由於環境的變化，保護罩周圍一部分的平原區域已成了沙漠形態，好在獅頭馬靠了地下水及臨近城鎭豐富的水源來援濟，否則獅頭馬將成爲一座廢城，無人可以在此居住。

藍力士的車子越往前去，所看到的綠色植物也就越多，空氣中仍然瀰漫着一種看不見的微粒，以至於遠方的景物看起來都像隔了一層紗，這情形比起歌麗美雅來說，可能要好一些，歌麗美雅完全靠了高度科技所達成的人工化的居住環境，水源來自海水淡化系統，在歌麗美雅任何一個保護罩外面，都是乾旱不毛之地，除了偸渡者經年累月設法在大氣罩外面忍受惡劣環境，以便設法潛入以外，很少有人會在保護罩外面生活。

在藍力士所到過的國家中，百分之八十的地區人民都有簡單的保護罩，外面的環境或多或少的都有適當的水源及植物，即使人們離開保護罩，也不至於完全陷入絕境。

永康鎮是清一色的矮房子建築。男人女人和小孩，好奇地觀望着一輛電子汽車的闖入，他們的膚色已因爲長久曝曬太陽光，變成黃裏帶黑，雖然營養不良，却還有幾分生氣。

「歌麗美雅萬歲！」許多人舉手歡呼。

車子外面那排醒目的文字「人道主義是戰勝魔鬼的利器，歌麗美雅的愛，是所有苦難人的希望！」似乎發生了作用，在這個城市裏激起了廣大的廻響。即使街道上荷鋤挑擔的農夫，他們微笑的臉上，都有一股興奮和喜意。但是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仍是躺臥在樹蔭下哀哀無告的飢民。他們所需要的不外是塡滿肚子的空虛，其他以外的生活條件，完全不在考慮之列。

許多可以走動的人，從自己躺臥的舖位站起來，伸出長長的手，討饒求乞似的對着藍力士的車窗，喊着：

「救救我們吧！救救我們吧！」

藍力士想到身在歌麗美雅的舒適生活，水龍頭一打開就有咖啡牛奶及果汁等食物流出來，他的妹妹藍美姬生病的小貓都還可以住院享受免費的醫療，與這裏的情形相較，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沒有一付悲天憫人的胸懷，要他到這兒來面對這些畜牲都不如的人類，他是

無法支持下去的。

藍力士下了車，他取出預備好的營養丸，開始分送給那些飢餓的人。在藍力士車子後面跟隨着的車子也停下來，繆天華——那位執行保衞人民工作的防護官，伸手取走藍力士手掌中的幾粒營養丸，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往自己嘴巴裏面送。而後叫嚷着對着那些不解其事的飢民做了示範：

「這是營養丸，好吃的東西。」

藍力士的副官也從車子裏搬出一箱營養丸，開始分送。那些油膩膩，污髒髒的手拿去了營養丸，以奇怪的表情咀嚼着那糖果似的東西，教他們沒有法兒相信這小小的食物有多大的能力可以療飢。有人嚐了嚐還從嘴裏把它吐出來。繆天華看見了，迫不及待的彎下腰去撿起來，在他的髒制服上揩了揩，小心翼翼的放入口袋裏。

「傻傢伙！這麼好的東西，還不要？我帶回去自己用。」繆天華的手再度伸向那隻紙盒子，抓了一把，又往自己口袋送，一副貪饞相流露在他臉上。

永康鎮所表現的「富足」就在於四外的豐富水源，和它四周的茂盛蓊鬱的各類植物，地球上在經歷生態大災難之後，大半的地表都受了重創，幸而幾十年來，由於大地的自行修復

作用，有些地方已逐漸恢復了生機，開始由綠色植物製造供應清新的空氣，也就因爲這樣，地表上沒有防護罩設備的地方，人們才能倖存下來。

現在藍力士所看到的却是他歷次派駐國外所見的例外。這裏的人，過着的是原始的農業社會生活，所有在有圓拱氣罩設備裏的起碼現代化產品諸如電視、氷箱等，在這裏全然用不上，只有經過改裝修補過的車輛或耕耘機，使用汽油代用品，以緩慢的速度行走在街道或田野間。難民繼續湧到，各自尋找自己的土地進行開發種植。

「永康鎭所以能夠繁榮起來！」那位防護官繆天華指着豎立在田野間的一座巨型的石碑說：「就是因爲它的地底下埋葬了豐富的垃圾和各種動植物及人類的屍體，腐爛的東西，使這裏重新有了生機。」

環顧永康鎭這個逐漸在衰頹中興起的城市，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謀生的人，當以往的工業文明在世紀的大浩刼中被摧毀之後，人們重新回到大自然，倚賴原始的大地求取生活所需。苦難的生靈爲了塡滿肚子，躲避風雨和炎陽，就得像古往人類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當然，也有一部分的殘餘工商業如紡織、鐵器，或小型工廠在鎭內開設。有一家經營很好的工廠，就是靠着挖掘埋藏在地下的垃圾堆剩餘物資如電子零件、罐頭殼、舊沙發、舊家具

、廢汽車等等東西而大發利市。

以後幾天，藍力士繼續巡視其他的城市和地區，這個遭遇戰禍蹂躪和飢荒蔓延的國度，正是所謂「第四級貧窮國家」，所有的人民，都生活在恐懼無告的慘境，那些乞憐的眼光，一隻隻骨瘦如柴的手，正是對着來自歌麗美雅的救援恩人投出了無窮的希望。

由歌麗美雅空運及海運過來的救濟糧食和醫藥物品，陸續分送出去。藍力士幾乎夜以繼日地在工作奔忙，他接觸到菲里斯的各級官員以及民間人士，他們所要求的，無非是更多的物資，以塡滿他們的貧乏。

其實，以大自然的「外在」條件來說，菲里斯的土地及空氣，都要比歌麗美雅恢復得快，也許歌麗美雅在上一個世紀間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對於環境的破壞也就越大，幸而它有良好的防護設備，使得人民生活在無憂無慮的溫室裏，和菲里斯的情況儼然成了對比。

第十四章　迫近的威脅

菲里斯的國防部長李維望着玻璃牆上所畫出來的戰況圖，咬着煙斗沉思着，在他決定給歌麗美雅援助菲里斯代表團團長藍力士打電話時，忍不住用力噴出了嘴裏的煙霧，好像發洩出胸中的一大串情緒一般。

幾分鐘後，李維出現在藍力士的辦公室，他臃腫的臉顯得過份的嚴肅，而似隨時都在跟誰生氣一樣的，令人望而生畏，他很客氣地向藍力士行了一個軍禮，然後坐到沙發上，好奇地望了望這間設備豪華的辦公室，那具影像電話及文件傳眞拷貝機，最引起他的興趣。

「李部長，什麼風把你吹來的？」藍力士坐上了沙發，靠在李維的旁邊。

有一個機器人從壁櫥間的一個水龍頭開關，接了一杯茶就擺在茶几上，讓李部長一下子愣住了。

「謝謝！謝謝！」李維望着機器人的靈活動作，却忘了應該在說話時面對藍力士，否則他等於是在向機器人說謝謝，表錯了情。

「不謝！不謝！」那機器人說：「對我們機器人不必來這一套。」

藍力士笑了起來，發現李部長滿臉通紅。

「菲里斯人喜歡喝茶，有客人來先端茶，」藍力士說：「這是老規矩。李部長，還想喝點咖啡嗎？或是果汁？」

「嗯——」李維頭額上的汗珠冒得很茂盛，也不禁用手背揩了揩。「不必，不必！」他侷促的說。

機器人却已從水龍頭開關又接了一杯咖啡就擺在藍力士的前面，直把李維看得目瞪口呆。他用力吐着煙，以緩和他的緊張與不安。

李維肥肥的臉堆起諂媚的笑，他豎起一根拇指在藍力士的面前說，說：

「歌麗美雅眞行，眞棒！」

藍力士端詳着他，希望在李維的臉上搜尋到蛛絲馬跡，他喝了一口咖啡，眼睛轉移到電視牆上所顯現的援助菲里斯的各項統計數字，他在忖度這位國防部長的來意。

「嗯——是……這樣的……」李維有點口吃，也許是過份的嚴肅，使他緊繃的臉皮看起來微微起顫。

「你們需要軍援？」藍力士一語道破。

「對的，爲了保衞人民的安全，不再受長毛黨的威脅，我們需要更多的武器。」

「很抱歉，根據援助條例……」

「我請求你！」國防部長從口袋裏取出一盒錄影帶，對藍力士說：「這是長毛黨在我國境內危害作亂的紀錄片，你可以看看，我們的確需要軍援，如果沒有軍援，說不定長毛黨很快的就會攻打到這裏來！」

「我必須請示我國的主管當局才能做主。」藍力士說：「我們並沒有軍援的例子，我們是爲了和平，爲了人道，我們不抄襲老美所犯的錯誤，這是我所了解的。」

「你看看錄影帶吧！」

「不，我已經有了印象，我們的電視也播放過了。」

「你難道不能了解嗎？」

「我了解。但我是屬於經濟發展部的援外司，並不屬於國防部。」

「那麼我請你向貴國的國防部轉達這項意見。我們原來以爲你們的援助一定會考慮到這一點。」

「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接到任何軍援的訓令。不過我會儘快的請示。」

「我們曾經透過別的關係請求貴國伸出援手，但是沒有結果。」

「你是說，你們已經通知我國軍事當局？」

「我國駐貴國的大使黃德西，曾經爲了這件事晉見過貴國的總理。這是在你剛剛抵達敝國的時候。」

「既然已經是這樣了，還有轉寰的餘地嗎？」

「據黃德西大使說，貴國的白慕理總理曾留下了一個交換條件，就是要在我國推行百分之百的人口控制，所謂百分之百，就是照貴國境內所實施的模式，只有這樣才不致因爲人口的增加造成更多的難民。」

「這樣我明白了。」藍力士說：「我會儘量爲貴國爭取，據我的觀察，我也了解貴國目

前的情勢非常緊迫。」

「的確是非常緊迫，如果沒有軍援，一切都是空談，所有的努力都將功虧一簣。」藍力士深沉地點着頭，他將那盒錄影帶小心地放入電視放影機裏。李維盯着說：

「這是最新的資料，你看了都會掉眼淚，吃不下飯的！」

國防部長李維咬着煙斗站起來，藍力士從壁櫥裏取出一盒營養丸交到李維的手上說：

「這一盒給你！」

「謝謝！」李維伸手接過，他臉上緊繃的肌肉微微鬆弛，露着微笑。好像他已完成了一件很難的任務，而後邁步走出。

藍力士沒有看完錄影帶便關掉了它。他開始拍發密電。

致最高軍事委員會：

由於菲里斯軍情緊急，長毛黨逐漸威脅侵吞菲里斯北部區域富庶的地帶，請給予必要的軍事支援，以便適時保障菲里斯人民的安全。

歌麗美雅駐菲里斯援助代表團　團長藍力士

半個鐘頭之後，回電很快的來了。大意說，當局正在召開一項秘密聽證會，審查派兵前往菲里斯支援作戰的計畫，由於歌麗美雅避免太過明顯的干涉他國內政，關於軍事支援即將採取的方式必然是作戰機器人的參戰，及其他槍械彈藥的供應，請即刻部署有關的支援接應措施，隨時等候通知。

藍力士高興之餘，發了一個電話到菲里斯的國防部，部長的機要秘書以激動口音說：

「剛才……剛才我們的部長遭遇了不幸……車子在馬路上炸毀了。」

「什麼？」藍力士愣住了。

「他受了嚴重的燒傷，正在聖母醫院急救。」

藍力士的車子趕到醫院時，看到裏裏外外佈滿了走動的便衣人員。一個滿臉鬍鬚的傢伙，從口袋裏掏出了他的證件，那上面的徽記告訴他是歌麗美雅安調局的人員，在那位安調人員旁邊站着一位菲里斯的防護官，他覺得有點面熟，再看看那人胸前的名牌「繆天華」，他猛然想起是那天隨着他巡視郊區及永康鎮等地的防護官。

「怎麼這樣呢？」藍力士問：「有沒有希望救活他？」

「不死也殘廢了！」繆天華說。「藍團長，你能不能說明一下，你們最後一次見面時談

了些什麼？」

「只是例行的公事，歌麗美雅的立場你們是知道的，我們是人道主義的擁護者，我們一直在推行和平政策。他是來要求軍援的。」

那個滿臉鬍鬚的歌麗美雅的安調員，以懷疑的眼光審視着他：

「他不應該到你辦公室的。」

「大概是吧！」藍力士說，「也許有別人跟蹤上了他。」

「我們要好好調查，」安調員說：「我們想弄清楚他在你辦公室的最後談話情況。」

藍力士與那位叫華立平的安調員在醫院的緊急救護房外面停留了一下，他們只能從電視螢幕上觀看躺在床上接受急救的國防部長的情況。許多醫生護士在忙忙碌碌，對着插上氧氣管的一具人體，進行必要的處置。

幾分鐘後，藍力士與安調員回到辦公室，藍力士將剛才與國防部長談話的錄影播放了一遍。

華立平仔細地看着每一個畫面，最後他將畫面凍結住。

「你看看他的領帶？」華立平叫了起來。

畫面改用近距離的放大定影，就在國防部長的領帶上發現了一個可疑的發光斑點，那可能就是被用來做爲追蹤器之用的隱藏設施。華立平就將那盒錄影帶取去，以便進行研究。

這個突如其來的事件發生後，再度震動了菲里斯的人心，以至於國際視聽。在歌麗美雅的首都太陽城所召開的緊急會議，終於有了決定，由歌麗美雅的元老院發表了一項嚴重聲明，表白關切菲里斯的內部動亂情況，爲了解決與日俱增的菲里斯人民的生命威脅，終於決定實施大規模的軍事援助。

聲明中並且嚴詞譴責菲里斯長毛黨的可惡，對於長毛黨泯滅人性的暴行，呼籲國際人士一致聲討。歌麗美雅決定派遣機器人部隊來參加作戰，協助戡亂。

午夜時分，藍力士在他的寓所裏批閱有關的文件。當他接到有關自己國家即將實施大規模軍援的訓令後，他覺得自己肩頭的重擔加大了，在他內心深處所隱藏着的對長毛黨的恐懼大概也是由於他自己的間接接觸——菲里斯國防部長的身受重創，以及從電視上所見長毛黨的恐怖暴行，他們不惜在飢荒中獵取人肉來果腹，這是何等悲慘可怖的情景。

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世界性的生態災難後所造成的空氣不適合呼吸、土地貧瘠、農作物和其他動植物等恢復舊觀的緩慢，人類爲生存，不得不狗急跳牆，所有殘存的原始獸性

全部出籠。

上個世紀的災難一直延續到了某些地區，所造成的後遺症，是足夠令人毛骨悚然的。他疲憊地靠在安樂椅上，想着故國的人與事，藍美姬在喪夫之後所遭遇到的挫折，那個菲里斯少女茉莉，以及鍾情於他的夏絮茵的妹妹夏綠茵，在歌麗美雅即使再悲哀的事看起來都帶着美感，不像在菲里斯，一個千瘡百孔、隨時瀰漫着恐怖與死亡的國度，充滿了驚悸與悲慘。

影像電話突然響起來，除了菲里斯的最高當局使用這條特別熱線在與藍力士連絡之外，是不會有別的人使用的。藍力士按下了鍵子，影像幕上出現的是菲里斯的總理林木大，他很客氣地向藍力士說：

「對不起，這麼晚了打擾你！」

「哪裏，哪裏，林總理！」藍力士陷入沉思中的眼神一下子發亮了起來，精神爲之一振。

「是這樣的，藍團長，我們的安調人員在國防部長的座車裏發現了奇怪的痕跡，也許您可以加以說明。」

「是什麼回事？」

「就在國防部長的座車鋼板上，發現了幾行白漆的字，寫着你的名字，並且要你小心。」

「上面怎麼寫？」藍力士爲之心驚。

影像幕上顯示總理正在召開內閣會議，一大羣的人在大廳裏挑燈夜談。總理的影像再度成爲近景，他灰白的頭髮配上他多皺紋的臉，以及那憂戚的表情，讓人覺得他的心事重重，他清清嗓門說：

「我們正在開會，討論應付內亂問題，剛剛貴國的安調局送來報告，發現了可疑的情況，我們必須儘快通知你，我代表菲里斯向你表達感謝之意，以下由貴國安調局局長向你說明情況，他現在人在這裏，幫助我們調查處理這件事。」

安調局長羅桑達是一個嚴峻古板的人，當他出現在螢幕時，臉上的表情出奇的難看，好像藍力士做錯了什麼事，正要對他發發脾氣。

「我想問你一件事，你是不是認識一位叫香茉莉的菲里斯少女？」

「哦……」藍力士感到事情有點突兀。當他定下心來仔細看着安調局長那副興師問罪的

樣子，才有點恍然醒悟。安調局莫不是以爲他的交往有問題。他茫然地應着：「我是認識，我在歌麗美雅認識的，怎麼？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是，我們發現她是菲里斯的叛黨，在歌麗美雅從事非法活動！」

「我的天，眞有這回事嗎？」

「我們只是初步證實！」

「現在人呢？」

「已經走了！到菲里斯來了！」

「羅局長，您特別告訴我這件事，有什麼用意嗎？」藍力士有點沉不住氣，嗓門也加大了。

「只是提醒你，今天菲里斯的國防部長車子被炸毀，是到你辦公室訪問之後才發生的，希望……」

「你是暗示我，我有嫌疑？」藍力士不禁大聲吼起來。

「你的錄影帶上說明，你遞給李維一箱營養丸，我們要好好的查證一下。到底出了什麼差錯？」羅桑達不疾不徐地說：「你少動怒，我說的就是實話。你再看看另一個鏡頭！」

螢幕上繼之出現國防部長被炸毀的氣墊車全景，却在車子的底座發現了兩排字：

菲里斯是屬長毛黨的！

藍力士要小心！　　9 1 5

「現在你該明白我講話的用意吧！」

「我是受威脅的人。爲什麼你們不明白？」藍力士惱怒。對於安調局的活動，他最是看不順眼，如今他所唯一害怕的是：自己成了被調查的對象。至於安調局的作業情況，他是略有所聞，它參與海外的各項活動，有如當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做的一般。

「我們是很明白的，就怕你自己不明白，你踏進了陷阱不知不覺！」

「你憑什麼這樣說我？」

「香茉莉！」安調局局長羅桑達將香茉莉的照片放在螢幕前對着藍力士。

他定定地望着那雙含情脈脈的眼所透出來的柔媚的訊息，彷彿驟然之間茉莉就在眼前注視着他，他開始懷疑自己過去的遭遇是否被預先擺佈了，那四個被驅逐出境的菲里斯人說是她哥哥的朋友，難道茉莉眞的牽扯到政治漩渦裏面去，他接近她，不是一種偶然？

在沉寂了半晌之後，電視螢幕再度出現羅桑達那張看起來令人厭惡的扭曲的臉，藍力士

却佩服對方的耐性。他只有靜靜地領受安調局的訓話。

「藍團長，你要知道，組織是很器重你的，你千萬別讓人失望。我們期待你的支持合作。你跟香茉莉很要好，她却跟署名『九一五』的人關係密切，我們想了解『九一五』到底是什麼東西，是不是長毛黨的代號？」

那個神秘的印記確實是困惑人的，藍力士回想前前後後所發生的事，感到自己岌岌可危。面對安調局局長的詰難，他開始軟化了。茉莉，茉莉，難道她會是猜想中的毒玫瑰，而不是清純幽香的茉莉？

「羅局長，」藍力士說：「現在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請隨時跟我保持連絡吧！」

「保重，保重。」

第十五章　如蛆蟲般的飢民

獅頭馬城即使在夜晚燈光輝煌的時候，它在廣大的野地之間，看起來仍只是一座小燈籠。藍力士的飛行車巡行在上空，俯望著菲里斯的首府，他心裏老大的憂戚是難以排遣的。

獅頭馬比起歌麗美雅的太陽城，就像螢火蟲對上電燈泡那樣可憐見的。假如再看看圓拱罩子裏面的內容，更不知道怎樣來形容它的差異，恐怕以歌麗美雅的人的生活水準來說，這裏可算是地獄之城，至於那些沒有天頂罩子的地區，人民所過的流亡困苦、戰亂、飢餓的日子，只能說地獄中的了。

大批的難民如潮水般擁擠着，湧向獅頭馬，在每一條道路，雖然都有餓殍倒斃，却也有

來求取生存希圖衝進裏面攫取食物的人，遍地如蟻的兩足動物，蠢蠢欲動，張舞着雙手，以他們飢渴又憤怒的眼光射向天空，注視着那可望不可及的飛行機。

暴動是在深夜兩點鐘起來的。藍力士接到電話時，正在睡夢中，夢見回到歌麗美雅與妹妹藍美姬，還有茉莉相處一起，喝着從牆壁間自來水管流出來的果汁。只是一下功夫，他必須披衣而起，去面對着那些如蛆蟲般活動的飢民。他的眼皮還是澀澀的。

「你們沒有警戒嗎？」藍力士問他身邊的防護官繆天華。

「這是一次意外，在半夜發生的意外。」繆天華說：「我們的警戒太過鬆懈，以至於發生了事故。所有的飢民不一定都是飢民，有很多是長毛黨的人。」

從空中看下去，那些在月光下行走的人羣，步履蹣跚、穿着破爛，聲音即使再大，也掩飾不了他們的虛弱與疲憊，藍力士聽見他們喊叫着：「給我們食物，給我們食物！我們要吃東西！」他只能把那些人當做是畜欄裏嗷嗷待哺的野獸以減輕他心頭的不安。

大批大批的營養丸，從天空中灑落下來，讓那些飢渴萬分的人獲得及時雨，有些滿足的呻吟從每一張嘴中發出來，交織成低沉而又遼遠的迴響。

鎮暴組的飛行機盤旋在獅頭馬城外的上空，對着飢民軟硬兼施，先是投以營養丸，再是

噴灑使人暫時發昏的藥劑，那些不知足的暴徒，一直想靠近圓拱牆企圖騷擾破壞，此刻都一一躺倒地面。

「救濟品已經運到了。」藍力士的耳機中傳來了話：「營養丸不能填滿他們肚皮，還是靠現成的食物比較好吧！」這是他的副官明月光的聲音。

幾架巨型的運輸機，出現在天際，藍力士開始向底下的難民廣播。

「歌麗美雅的救濟品來了，請大家忍耐一下吧！」

如水的人潮不斷的洶湧着，朝獅頭馬城擠迫，在前面一片躺倒的人體前面停止，却又緩慢蠕動前移，似乎在試探着鎮暴者的耐性，那些持着麻醉鎗的衞士，儼儼地站着，眼睜睜看着一批批的兩足動物在吶喊着、狂舞着，連衞士們自己也覺得手足無措，他們因爲營養不良而又必須執行煩重的任務，與暴民的對峙僵持，終究使人神經緊張、肉體疲累，更何況那些可憐的同胞又不是衝着他們而來，僅是爲了尋求起碼的溫飽而已。

「暴動是怎樣起來的？」藍力士問身邊的繆天華。

「謠言！有人散播謠言，說是獅頭馬要開放給所有的人進來。於是所有的難民都從四面八方趕來了，眞是可怕。」

藍力士的飛行機停在一處廣場上，他走出來，看見菲里斯的總理林木大也趕來了，他咬着煙斗，在指揮衞士佈陣防衞，並吼叫着：

「小心，守住你們崗位，不要讓他們再前進了。」

藍力士在林木大總理肩膀上拍了一下，歉然地說：

「林總理，讓你多操心了！」

林木大回過頭來，驚喜地抓住藍力士的雙臂，藍力士指著天空上逐漸靠近的飛行運輸機說：

「來了，救濟品來了，你們可以放心了。」

「這些畜生！」林木大噴了一口煙，抬頭瞄了一眼已經開始降落的運輸機。「總算有人來餵你們的嘴巴了。」

救濟品很快的從運輸機裏搬運出來，就地分送出去，林木大總理以不滿的聲調對著麥克風廣播：

「各位同胞，請安靜，請守秩序，你們需要的食物已經運到了，這是歌麗美雅好意送來的救濟品，你們每個人都會有一份，請無論如何一定要守秩序，不要爭先恐後。」

藍力士在人叢中幫助分送有關的物品，那是一盒盒用透明的塑膠罐頭包裝起來的食物，裏面是濃縮過的肉類、菜蔬和穀物，那標籤上註明是「人上牌」，藍力士記得妹妹藍美姬養的貓就是用這種牌子。

難民們伸長著脖子排隊等候着拿取食物，衞士們拚命吹哨子，以維持應有的秩序，林木大總理的廣播一次一次地重複着，嗓門兒幾乎都已發乾，面對一羣羣衣服藍縷、蓬頭垢面、形容枯槁的傢伙，他已盡量利用歌麗美雅的救濟品的吸引力，來宣揚提醒難民，不要忘了在領取救濟品之後，趕快進入預先安排好的運輸機，以便送他們到別的地方去。

「菲里斯要繼續站起來，有賴各位的支持。」林木大總理在麥克風上廣播說：「請大家到別的地方去求生存，開墾土地，我們的外援已經到了，只要我們同心合力，不怕不能渡過難關。」

藍力士也使用無線電指揮他的團員分散開來，在四處分頭進行發送救濟品，以免擁擠。

那些饑民們在歡天喜地得到食物之後，紛紛按照指示進入運輸機裏，直到裝夠了數目，這種可以垂直起飛的巨型運輸機，便又飛上天空，將他們送到指定的難民區去。

男人拖着女人和小孩，有氣無力的掙扎着，以他們枯若柴枝的手在領取到每人一份的食

物之後，有些還不知足的徘徊在場邊，要求更多的食物，那種「人上牌」的發亮的漂亮的包裝，已夠他們目眩神迷，有人就當場打開來，迫不及待的吃了起來，那狼吞虎嚥的樣子，使藍力士想起野獸爭食的情景。還不如藍美姬家的小麗吃東西時的斯文。

食物！食物！這些人腦子裏所唯一存在的渴求便是食物！藍力士站在一處坡地觀看着混亂的救濟場面，在他的心頭深處想着，歌麗美雅的榮光是閃閃發亮的，照耀在苦難的人身上，援外部門所要負起的拯救事業，正是人道主義的貫徹實施，然而，那些恐怖的如潮水般的饑餓人羣，每一張嘴巴所能吞噬的救濟品就像無底洞般難以塡滿，有人爭搶著從別人手裏奪得別人的一份，然後咒罵聲掀起來：

「該殺的，搶了我的東西！」

「你臭美！東西又不是你的！」

一陣子拳打脚踢，總有人會被揍得軟叭叭的躺在地上呻吟。在這種情況下，好心的衞士們會走過去扶起那個弱者，並重新塞給他一包救濟品。混亂是必然會發生的，所有的爭執，都只是因爲人類原始的求生本能而起的。

藍力士腦海裏盤旋着香茉莉的影子，此刻她應該到了菲里斯，不知道她現在的處境如何，是否正如安調局局長羅桑達所說的，香茉莉是長毛黨派駐在歌麗美雅活動的份子之一？那張清純而質樸的臉，充滿了柔媚，彷彿帶着芬芳，他對她的了解不多，却又那樣地使他無法忘情。

藍力士的副官透過麥克風在嘶喊着：

「人上牌，人上牌的東西最好吃，大家好好的享用，別再鬧事了！」

明月光興奮地施放了一只發着黃色螢光的汽球，在汽球冉冉上昇之際，一長條寫着如下標語的發光的文字也跟着垂掛下來，看起來是何等的壯觀：

人道與和平是歌麗美雅的宗教

苦難的人請來皈依

突然，那只飛得高高的汽球砰的一聲爆炸了，於是，汽球隨着廣告文字牌子直墜地面。

「怎麼啦？」明月光叫嚷起來，用力跺着脚。

下一瞬間，在明月光前面的一個分送食品處的地方，轟然一聲巨響，火光四射，頓時血肉橫飛，驚呼與哀號之聲此起彼落，藍力士正好在附近，當他趕到時，看見那些血淋淋斷臂缺腿、開膛破肚的人體，他不禁嚇呆了，明月光手抱着膜部，痛苦地咬着牙根喊着：

「肚子，肚……肚子……」

藍力士蹲下來，打開他的衣服查看，只見一團殷紅的血肉，就像一鍋的冒泡滾動的新鮮的畜牲肌體或內臟，整個傾流出來，嘩啦一聲，腸子與裏面的器官就洩流滿地，明月光的兩眼直直地望着天上那只銀白冰冷的月亮，顫動着嘴巴，彷彿要喊痛，却沒有喊出一點聲音，終於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藍力士別開了臉，用衣服將他殘破的肚皮蓋好，繼續衝進人潮裏進行指揮急救。

正在他忙得暈頭轉向，汗流浹背之際，他的肩膀後面伸過來一隻手，拍着他，他回頭，看見的是一張强作歡笑的臉，染滿可笑的油亮的汚漬，那就是來自歌麗美雅的安調員蘇立平。

幾分鐘後，藍力士與安調員出現在菲里斯總統天上人的官邸，在座都是菲里斯的政要，還有歌麗美雅的大使和安調局局長羅桑達也都來了。

「現在事情已經這樣緊迫了，」天上人說：「獅頭馬必須做徹底的安全防衛措施，以免再發生不幸。」

「我們打算在城外埋設地雷，」總理說：「這是最好的安全警備措施，另外派兵到城外

的重要據點駐防，所有其他的城市，也要進行戒嚴。」

一幅巨大的電子標示圖出現巨牆上，顯示出長毛黨已經佔領的城市。國防部副部長王霸空，以瘡癤的嗓音指着那幅被黃色標記所吞噬的地圖說：

「全國一百二十個城市，已經被佔領了一百零三個，差不多是……是十分之九了，面積是百分之七十八，再這樣下去，很不樂觀，剛才的救濟難民措施，已經抓到了六個長毛黨，由於他們的進行破壞，使得我們損失了九名衞士，還有重傷的難民和其他人，正在醫院中……」

「在急救嗎？」總統問。

「沒有。」總理的煙斗冒着煙，顯得他心裏就像被火燒着了一般。「他們只是被送到醫院裏，醫院……也等着接濟。」總理的目光投向藍力士。「我們也需要醫藥方面的救濟，貴國送來了食物是……是不夠的。」

在場的大使路平通，從他西裝口袋裏取出一只晶片，將它插進雷射放影機內，對總統說：

「這是剛剛接獲的我國總理的訓令，請大家仔細瞧瞧聽聽也許可以了解我國的立場。」

雷射放影機原是歌麗美雅贈送給菲里斯總統使用的，當機器開動之後，空中立時映現了歌麗美雅總理那張白裏透紅的臉，微帶笑容，他整個身子就像站立在室內講話：

「菲里斯目前所遭遇到的緊急困難，我國當局必然會盡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協助解決，對於拯救饑民，敉平叛亂，實在刻不容緩的，根據報告，長毛黨佔領的地區都是貴國的精華所在，我國的機器人部隊將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趕到支援作戰，但是貴國一定要遵守下面這一條件：對於今後人口的控制一律依照我國的方式處理，以免造成人口爆炸所導致的各項問題。這是我國堅持的一貫立場。」

「但是，但是……」總統急急地搶着說：「我國已經在做殺嬰兒的工作，我們的人口管制也是相當嚴厲，我們規定不准再有過多的人口，每個生小孩的母親都要經過核准，否則，我們不准她生育，不配給她口糧，讓她自生自滅，除非她有天大的本領才能生存下來，否則，剛出世的嬰兒是註定死路一條，在獅頭馬城市的郊外，各位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許多餓殍，那就是我們過去所進行的控制措施。」

「這樣還是不夠的。」路平通大使說：「要按照我國的方式。」

「你可以再說明一下嗎？」

「過去遞給貴國的備忘錄已經提到過，那就是每一個人在到青春期的時候，就要加以『生育封鎖』，直到人口數額與生產的數量平衡，不再發生饑荒的問題，當有人需要養育孩童時，才設法打開『生育封鎖』，換句話說，我們要做到絕對嚴密的生育控制，而不是網開一面，等事情發生以後，才用配給口糧的方式來處置多餘的人口。」

天上人總統的表情凝結住了，他站在大廳中央，仔細傾聽歌麗美雅大使路平通所陳述的每一句話，他撚着鬍鬚的手有點發抖，兩顆失神無主的眼睛，完全失去了他貴爲一國元首的光彩。

氣氛僵住了，全場鴉雀無聲。最後，總理林木大打破了寂靜說：

「已經到了緊急關頭，我想我們也沒有多做考慮的餘地，若是再躭擱下去，恐怕連獅頭馬也保不住了，那時候，再後悔也來不及了。所謂生育控制是絕對必要的措施……」

「你不怕亡國滅種嗎？」天上人總統伸出手直指着林木大總理。

如一記悶雷打響着，在各人心裏都起了莫大的震擊，總統的鬍子翹起來，兩顆眼睛骨碌轉環視着衆人，有着難以發洩的憤怒。

「天總統，」藍力士不禁插嘴說：「我代表歌麗美雅援助機構向您建議，不妨先行擇定

某一個區域試辦，而不必要做全面的管制，逐步實施，也許就不會有不適應的情況存在。我們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這樣做的。」

天上人總統脹紅了臉，他的眼眶邊因爲過度的瞇眼而顯出重重的皺紋。有許多事情似乎是他所看不透却也無能爲力的。最終的結果，他採取完全排斥的態度。

「不，我們不能這樣做。」他說：「我們不能把人口控制的大權整個交給別的國家，那樣等於宣告菲里斯的死亡，那樣菲里斯所有的人，都不再是原來的人，都已經成了另外的一種人。」

第十六章　尋找茉莉

獅頭馬城開始進行嚴密的戒嚴，以保持這個菲里斯首善之區的安全。在它的城外劃定了幾個區域做爲佈防地雷之用。所有的六個城門都派了重兵把守，空軍也出動進行警戒與防衛，在長毛黨所佔領的地帶邊緣，都是菲里斯正規軍隊所無法達到的所在，只有利用歌麗美雅的人造衛星偵測來探查長毛黨的活動，再不然就是出動飛機進行轟炸。

從許多地方傳來的報告，都在說明長毛黨的血腥恐怖是令人髮指的。當食物掠奪一空之後，便開始殘殺異已，並吃食他們，人體唯一的最後用途便是用來充作食物，長毛黨也因此贏得了吃人黨的惡名。它像一條嗜血的巨獸，盤旋在大地，進行蠶食鯨吞。菲里斯地區的人

心惶惶，難民們開始向邊境的國外地區逃亡。

歌麗美雅的機器人部隊並沒有很快的趕到菲里斯來協助抵抗叛亂，它的經濟援助雖然不斷的在獅頭馬城內及以外的其他地區進行，但是面對萬萬千千的饑民的無窮需索，幾乎是每次一運來便被搶食一空。

藍力士指揮的援助團奔馳在原野上。他已經感覺到這個國家面臨窮途末日的可悲，儘管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進行推廣所謂歌麗美雅的人道主義，將一袋一袋的食品、營養丸，分送到每處救濟站，他却是提心吊膽，要時刻警戒，以防止突如其來的恐怖事件。

在他的心靈深處不免時而隱隱浮現在歌麗美雅所遇到的那個神秘的女孩香茉莉的倩影，她一身的純樸與芬芳，深深地吸引着他，令他魂牽夢縈，他無法相信安調局的報告，就是香茉莉牽涉到長毛黨的恐怖活動。在他與藍美姬進行的連絡中也說明香茉莉確實已被遞解出境，因爲她並沒有正式取得歌麗美雅的公民權，只有依照她的意願送回菲里斯的棕櫚城。

棕櫚城是在靠海的一個北方之城，它屬於長毛黨的佔領區。當藍力士的飛行機跨越了邊界，便開始傳來長毛黨軍方的訊問：

「請問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是歌麗美雅的援助團團長——藍力士。我請求在棕櫚城降落。我希望與你們主管當局見面。」

飛行機小心翼翼的盤旋在棕櫚城的上空，觸目所見是一片青色地面散落着點點焦黃，那該是被戰火所蹂躪過的遺跡。在望遠鏡的觀察下，底下的人正在從事勞力的工作，整頓家園，藍力士沒有辦法想像這樣一個恐怖集團所統治下的人類，將會窮困落後到什麼樣的地步。

飛行機飛得更低，幾隻還是二十世紀的落後機鎗，朝空掃射，藍力士得意地笑着：

「我在天上，他們又奈我何？」

確實的，菲里斯落後得只能保有原始的地面部隊，長毛黨的空防也完全付諸闕如，從低空望去，那些荷鎗的傢伙，隊伍零亂而顯得毫無生氣，彷彿在烈日的照射下隨時有被融化的危險，他們行走的姿態是軟弱無力的，眞虧他們還啃食了人肉，那副兇猛殘暴的勁兒完全從外表上看不出來。

茉莉是在棕櫚城嗎？她現在的生死如何？

藍力士心房怦怦跳着。在他身邊的安調員華立平牢騷滿腹：

「你不應該冒險到這兒來的，萬一出了差錯可不是好玩的。我負不了責任！」

「我知道，你放心，一切有我在。」

「你要幹什麼：你想援助長毛黨嗎？」

「我說過了，我是在幫你調查長毛黨的活動。有一個叫做香茉莉的女人，她被遣送到棕櫚城，棕櫚城現在却淪陷了，難道我們不能設法與他們打打交道，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威力，勸他們別再蠻幹下去！否則我們就不客氣了！」

「你想得眞美。」

正說時，無線電傳來了回話。那是一道尖銳而帶着憤懣的聲音：

「你是老歌吧！你在天上可神氣了！請問有什麼貴幹？我們也需要援助，你們爲什麼不援助我們？」

「我是藍團長，請問你是誰？」

「無人不曉的白鬍子將軍，吃起人肉來，白鬍子都沾了鮮紅的血成了紅鬍子，怎麼樣，你有膽下來嗎？」

「我來請教一件事，有一位香茉莉小姐在你們這兒嗎？她是由歌麗美雅政府派出飛機空投到你們這兒來的，我希望你們好好地對待她，不要拿她當兒戲，她是你們的人吧？」

「是的，她是我們的人，我們需要她。呵呵，難道你不知道她確實是我們的人嗎？」

藍力士感到自己一下子掉入無底深淵，飛行機下面的原野在旋轉，有若一幅萬花筒被打碎了，他所能想像的唯有一張純樸清麗的臉龐，以及那滿含幽怨的眼眸的亮麗光芒在招引他，他是不能沉迷在往日的境遇中，現實的答案使他洩氣，縱使他再有多麼健强的體魄，在他聽聞有關香茉莉的消息之後，他突然感到渾身虛脫無力。感情盡如海浪般的掀起泡沫，浮沉如幻。

飛行機在飛回獅頭馬的途中，藍力士沉默不語，他抑制着心頭的憂傷悲痛，盡量使自己看起來若無其事，身邊的安調員對他也不聞不問，顯然的，安調員也早已窺知了他的心事。

地面上的城市，僅僅在幾天的時間已是烽火遍地，哀鴻無數。藍力士所要求的軍事援助，不知爲什麼遭遇到了延阻，來自歌麗美雅當局的指令曾要求藍力士儘速部署軍援措施，却遲遲不見軍援來到，當然主要的原因還不是由於非里斯當局堅持有他們自己控制人口的方式。

來自歌麗美雅的物質援助繼續在進行，藍力士奔波於每一個城市之間，鼓勵人民提起勇氣，爲生存與自由不斷的奮鬪。那些枯槁的手、洞開的嘴巴、求乞的眼神，幾乎都是千篇一

律的表達了飢餓與無助的悲哀。儘管菲里斯的土地，在生態災難之後，比歌麗美雅地區要恢復得快，由於先天條件不足，人謀不臧，造成了復建的緩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不是人口的缺乏有效控制，以致於飢民演變成流寇、匪盜。

藍力士覺得自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當菲里斯的城市只剩下最後五個還在獅頭馬有效控制範圍之內時，在林木大總理的要求下，藍力士不能不自己親自回國一趟，以請求當局設法給予菲里斯軍援，否則再這樣子下去，只有聽任菲里斯滅亡了。

第十七章　獅頭馬淪陷了

歌麗美雅首都自由大道的歡樂節目進行達到了最高潮。那些身上背着降落傘的機器人，從圓頂都市的頂尖上空的飄浮板上翻了幾個筋斗就打開傘緩緩降落下來。五彩的煙幕同時施放，瀰漫成迷人的霧靄，人們歡聲雷動，有如置身在迷幻的煙霧中陶醉得進入忘我之境。

當藍力士的座車經過自由大道附近的凱旋路時，他望着那悠閒玩樂的機器人對着身旁的菲里斯總理林木大說：

「這些機器人應該多做一點事的。」

「他們可以打仗嗎？」

「當然，只要上方下命令。」

在總統的辦公室裏，藍力士顯得很拘束，幸虧有菲里斯的林木大總理在身畔陪着他。他滿腔的不滿亟待發洩，看見英懷德那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他開始懷疑自己所寄托的領導者是否得當，所有偉大崇高的印象頓時全然消失無蹤。

「現在你回來了！」英懷德靠在搖椅上，眼睛瞪着天花板。「可有什麼緊急的事情嗎？」

藍力士瞟一瞟林木大總理，對他使了一個眼色，他清清嗓門，滿肚子氣直想發作，却又按捺着。林木大終於開口：

「是這樣的，總統先生，我們的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需要軍援。」

「貴國並不同意我方的作法。」

「請總統高抬貴手。」

「實在愛莫能助！」

「難道貴國以人道主義爲號召，是否……是否……嗯……」林木大的額頭冒着汗，他已難以爲繼，不知道如何說下去，雖然是在舒適的冷氣房裏，他却感到腦袋在發熱，汗如雨下。

藍力士始終在旁邊冷眼觀看着，他已傷透了心。如果他能夠開口多說幾句，而有助於局面的改善，他是可以據理力爭，如今回到國內，看到總統的這副樣子，他連張嘴的衝動也消失了，甚至覺得坐在搖椅上的總統只是一個貪圖享樂的機器人而已，被人牽着鼻子走的傀儡而已。

「你們當初不是說，機器人部隊可以出動嗎？」林木大總理仍不死心，繼續說。「剛才我看到你們的機器人還蠻貪玩的，正在表演節目。」林木大說完，强裝了一副笑臉，故作幽默。

總統的搖椅繼續搖晃着，他的視線從天花板上的電子螢幕移下來，冷冷地投注在林木大的臉上。

「怎麼樣？」總統說：「你們是不是還要堅持下去？直到長毛鴞把你們吃光爲止？」

林木大總理沮喪地望着藍力士，他已失了魂兒，不知道怎樣繼續來說下面的話。

正在這時，總統辦公桌上的紅色燈光亮了起來，特別緊急的警鈴音樂隨之響起，總統的手按下了辦公桌上的一個鍵子，牆壁間的巨大螢幕立刻顯現了一幅悲慘的畫面，許多兇殘無

比的人，塗黑了臉，以血盆大口咬着血淋淋的肢體肌肉，發出怪聲怪調，洶湧着奔向街道，在燒殺虜掠……

在大螢幕旁邊的另一個較小的螢幕是一名記者的愁苦的臉，他看起來是在飛機上向下觀察。另一個螢幕則是元老院的季安國，他面對着總統講話：

「獅頭馬淪陷了，它被潛伏在裏面的恐佈份子炸毀了圓頂保護罩！總統先生，你應該爲這件事負責的！」

突如其來的消息，有如一顆巨彈炸開了，把三個人都驚駭得莫知所以。

牆壁上的螢幕顯現出獅頭馬街道上的混亂情形，有人開着車子逃跑，却被投擲了燃燒彈，整輛車子立刻變成冒火噴煙的一團東西，原始的刀劍武器晃動在暴民的手裏，砍向倉皇走避無助的人羣，流血的肢體很快的被剁下來，裝進食物櫃裏，或者搬進車廂裏，就像在載運宰殺過的畜肉一般，建築物如火柴盒般在爆炸燃燒，烈火伸展向天空，就像要把在上面的飛行機大口的吞噬掉，那只巨大的雕像——獅子頭的馬兒，兩隻眼睛在火花的映照下，憤怒地注視着慘怖駭人的屠殺場面，然後，有煙火從獅頭馬的嘴巴噴出來，牠的健壯結實發亮的軀體，頓時爆裂四散，在紫紅色的天幕中旋飄着滾滾的濃煙裂焰。記者在說明，這些景象全是

裝置在獅頭馬城內的秘密電視攝影機所拍下來的。

歌麗美雅駐菲里斯大使館的建築仍然完整如初，它庇護了成千的難民，在它的屋頂上，飛行機裝運了歌麗美雅的人員配備正在進行撤退。菲里斯的高級官員也在其中。天上人總統失魂落魄的顫抖在寒風中，凝視着哀哀子民，淚如雨下，兩位歌麗美雅的人員，扶着他上了飛行機，總統的夫人嘶喊着、悲號着，瘋狂地掙扎，拳打脚踢：「我要我的兒子、女兒呀！我要……我要我的兒子、女兒呀！」身邊的歌麗美雅軍官安慰她說：「他們遭遇了不幸，請妳快走吧，再不走就會有危險的。」

飛行機穿破烽火濃煙交熾的天空，消失在天際。歌麗美雅大使館上的難民擁擠着，拚命要往上爬，他們唯一的希望便是由樓頂的飛機逃向天空，免得受到長毛黨的威脅，然而電梯與樓梯，在頂樓上面全部封鎖住了，人們只能在每一個裝滿儀器設備的房間，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盲目地亂闖，有人扭開牆壁間的水龍頭開關，發現了好吃的果汁、牛奶，就像泉水般的流出來，於是爭搶着用雙手掬起，就往口裏送，直到水龍頭裏再流不出液體來，而人們的臉上、衣服上和手脚，有不少却因爭搶的結果弄得狼狽不堪，汗水與食物的汁液交混著，散發著異樣的氣味，每一個房間都攢動着如蛆蟲般的人體，正在縮頭、擺腦、喘氣、胡亂地伸手

踢脚，破壞東西，企圖從這幢堅固的大樓裏找到一條求生的出路。

在最後一架飛機起飛後，通往屋頂的自動門打開了，難民們湧出來，吶喊着，揮舞着雙手，希圖在絕望中抓到一絲希望。人羣慢慢地聚集在屋頂，把每一寸空間都擠滿了。圍攏在大樓下面的長毛黨部隊，在知道歌麗美雅的人員已經完全撤退之後，開始使用炸彈轟擊這幢毫無警戒的大樓，沖天大火熊熊地吞噬了它，大樓牆壁間發光的廣告文字只餘下兩行還未燒焦薰黑的文字：

人道主義是……

歌麗美雅的……

看起來它只像舊日戰爭電影上的鏡頭一般，令人覺得所有發生的事情距離身邊太遠了。歌麗美雅的榮光曾經顯現在國際事務上，它所宣揚的是和平與人道，在未到不得已的情況下絕不捲入戰爭，這或許是它聰明的作法，但是藍力士却不以爲然，他總覺得有不對勁的地方，螢幕上的畫面逐漸混亂模糊，雜紋滿佈，顯然因爲電訊設備逐漸遭受破壞而發生故障，最後趨於死寂，畫面全然消失不見，只剩下冷冷的白光和閃動不已的波紋。

「總統先生，」藍力士站了起來，欠欠身子。「您都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所有的救援都來不及了，我可以回家去了。不需要我這個援助團團長了。」

總統也站了起來，他幾乎沒有聽到藍力士的話，因爲前面的牆壁螢幕上另一張憤怒的老臉正對着他虎視眈眈，藍力士回頭看見是那位一百廿七歲的元老季安國，正在咬牙切齒，他顫抖着聲帶說：

「總統先生，現在您瞧個夠了吧！欣賞過電影可以起來走動走動幹點事吧？」

「你想怎樣呢？」總統英懷德鐵青著臉。

「總該想點辦法吧！不能就這樣坐視不顧。」

「很簡單，我們還要派員去救濟，這是基於人道……」

「這不行的！」季安國的眉頭皺得緊，兩顆眼珠子染着火紅。「我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徒勞往返，再像過去一樣丟人現眼。」

這也許是一場激辯即將展開的警號，藍力士看見總統的右手抓得緊緊的，當他再度鬆開來時，手上捏着的一顆含有透明液體的藥丸破了，掌間沾滿了黏兮兮的水漬。

「好好吃你的快樂丸吧！」季安國調侃說。

總統的臉由青轉紅，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無意中觸動了警鈴，嗡嗡作響，電子控制的自動門打開了，走進來幾個提鎗的機器人。

「出去！出去！沒你們的事！」英懷德總統揮着手。

頃刻間，那些不識相的機器人又邁開脚步掉頭而走。

牆壁間其他的螢幕也紛紛亮起，都是各級首長的緊急報告，他們被臨時召集起來，就要舉行一次重要的螢幕會談，那個季安國元老還在喋喋不休的講了些什麼話，藍力士完全沒有聽進去，他激越的心情猶如大海澎湃，滿腦子縈迴着那些如畜牲一樣的野人，以人類同胞爲食物的可怖慘象，到底應該是誰的過錯？一個處處標榜着美好動聽的口號的國家，在非里斯的最後關頭却坐視讓它淪亡，非里斯敗得這樣慘，這樣快，不只是晴天霹靂，簡直是地裂山崩，他渾渾噩噩的不知所然。最後，他先告辭了，留下非里斯的總理林木大在總統的辦公室。

人口局大樓的牆壁掛出了鮮紅的數字燈：

本日人口增加數：五〇二人。

增加原因：收容來自非里斯的難民。

藍力士的車子在人口局對面的廣場停下來。他看見許多示威的羣衆拿着招牌，以憤怒激昂的聲調在吼着，他們的臉因爲過份激動而變得扭曲泛紅，他們的語氣因爲身强力壯而顯得特別尖銳宏大！

「非里斯人滾回去！非里斯人滾回去！」

「我們不需要人渣！」

「歌麗美雅要保持純淨的樂土！」

「這條小船容納不了過多的人口！」

藍力士覺得好笑，他口中叨着香煙，那是一種使人鎮靜和愉快的香煙，他乾脆抓住其中一個少年的肩膀，遞給他一隻。

「喂！要不要？來一根吧！」

少年瞪眼看他，拿走了香煙，藍力士爲他點上了火。

「怎麼？你們精力過剩？」

「這是免疫反應！」

「你說什麼？」

「就像免疫反應一樣，人體細胞碰到外來的組織或細菌會起來攻擊，呵呵，就是這麼一回事！」少年噴了一口煙，他的精神顯得那樣輕鬆和滿不在乎，就像他們正在從事的，只是在做例行運動而已。

少年走開了，繼續去做他的吶喊示威運動。藍力士靠在欄杆邊，享受着保護罩裏的空氣和陽光。在他耳朵裏塞着的無線電超小型接收器，傳來的是有關元老院開會辯論的經過，對於菲里斯在一夜之間完全被長毛黨所佔據，元老院的激進派以季安國爲主，正在大聲疾呼，譴責以總統爲首的人士，由於他們的疏忽與拖延，造成菲里斯的淪陷，這是最不可原諒的過失。他要求元老院的元老提案，重新設法進行拯救菲里斯的難民。

然而激進派的聲音畢竟只是少數，歌麗美雅本身爲了自保，大多數的人都認爲對於處理國際事件應該小心爲之，歌麗美雅不能再犯過去老美所犯的錯誤——盲目的擴充，不自量力的施予貧窮國家援手，終會導致本身力量的削弱，這就是元老院保守派的論調，但是他們對於這次菲里斯的遭遇也自感慚愧，沒有能夠盡到挽救獅頭馬危急的責任，他們歸咎於安調局

情報的失誤，獅頭馬的安全被認爲是毫無問題的，歌麗美雅寧可開着機器人部隊，也不願去干涉鄰國的內政，除非是在極端必要的情況之下，除非菲里斯能夠按照歌麗美雅所要求的絕對接受嚴密的人口控制，出兵去打仗才具有意義。

藍力士把耳朵裏的無線電接收器取出來，讓自己更可以清楚的聽到這羣充滿朝氣的青年的喊叫，彷彿眼前發生的只是一齣舞台上的鬧劇，所有抗議的聲音與行動只是年輕人精力的發洩。

在人口局下班的時候，藍力士守在出口處，等候着妹妹出來，當他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大門口，以穩健的步伐走下階梯，他向妹妹揮了揮手。

藍美姬興奮得差點滑了一跤，她叫了起來：

「老哥，你眞回來了！」

第十八章　憂傷的茉莉

獅頭馬的圓頂罩子像一只被打破的巨碗，仍覆蓋在斷壁殘垣的周圍，所有城裏的人類看起來更像有氣無力的野獸，在街道上，在冒煙著火的房屋裏攢動游移。肆無忌憚的燒殺擄掠，並沒有使長毛黨所統治的地方變得更豐足。

當戰火平息以後，僅餘的欠缺紀律的士兵和百姓，穿梭在每一幢房子之間，尋找可用的財物和食物，看起來更像一隻隻的野獸，爲了覓食和掠奪，每一個人的雙眼都睜得大大的，盡量提起精神，拖着疲憊的身體在廢墟中打轉。天空是紫紅色的。自從二〇九五年生態大災難以來，這裏的天空便經常出現這種浪漫而又陰慘的色澤，尤其在黃昏以後，讓人覺得是置

身在另一個星球。而今，在長毛黨的攻擊過後，這兒的殘破景象更顯得淒涼，一片片燒焦的牆壁間，沾染着未乾的血跡，在天光的映照下，閃着血紅的生命餘暉，已遭殺戮的肉體也許早已陳列在倉庫裏，被解剖成一塊塊的肌肉，等待着飢餓者的果腹。

「你聽見嗎？」一尊沾滿灰塵與血汚的石像似的人在說。

「聽見什麼？」另一座石像回答。

「戚將軍已經答應了……」

「答應什麼？」

「答應給我們好日子，只要我們聽話。」

另外一個人躲在一堵斷牆後面，探出了頭，目光正好對上了落日，他覺得一陣眩目刺眼，瞇起了眼睛，出乎意料的，有一團黑忽忽的東西在頭上掠過，他趕緊低下了頭，却碰上了牆壁上一塊突出的東西。原來剛才只是飛過一隻烏鴉。

「怎麼樣？老傢伙？」

「我疼，我疼！」

「別吵，別吵，我幫你揉，我幫你揉。」

「不要緊，不要緊，我倒是擔心女兒！」

「茉莉是好女兒，她會沒事的。」

「當然，戚將軍是愛她的，拿她當寶貝。」

「這是誰說的？」

「我只是聽她這麼說過。她自己這樣說。」

「老天，我可不相信那個魔鬼，他殺了多少人，吃了多少人，還要我們怎樣？我可不相信。」

「你不相信，但是我們總算自由了。讓我們站起來吧！」

兩個人影牽着手，慢慢地從陰暗的角落裏走出來，街道上已經有零星的燈光亮起。騎馬的武士佩着刀劍、背着鎗，格達格達的巡視着殘破的街景。天空劃下了閃電，兩個在路邊牽手的人影略一停頓脚步，兩張流露着駭怖驚惶的人臉，互相對望了一會兒，彼此又不禁莞爾。

突然，她看見蹲在街頭的一堆人，圍聚着正在升火烤肉，飢餓使她頻頻嚥口水。

「來吧！來吃吧！一起來吃吧！」一個沙啞的聲音喊着，站起來，取出一塊剛烤過的肉

，伸得長長的，要他們過來拿。

「不要，不要！」男的拉住他的伴侶！「雲雲，妳忘了他們在吃什麼！」

雲雲捂着嘴巴起勁地咳嗽欲嘔。火光照見她沾染灰塵的臉。她別過臉去，面向着黯淡的街道，幾輛車子徐徐開過來，沿路丟下一包包的東西。

「人上牌，人上牌的食品。」車上的人喊着：「是老歌的好東西！天上人留下來的！」

「戚將軍賞給大家的！」

「好日子就要來到的！」

在車上的人沿路以麥克風喊叫着。招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潮過來搶食。車隊中間有一個高高壯壯，威風凜凜，留着絡腮鬍子的大漢，以不可一世的樣子昂頭注視着羣衆，認識他的人，都對他懷有一股敬畏，在他經過時，以微帶顫抖而顯得無力的聲音喊着：

「謝謝戚將軍，謝謝戚將軍。」

那位戚將軍更加意得志滿露着獰笑，張開滿口閃亮的白牙，頻頻說着：

「凡是跟隨着我的人有福了，再也不必看天上人的臉色，我答應大家的，獅頭馬要爲大家開放，獅頭馬是屬於所有菲里斯人的，而不是天上人的。」

雲雲拿到了兩包食物，她分給老伴兒一包，兩個人就站在廊柱下吃起「人上牌」的食物，味道倒蠻鮮美的。

雲雲流着淚，眼前的景物模糊不可辨識，那個塊頭大大站在車上狂喊大叫的戚將軍，在她看來不過是一團怪魔暗影，她不期然的想起她的女兒被他所擄去，此刻不知身在何方。

當戚將軍的車子駛近時，有一股難以遏止的衝動，使她衝向前去，在他面前喊叫：

「還我女兒來！你……你把她怎麼樣了？」

在雲雲身後的丈夫，趕緊跟着跑過來，從後面拉住她的衣領，怯怯望着那高高在上的大漢，陪着笑臉說：

「冒犯了！冒犯了！戚將軍，請你別當眞吧！」

「你們是誰！」大漢吆喝一聲，兩個眼睛冒出了火光。

「我們是香茉莉的父母！」

「香茉莉？」戚將軍思索了半晌，終於擠出了一絲微笑。「香茉莉爲我們做了很多事情……香茉莉的父母親也了不起……」

「快說，她現在在哪兒呢？」

「別這樣不禮貌，你們兩個小子，我叫人放你們出來，可不是要你們四處搗蛋的！」

「戚將軍，可不可以……」香茉莉的父親香草莊哀求着：「讓我們去見見她？」

「走吧！」戚將軍把手一揮，另一隻手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只銅牌，丟過去：「拿這個到永康鎮去找青龍司令。你們爲我炸毀了獅頭馬的牆壁罩子，實在了不起，應該要放你們走了！我派一輛車子送你們過去！」

在戚將軍後面的一輛車子開過來，打開車門，把兩個老人家扶到裏面坐着，然後發動馬達開走了。

戰爭洗刼過的原野，呈現着殘破與冷清，在夜晚，厚重的雲層黑壓壓的堆得就像罩在頭頂上，有風在追趕着，因此，從車窗望去，天頂上是一大片洶湧的海浪般，有時還會有青閃閃的電光從天際劃下來，跟着幾聲幾乎要爆烈人心的巨響敲下來，直把人震得要發昏。

香草莊一面吃着分配的食物，心裏却在掛意着香茉莉的安全，一幕一幕的往事直湧上腦際。他們夫婦是被强迫進入獅頭馬做連絡與爆破工作的，如果不做，就威脅他們要對女兒不利。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獅頭馬是菲里斯的心臟、神經中樞，一旦毀壞，菲里斯就不必再受天上人的箝制，菲里斯便可以人人有飯吃，不必挨餓掙扎受苦，整個局面就將改觀。

然而，當獅頭馬城破以後，所見到的可怖景象，却是他們生平所沒有見過的。在獅頭馬居住了將近卅年，大抵還算安安穩穩的，就因爲女兒落入獅頭馬潛伏的長毛黨的掌握，兩個老頭兒，也就不得不遵命行事，幹起穿針引線的勾當，執行協助破壞的工作，終於達成任務。所有所行所爲，使他們有莫大的恐懼，尤其在城破以後目睹燒殺擄掠、烤吃人肉的慘相，更令人膽寒戰慄。

原野上有煙火上昇，那一團團的霧靄迷漫在傾圮的殘壁與堆石之間，白光一閃，偶爾見到羅列的成堆枯骨被棄置，活人蹣跚地站在一邊，好像在撿拾着地上的食物，那就是原先歌麗美雅的援助團所空投的「人上牌」營養品。

青龍司令部的軍隊駐紮在永康鎮的郊外。夜晚的營火升得亮亮的，成羣結隊的士兵在狂歌狂舞。四個站在花崗岩上的勇武年輕人，揮動寫着「９１５」的白色旗幟吶喊不已。聲音是急躁而亢奮的，充滿了激情。

「獅頭馬是我們的！」一個喊着。

「菲里斯要起飛！再起飛！」手脚配合着可笑的動作，做出在空中飛行的樣子。那人的臉上還貼着兩片鈕扣大的螢光紙，發着紅光，看起來蠻像個小丑。

「進軍呀！我們要再進軍，再建設！」第三個叫着。

「打倒歌麗美雅！打倒歌麗美雅！打倒……」第四個剛要一連喊下去，見到青龍司令騎着馬兒神武地奔躍而來，司令並且朝他們揮手。

「快別瘋了，你們四個人！」司令厲聲說。一管冒着煙火的鎗拿在他手裏，直指着四人。煙火幻化成燦爛交織的五色迷霧，照亮了周遭荒涼的景色。

四個人放下了旗幟，從巨岩上跳下來，向青龍司令行了一個軍禮。

「有什麼吩咐嗎？」高個子問。

「香草莊夫婦來了，我剛剛接到電訊報告。」

「來幹什麼？」

「來要回他們的女兒。」

「那就還給他們吧！」

「戚將軍有令，要好好款待他們。」

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暗路上亮起兩個燈，直射過來，一輛車子逐漸靠近，聽那艱難的

引擎聲就知道，它曾經使用過很多年，或是曾在戰爭中受過創，車子就在青龍司令旁邊停住，在車子的引擎停止時，它還像害了氣喘咳嗽病一般，咯咯幾下子，最後才不情願地停止了噪音。

香草莊佝僂着背，蹣跚地走向前，他手裏拿着戚將軍交給他的銅牌，怯怯地望着騎在馬背上的人影。

「他們說你是青龍司令，我可以在這裏找到我的女兒。」

「是的，我就是。」青龍司令下了馬，接過香草莊手裏遞過來的銅牌。「我知道你們來了。我叫部下帶你們去！」

天上的閃電照見兩張驚懼的老人的臉，他們的歡喜之情被皺紋拉開，擴散着。

在一座廢棄的太陽能發電站建築裏，兩個老人被裏面的現代化電子設備吸引住了，有機器人在走道上走動，忙碌地搬運器材、焊接機件或測量檢驗不知名的儀器。看起來倒蠻熱鬧的。

「往前走，在走道盡頭，向右轉第一間就是！」機器人回答了青龍司令部下的詢問。

四個怪模怪樣的傢伙，吹起調皮的口哨，擺頭搖腦直拖着兩個老人家向前走。他們打開了門，讓兩個老人進去探望女兒。

「茉莉，」雲雲喊着，衝向躺在床上的女兒。

茉莉撥開她如雲的秀髮，在突如其來的驚喜中，從床上躍起，投身在衣服破爛不整的母親懷抱裏。

「茉莉受苦了！」父親的老眼掉着淚，拖在面頰上。

「他們說……爸媽被……被抓到獅頭馬去了？」

母親抽噎着，痛苦地掙扎要講話却講不出來。所有心裏的苦楚全數突來的興奮給堵住，她不大相信自己懷中的人會是被利用了很多年的女兒，如今還完完整整地存在着。

「是的，」父親說：「我們一直在獅頭馬！」

「那麼，是你們把城市的保護罩爆破的？」

「我們參加在內。」父親嗚咽着說。「是我們……」

「爲什麼？」

「因爲……他們說，若不這樣，就見不到妳了。」父親走過來，用手輕撫着那張趴在她

母親肩膀上的小臉。

茉莉哭得更起勁，她傷透了心，彷彿世界被毀滅過後，發現自己依然健在，發現父母親瞧見她的狼狽樣子，禁不住自慚形穢而號啕不已。她記得，她曾在世界上最美麗的都市——歌麗美雅的首都太陽城生活過，充滿了快樂寫意，只有緊緊盯在她背後的陰影使她深感不安。那是一個何等富足而完美的國度，然而，她却因爲執行了長毛黨所交付的任務而被驅逐出境。

「我也是的……」茉莉哭着說：「他們說，爲了你們的安全，我必須在歌麗美雅工作。」

「女兒呀，妳做了什麼？」母親推開了茉莉，以細瞇的眼睛注視着那張掛滿淚水的臉。「只是要得到一些科學機密和國防機密，這是歌麗美雅當局所極力隱瞞的機密，尤其是有關他們的最高決策。我曾經試圖與高階層人士認識，但是，我忘不了一個人……」

「女兒，妳有了對象嗎？」母親問。

茉莉低下了頭，久久不語。她想着自從在歌麗美雅因爲涉嫌偷竊科技機密未遂被驅逐出境以後，她倒覺自己心安理得些，她儘管留戀在歌麗美雅的舒適日子，却不願常常懷有排遣

不去的罪惡感，她要完完全全的做自己的主人，然而，當她回到菲里斯以後，所有的一切全部變了，那位她所鍾情的藍力士早已因爲菲里斯的淪陷而不在此地。從許多消息中她知道藍力士在找她，但是一想到以歌麗美雅人的優越感睥睨世界，她就自感渺小不如，她不能再對藍力士存有任何幻想，她所以接近他，也不過是爲了執行任務，希望從他那兒得到更多的消息。因此，母親的問話幾乎把她問得愣住了。她現在唯一的希望便是她肚內未出世的嬰兒。

在這個用血洗過的國度，耕地面積與人口的比例又比以前更加平衡了。菲里斯長毛黨的領導人威將軍，開始透過第三國要求歌麗美雅實行物質的援助。他所開出的條件是：完全接受歌麗美雅所提的人口控制方案。

歌麗美雅的元老院爲了是否援助菲里斯展開了辯論，火藥味充滿了整個會議場。其中，以總統的親近派人士所組成的集團，對於派出援助團再度施行救助的聲浪特別大，理由是：「歌麗美雅只要能夠掌握控制他國人口及糧食的樞紐，便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面管制。」

「人道主義是我國立國的基本方策！」英懷德總統最後透過電視向全國廣播。「爲了不使菲里斯的人民再受不必要的苦難，爲了實踐歌麗美雅的立國傳統，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再度進行援助菲里斯，只要菲里斯將來能有美好的日子，只要他們的人口不會變成我們的累贅，這是值得嘗試的。元老院終於通過這項決議交給行政部門來執行。」

藍力士聽到這項廣播，正在前往長青城的途中，在他的身邊坐着夏綠茵，一個結過五次婚的女人，她以她特有的媚惑技能緊緊纏住藍力士，也許她希望從他身上得到一點什麼。她總是能夠在適當的時候遇見他，並且約他同行出遊，對於一個曾經出生入死的英雄，一個渾身肌肉與內臟純是百分之百「原裝貨」的人體，又是這樣富於個性而堅强雄壯的男人，她是萬分渴慕的。

「你聽到了吧？藍力士。」

「怎麼樣？他們還想派我出去嗎？」

「那就難說了！」

「你可以再去找季安國元老看看，也許他可以爲你想點辦法，你可以不必再出去！」

「這回我是很生氣的，我要違抗命令！」

「他們會整你的。」

「我早已被整過了！我被整得七葷八素，妳不知道嗎？」

「你是好人才，國家需要你！你總要面對現實呀！」

「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不派出機器人部隊去救援獅頭馬呢？那是最有效的方法，什麼避免干涉他國內政，什麼要求對方援受我們的人口控制方法，完全是藉詞吧！我已經失望透頂了，我實在不想再幹這分差事。」

抵達長青城時，街道上的燈光亮得有如白晝，成排的大樓閃爍着華麗的彩輝，馬路上是整齊乾淨的，所有的行人也都井然有秩的在電動人行道上移動。藍力士在他聽到自己妹妹有關自由女神像上面的神秘記號之後，他也興起一股好奇之心，想到裏面來看看。然而，當他們抵達自由女神像的頂樓，再爬進神像的巨大臂膀裏面，並沒有看到藍美姬所說的印記。也許安調局的人員早已發現，而加以處理，牆壁上有剛剛漆粉過的痕跡。

就在他們走出自由女神像樓下的大門之時，藍力士懷中的無線電響了起來。他打開了通話器。

「藍力士，你在哪裏呀？我們在到處找你！」是司長的聲音。

「我不想幹了！」

「別這麼說吧，請你來一趟！」

「我不會去的！」藍力士關掉了通話器。

夏綠茵在他身邊耳語：「別理那些煩人的事，我們去水上樂園吧！」

藍力士心裏底層藏着深深的愧疚與怨恨，菲里斯整個變色，所有歌麗美雅的人道措施無法挽救那些可憐被蹂躪的生命，他不願再回想往事，碰觸往事，夏綠茵的溫柔體貼也許可以暫時讓他忘記不愉快的印象。

他過去所到過的國家中，人民都是心悅誠服接受援助，並且視歌麗美雅爲無上的榮耀之邦，沒有想到菲里斯之行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這道傷痛是他所永遠難以撫平的。

只要他眼睛閉起來便可以看見菲里斯人飢餓的掙扎慘況，可憐的母親抱着嬰兒，無助地等待獅頭馬的人的施捨，嬰兒吮吸着乾澀缺水的奶頭，連啼哭的力氣也使不出來，就那樣軟趴趴的攀着母親，沒有人可以救他們，當歌麗美雅的救濟物資運到時，暴動由長毛黨策動而起，那個腸子流滿地上的副官明月光當場慘死，人道主義的執行者所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回到歌麗美雅，遠離那齷齪而殘酷的世界，畢竟有如進入天堂般的寫意，就怕往事的陰影偶

爾會偷偷的溜進腦海裏，他必得設法逃避。

「你在發什麼呆呢？」身邊的夏綠茵一語驚醒了他。

他們到了水上樂園，成羣的穿着泳衣的人在泳池裏戲水追逐，也有飛車破空而過，呼嘯的人們張開雙手，想像着飛行的快樂，輕快的音樂迴旋在空間，這個世界絕不是歌麗美雅不費吹灰之力建造的，它也絕不是菲里斯的苦難的老百姓所能想像的。

他挽着夏綠茵，走進一艘小型潛艇，開動馬達，就在水晶宮裏觀賞奇景，人造的水底世界養着各種魚類，牠們都是在生態大災難時所倖存的。那種悠然自得的樣子，已然可見所有歌麗美雅境內的生命體，都像活在溫室裏受到絕佳的保護。

夏綠茵靠過來倚着他，伸出白皙的手搭住他粗大的手掌，眼眸中漾着水波。

「怎麼樣？妳還想結婚嗎？」藍力士問。

「要找個好對象結婚可不容易，我已經嫁過五個人了……」

「我可不希望成爲第六個。」藍力士說。

夏綠茵傻傻地笑着，臉上起了大片紅暈。她看來並不在乎藍力士說話的孟浪。

「季安國怎麼樣？」藍力士問她。「他是個好元老，言論很正派，很講義氣，他是可以

信賴的一個好人。」

「你離開本國的時候，我和他要好過一陣子，但是，你是知道的，他的身體器官大部分是人造的，有許多不方便，體力也不足……」

「哈哈哈，妳在開玩笑。」

「眞的，這是我的感覺。」

「女人只是感覺動物，難怪。」

小潛艇裏面自成一個世界，有飲料和食物可供助興，更有輕柔富於情調的音樂播放出來，燈光是羅曼蒂克的幽淡，淺淺的紫色。藍力士的手握住夏綠茵的，他的目光與她交接，似乎有看不見的火光在空間交迸。

兩顆心在燃燒着。

突然湧起的衝動，使得藍力士伸出臂膀摟住夏綠茵的腰，正當他想湊過去親吻她鮮紅的嘴唇之際，潛艇內的緊急叫人鈴，叮噹叮噹的響起，雖然是音樂鈴，每一記響聲却似沉重的鐵錘擊打在藍力士的心房上。

「眞他媽的什麼事，這麼煩人！」

藍力士咒罵着。打開通訊鈕。

「總統要跟你說話！」是甘子厚的聲音，那個窮追不捨的援外司司長。「藍力士，你好好的幹，別再鬧情緒吧！」

「我沒鬧情緒，只是很痛心。」

「你別講話這樣不禮貌！」

「我不想幹了，我打算退還服務證。」

「在你還沒有辭職之前，請聽總統講幾句話好不好？」

「嗯……你要我怎樣嘛？」藍力士有點軟化了。

「先聽總統講幾句話好不好？」

藍力士不情願地說：「好吧！」

總統的聲音傳過來：「你記得吧？有一個菲里斯的女孩子叫做香茉莉的。」

「哦……」藍力士頓時感到渾身火熱，耳朵也豎了起來。「我認識她的。」

「你豈止認識她，你而且……而且和她很親密，做過幾次愛。」

你混蛋！藍力士差一點就罵了出來。

「我說的沒錯，我只是想提醒你，香茉莉可能懷有你的孩子！」

「什麼？你在說什麼？」

「因爲香茉莉是菲里斯的僑民，拿的是我國的居留證，長效避孕針是每三年打一次的，她已經過期了，再加上你也是長期居留在外，你上次回來，也延遲做避孕的處置，因爲你一直以爲，凡是居住在歌麗美雅境內的人，不管男女都做了避孕措施，所以你就疏忽了。」

「總統先生，你能確定嗎？確定……她懷了孕嗎？」

「這是安調局送來的報告，她目前居住在永康鎮，跟她的父母住在那兒，你不相信的話，可以去找她。」

藍力士沉默了半晌，他啜了一口果汁，瞄一瞄身邊的夏綠茵，一個豐滿而成熟的女人，閃動了長長的假睫毛，以微帶淫邪而又不滿的眼光看着他，似乎在表白她的抗議。藍力士的一隻手從女伴的腰間收回來。正色的說：

「總統先生，請問您親自打電話來找我，可是有什麼指示嗎？」

「我們希望派你前往菲里斯去執行經濟救援工作，在我國與菲里斯新政權沒有正式建交之前，你等於是大使的身份。」

藍力士聽了直想作嘔，他幻見自己站在死人堆裏，半露骸骨的殘破肢體四處羅列，散發着惡臭，自己好像成了死人國的王。他極不願意自己再回去那個地獄王國，但是想到自己與那個菲里斯的女人的愛情結晶，此刻正在孕育成長中，他就不禁湧發無名的喜悅。

「謝謝總統先生！」

電訊關掉了。藍力士轉過身，輕輕地在夏綠茵額頭上吻了一下，他聞到沁人心脾的香水味，而她的嘴角緊抿着，有淚珠從眼眶彈落。

第十九章　雪地上的悲劇

太陽城的圓頂罩子外面，堆滿了白皚皚的雪，刺目亮麗，連遠遠的山巒都像透明的琉璃，整個外面的世界有如童話幻景，深幽、雄奇、富於美感。在幾個月前這裏還是沙漠地帶，一片酷熱荒涼，天氣說變就變，斷斷續續的下起雪來，沒有多久，整個大地已成爲冰寒的雪原。

剷雪車在圓頂罩子的牆邊操作，推走擋住玻璃牆的過高的雪，以免阻礙室內的陽光與視線。機器人在車內工作，就像玩遊戲一般輕鬆愉快。

「一部、兩部、三部、四部……哇，好多好多大車子在外面！」小珠兒喊叫着，拍着她

的小手興奮得跳起來。

藍美姬站在她哥哥藍力士身後，跟隨着隊伍慢慢往前走。通往野外的第一道閘門打開了，許多人在夾層壁板間穿起他們的寒衣，和準備滑雪裝備，幾分鐘的功夫，第一批人高高興興迎着陽光衝出去，也有人開着雪地飛車以火箭發射般的勇猛與雄壯氣勢，猛擊而出，有如關了幾十年的囚徒被釋放出來的狂喜。

「媽媽，」小珠兒問：「外面到底有多大呢？」

「外面很大很大。」

「外面也有圓罩子嗎？像我們住的地方一樣？」

「外面沒有罩子，外面很冷。」藍美姬低頭親了親小珠兒。「所以要機器人去做工。我們是去玩的。」

「外面幹嗎好多白白的東西哪！」

「那是雪呀！」

「什麼是雪？」

「到時候就知道了。」

第二閘門打開了，遊客魚貫而出。在這裏，他們透過單層玻璃罩子，把外界的景物看得更清楚。藍力士迅速地跳上一輛停在近處的雪地飛車，將它開過來，讓藍美姬與她女兒坐進去，關上了艙門，駛到通道上。第一閘門開啓後，他就駕着車子風馳電掣般衝出去。

「時速一百六十公里？」藍美姬看着速率表。好奇地問他：「老哥，你開這麼快幹什麼？你想飛起來嗎？」

小珠兒搖晃着身體，頻頻叫好。藍力士沒有吭聲。

一片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世界，許多歌麗美雅的運動者分別以各種工具在進行他們的玩樂。藍力士只是出於一種不可解的衝動，他要尋求發洩，使自己積聚的鬱悶暢暢快快的在機器的滾轉中飛馳而去。

天色清明，地平線朗闊無比。他憑空想像着這個富於詩意的環境，人們生活在無憂無慮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樣到過那麼多的國家，向千千萬萬同胞伸出援手，代表歌麗美雅的人道精神，接受那麼多的歡呼與尊敬，然而他眞正感到疲憊而難以支持的却是在菲里斯的遭遇，那種慘不忍睹的人吃人的殘酷奇景，使他常在每天的夢裏驚醒而汗流浹背。現在當他開着雪地快車盡情地馳騁，顯然感到自己的心胸開濶了。那種長期生活在溫室內的狹隘難以屈伸的

感覺，眞是莫大的壓迫。

「你知道『九一五』到底是什麼嗎？」藍美姬又問他。

「我聽說過，是香茉莉告訴我的，是個邪惡的印記。」

「我受了它的困擾，常常感到不安。它到底想要拿我們怎麼樣呢？」

「也許要去問香茉莉比較清楚，我就要到非里斯去了！」

這時候，藍力士發現旁邊有一輛飛車駛近，車窗裏的人影是他所熟悉的夏綠茵，正向他揮手致意，在夏綠茵旁邊還坐着一個老人，那是他曾見過一面的季安國元老，他以一百多歲的年齡，仍然得意地駕駛着車子，好像蠻快樂的。

突然，在旁邊的車子加足馬力，漸漸把藍力士的車子拋開在後面，車底揚起霧般的雪花，迷迷濛濛一片，白光四射，有如在對藍力士示威。估計它的時速已經逐漸加快到一百九十公里以上。就在它拉開了好一大段距離，逐漸遠去之時，那噴射着白冰碎沫的影子，突然發出一聲爆響，轟然之聲震耳欲聾，頃刻間機件殘骸迸裂四散，地面也炸開了一個大洞，煙火與雪花交織，冲向天空……

「啊！」藍力士叫着。

「怎麼回事？」藍美姬隨後發現了前面飛車的意外。

「爆炸了！怎麼會？」

藍力士的飛車很快的在爆炸地點停下去。匆匆跑出來，冰寒乾燥的冷風，有如刀子刮在他臉上，他呆呆地站在滿是焦臭煙味的出事地點，摀着他的嘴，拚命咳嗽着，在他的脚前正有一條冒着血水的大腿疊放在一堆血肉模糊的軀體上面……

「我的媽呀！」他幾乎哭着叫起來。

身後傳來藍美姬駭厲的怪叫，她好像失了魂兒一般盡她所能的發出尖銳曳長的聲音。藍力士趕緊回過身去，要去勸慰妹妹，猛不防他的脚底踩了一團圓鼓鼓的東西，他絆了一跤，他再度爬起來時，看見一顆纏着亂髮的頭顱，沾着腥紅的血水與碎冰，缺牙的嘴洞，舌頭彎捲着，似殷紅的肉帶，半露出外面，使藍力士想起被籐葛纏住的破西瓜。

「這個人頭是夏綠茵的！這個人頭……是夏綠茵的！」

他的胃裏一陣翻絞欲嘔，連連吐了幾口口水，快步趕到妹妹身畔，拍拍她的背部：

「不要看，不要看，你跟小珠兒躲在裏面。」

藍美姬不停地哭泣，緊緊地抱住小珠兒。藍力士將飛車的門重重的關上。自己再奔向前

來處理的警員。

「怎麼回事呢？」一個警員問他。

「我怎麼知道，我怎麼知道？」

「你在他後面開車吧？」

「是的，我是在他們後面。」

「是怎麼發生的呢？」

「你問我，我問誰？」藍力士無名火起，瞥見救護飛機已遠遠的開過來，正在準備降落。他情緒過份激動，只覺得突然而發的恐怖事件，是不應該在這個地點這個時候發生的。他的身體在寒風中顫抖得似即將傾圮的牆，看熱鬧的羣衆的喧囂聲，聽起來是一陣嗡嗡嗡的噪音。

「他是藍團長，援助非里斯的藍團長。」羣衆中有人叫起來。

警員抬頭細細端詳着他，把他壓低的防風帽推高了一點，警員陪着笑臉，調侃着：

「不錯，你現在要救援的——就像這些屍體。」警員轉轉身，指着散落地面的一塊一塊的血肉和機體殘骸，故意幽他一默。

「去你的！」藍力士掉頭而去，邁開脚步朝着他的雪地飛車走去。他忍住了，差點沒有揮出拳頭打在那個警員身上。

藍力士回到飛車座艙。藍美姬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她抱着懷中的小珠兒啜泣不已。

「走吧！我們回去了，美姬不用哭了，反正就是這麼回事。」

擋風玻璃上捲起了飛瀑似的雪粒，咻咻的風聲掃過，有如淒涼悲切的野獸嚎音，雪原上，凌亂點點的人影在狂奔疾馳，面露倉皇之色，許多雪車，大大小小迎面而來，就像洶湧的浪濤般的衝撞而上，看來他們都是來看熱鬧的，歌麗美雅的人一向在溫室裏過慣了的，難得有外出的時候，因爲往常這兒都是一片酷熱的沙漠，曾幾何時變成一片冰天雪地，也吸引了好奇的遊客。然而，剛才的一陣突如其來的意外爆炸，也眞是難得發生的，莫怪會有這麼多的人車趕來看熱鬧。

「怎麼會這樣呢？怎麼會這樣？」藍力士喃喃自語，他無法克制心中層層浪濤的沖激，眼眶潮濕了，眼前所見太陽城的巨大圓頂罩子，就似一個個大饅頭狀的墳墓，陰慘而冷冰。

他扭開了電視新聞頻道，聽見記者以激動的語音在報告：

「眞是天大的不幸，季元老和他的前任妻子就這樣魂歸西天。不過有人說季元老活了差不多一百三十歲，身體裏面的器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人造的，實際上，這部機器，如果保養得好，也許再活個五十年一百年沒問題，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想想就會好過些：季安國元老的精神是永遠不朽的，死去的只是一架組合不良的機器……」

「哼！」藍力士忍不住說：「只是死了一具機器人，跟死了一個結過五次婚的女人而已。」

「別這樣說吧！」

「我只是照菲里斯人的說法說說而已。」

「這件事又跟『九一五』扯上關係嗎？」

「天曉得！」

「我很害怕。」藍美姬摟緊了懷中的小珠兒。「萬一我們的車子也給人動了手脚那不是……」

「聽天由命吧！我們快到了，別說不吉利的話。」

巨型的圓罩子，在前面聳向天空，藍力士的視線已無法看見它的頂端。在它的閘門上閃着一圈紅色的光芒，機器人與眞人混雜着，在那兒負責維持秩序，藍力士的車子開進閘門裏

。立刻看見有兩個安調局人員，向他揮手：

「藍團長，請跟我們來一趟。我們查出來，剛才的事不是意外。」

藍力士與藍美姬和小珠兒下了車，轉而進入安調局的車子，抵達安調局大樓時，援外司司長甘子厚，還有藍美姬服務單位人口局的安全室主任凌明利，也都趕到。他們被帶進裏面詳談。

三個小時的反覆研究和討論，只是繞着一個圈子在打轉，毫無結果。沒有人了解恐怖來自何處，爲什麼會發生恐怖事件。那位非常關心藍美姬處境的凌明利，一再的說：

「藍小姐，妳自己得保重了，我們會想辦法協助妳，如果妳有緊急困難更要隨時通知我們。」

「謝謝你，我會的。」藍美姬看見那雙黑亮的眼眸流露出深深的期許，她已經不止一次的感受到了那種眼光，從她第一天到人口局來上班，凌明利就非常注意她。

藍美姬帶着藍力士回到她的家裏。她爲哥哥餞行，雖然所有的飯菜都是機器人按照一定的規格做出來的，此刻，兄妹倆站在窗口，俯望着太陽城的夜景別有一番情懷和感受。

貓兒小麗在咪咪叫，機器人的餵食令牠非常滿意飽足，小珠兒在客廳跑來跑去，老祖母

在逗她玩，並且向她說起有關太空英雄及生態災難的故事。

透過圓頂玻璃罩子，可以望見稀稀疏疏的星點，正在眨着眼睛搖顫着形體注視着他們。良好的空氣調節設備，使他們感覺到身體不冷不熱，舒適異常，但在他們讀到一封寄自華夏的信時，他們的眼眶濡濕了，一遍又一遍地，他們讀着信上的文字，並且試圖去體會信上所說的每一句話：

親愛的孫女和孫兒：

爺爺和奶奶寫這封信給你們，只是告訴你們，我們生活在華夏是多麼的快樂幸福，這封信是透過傳眞系統傳達給你們的，希望你們還認得我們的字跡。

歌麗美雅確實是世人所嚮往的好所在，它有最進步的科技做後盾，生產供應無盡的物資給所有的同胞，使得人人無憂無慮，衣食無缺，世上所有其他的國家也都要受到她的恩澤，但是在歌麗美雅所未曾涉足的地區——華夏，中國的屬地，一個古老的歷史文明國度，再復興再創造過的樂園，她存在於地球的另一端，當全球性的生態大災難結束以後，華夏地區以東方民族特有的勤奮與互助精神，協力建設一

個美好的國度，完全自給自足，絕不仰求於人，因此每個人都是快樂幸福的，儘管偶爾會有疾病、災變、飢荒發生，但是我們靠了先人所遺下的文明傳統，致力實現了一個「天下爲公」的社會，同時也改變了過去數千年來的積累惡習和錯誤，記取歷史的教訓，促成文明的更新和進步。

你們的父親和母親原是非常優秀的人才，可惜他們在生態災難中喪生了，如果你們心靈深處還懷念著東方的華夏，願意回到你們生命的本源來看看，歡迎你們前來，我們竭誠地盼望著。

爺爺和奶奶

藍力士面帶笑容，有一股暖潮起自他的心間，輕輕地流動著。此刻，一張清麗脫俗的人臉又在他的眼前浮映，茉莉彎起的眉毛，貼著她含情脈脈的眼，靈光閃現的注視，使他怦然心動，他懷念著菲里斯的她，即使煙雲迷漫，殘破荒涼，充滿暴力與血腥，他仍然要奔赴那個國度。

「你決定到菲里斯去嗎？」藍美姬問他。

「那是一定要去的，我是非去不可的。」

「你不害怕遭遇不幸嗎？」

藍力士搖搖頭，抱起衝過來的小珠兒，親熱地吻她的面頰，他想像着自己也有親生的孩子，在逗他玩樂的歡愉之情，他感受到新生命的喜悅與悸動。

第二十章　再見茉莉

巨型的空中運輸機，在獅頭馬的廣場停下來，一架一架的排開了陣勢，當艙門打開時，首先出來的却是亮閃閃的機器人部隊。在最前面的兩個機器人高舉著歌麗美雅的國旗——三隻展翅的和平鴿，以及她所標榜的標語牌子：

人道主義是戰勝魔鬼的利器，
歌麗美雅的愛，是所有苦難人的希望。

浩浩蕩蕩的機器人部隊作先鋒，展示了歌麗美雅的堅強實力，以及它在歷史巨流中所曾佔有的領先地位。

然後，藍力士跟在機器人身後，帶著他的隨從慢慢的走出來。他還四下張望著，惟恐這個曾經遭遇大動亂的國度會不利於他。

戚將軍好整以暇以他慣常的騎馬英姿，等候在廣場的另一邊，身後的羣衆跟著他舉手歡呼：

「歡迎歌麗美雅！歡迎歌麗美雅！」

「人道主義萬歲！人道主義萬歲！」

「老歌一來，大家都有飯吃！」

藍力士麻木的心突然被喊聲所震醒。獅頭馬已幾破得難以收拾，面對著這些曾是殺人如麻的野蠻人，本來有些膽寒，看他們那種興奮的樣子，好像對歌麗美雅並沒有多大的敵意，使得藍力士釋懷了。

彤雲厚積，大地有一種朦朧的光影在閃動，黑壓壓的人羣，以他們昂揚奮發的叫聲和不停舞動的手，表達他們對救濟品的渴望。

藍力士伸出巨大的手，向騎在馬上的戚將軍致意，戚將軍跳下馬來，以他多毛的手迎接著藍力士。傳說中戚將軍渾身毛茸茸的，除了少部分地方之外，如果他不穿衣服可能就像一

隻大猩猩，怪不得長毛黨就是以他這副樣子做招牌的。

「歡迎未來的藍大使來到。」戚將軍的手握得緊緊的，讓藍力士感到了非比尋常的壓力，他手背的毛也使得藍力士有一陣癢。

「恭維了，恭維了！戚將軍，謝謝你親自來迎接。」

在戚將軍身後的荷鎗騎士朝空發了一排空包彈，算是對這位援助團長的禮敬。

在機器人部隊的支援下，對於菲里斯的救濟工作即刻展開。藍力士的辦公室已不再是昔日那處豪華的所在，而是經過戰火洗禮之後的殘破屋宇，再也沒有隨手扭開便有果汁牛奶的水龍頭設備。他必須因陋就簡，執行他的公務。

根據報告，菲里斯經過長毛黨的戰亂後，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倖存者在戚將軍的統治下生活並不如意，直到歌麗美雅的援助來到，以無限制的供應人上牌的食品進行救濟，並且派出機器人部隊做治安維持和醫療工作，才漸漸的穩定人心。

藍力士實在不明白，以外傳長毛黨的恐怖作風，爲什麼就甘願接受歌麗美雅所提供的援助及所要求的各項措施，包括最重要的人口控制。

「歌麗美雅將會逐漸爲你們建造完整的大氣保護罩，提供完善的生活環境，只要你們按照我們所指定的計劃按部就班去實施。」藍力士轉達了當局的指示給戚將軍。

就像一隻和順的猩猩站在他面前，抽著歌麗美雅的香煙，看起來神態是那樣的安詳自在。藍力士上前去拍他的肩膀，只感到這個曾是殺人如麻的傢伙和想像中的樣子有一大段距離。戚將軍站在一棵棕櫚樹旁邊，以深沉的眼睛凝視著平整的沙洲，嘴裏冒著煙，顯得很知足。

「藍大使，你的幫忙眞不少。」

「那裏，還眞虧你大力配合。」

戚將軍輕聲在笑。「我知道你的心事！」

「我會有什麼心事呢？」

沙洲上有許多枯骨，機器人部隊正在指揮並協助菲里斯人清理，運到卡車上。戚將軍看了很久，轉過臉來對藍力士說：

「你想知道香茉莉的下落嗎？」

這突如其來的問話，使得藍力士渾身緊張，他以爲香茉莉也許遭遇不測。

「你是說，她已經……」

「不，我沒說什麼，我只是問你，你想知道她的下落嗎？」

「我想。戚將軍你怎麼會知道呢?」

「我是知道的，讓我告訴你吧！」戚將軍噴了一口煙，故意湊近前來附在藍力士耳邊說：「去永康鎮找她吧！她現在在永康鎮。」

藍力士握住那隻伸出來的毛茸茸的手，四隻眼睛對視了一會兒。他感覺出戚將軍所流露的揶揄性的關懷。這個長毛黨的頭頭，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接受歌麗美雅的指導，改變許多措施，的確是令人驚異的。他眞想對戚將軍說：「黑猩猩！你眞了不起！」他把這句話放在心裏，以曖昧詭異的笑回報了對方。

炎熱的太陽從稠密的沙塵間露出臉來，山道上飄著陣陣腐臭的氣息，在屍堆旁邊挖掘葬坑的怪手，嘎嘎嘎的以它無比的震撼威力掘進地底。旁邊列隊守衛的機器人，他們只要關掉嗅覺系統，便不聞其臭，有人在遠處掩鼻哭泣著，望著曾是他們的親人的屍體，被機器人投進坑洞裏。血跡已乾涸的殷紅，塗抹在斷肢殘臂和破爛的衣服上，灰白色的腦漿從裂開的腦袋瓜裏迸現，隱隱的還有細小蠕動的蟲，從腦洞裏爬出來。每一張猙獰呆張的嘴，都在無聲慘叫。

「一共是多少具，你點過了嗎?」一個戴口罩和眼鏡的軍官問機器人。

「三百零八具。」機器人說。

藍力士的車子經過時，聽到他們的對話，他掩著鼻子，在激動中觀看著埋屍的場景。歌麗美雅的救濟品，也在不遠處發放給難民，使那些生者在經歷戰爭浩刼後，暫時解決了肉體的饑餓。然而潛藏著的恐懼却是無法抹除的。

「沒有限制的供應！」在藍力士旁邊的副官衣本德說。「這樣等於我們在養他們不是嗎?」

「別擔心吧！」藍力士說：「人口減少了，還怕什麼，況且，歌麗美雅當局還不斷地支持他們，希望把他們扶起來，但爲什麼老早以前不這樣做呢?」一層困惑如迷離的霧網住他的臉。

「你一定很傷心吧?團長。」

「任何人都會傷心的。」

「這是個好地方！」衣本德指著田野間綠油油的草地，已有農人駕著耕耘機在做農事。

「不錯，確實是好地方，如果沒有戰亂發生的話。」藍力士的腦際浮起歌麗美雅的農業

大樓景象。自動調節溫度，供給雨量和陽光，一層一層的耕作場，種植各種蔬菜、水果、穀物，以及畜牧。從播種、施肥、除草、收穫全部自動化，平時有機器人在照顧負責作業，至於畜牧場也都由機器人擔任看管、餵食和衞生等工作。

然而歌麗美雅潛在危機却是喪失了美好的天然環境，由於在上個世紀以前，對於土地、河川、空氣的過分踏蹋，導致人類被迫住入人工環境裏，以求自保。非里斯因爲是落後國家，較能維持自然的原貌，遭受工業化破壞的比率沒有先進國家那麼嚴重，因此，原野上有綠色的生機復甦。沿路所見還有未被清除的枯骨散列在野地間，偶爾，有兩隻饑餓的犬類，在骨骸間踩踏，用鼻子聞聞嗅嗅，並且張嘴啃食。

「眞他媽的！」衣本德咒著。舉起一管煙幕鎗，朝狗隻發射過去。

五彩的煙幕在陽光中迸飛起來，散開著，兩隻狗兒望空看了一下，驚惶地拔腿奔跑開去。

「喂，你！」衣本德叫著。「還是到歌麗美雅去吧！那邊的同伴比你們好命多了！呵呵……」

車子遠了，狗隻成了兩個移動的小點點，在天幕下的大地嗥叫著，有沙塵揚起，將牠們的影子罩在朦朧中。

車子駛入山谷，兩旁出現初生的野草，非常繁茂，那種綠色的油光，閃亮在大自然的天光下，看起來格外舒適悅目，與歌麗美雅的一切相比，同樣的綠色，却教人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微風吹拂著，草兒顫擺得蠻有韻致，撩起藍力士的縷縷柔情。

前面的路徑旁，一堆白骨錯雜地橫在草叢間，幾株茉莉花淒迷的抖動著，藍力士下了車，採下了一束花，將它插進胸前口袋裏。當車子往前駛去，藍力士憐憫地望著草堆裏的白骨，發出一聲悲嘆。許多歌麗美雅的「人上牌」包裝紙，零亂散落在四處，遠處的村落，集結了一羣人，正在揮舞著白色的旗幟，叫叫嚷嚷的。

藍力士開始在腦海裏想像著茉莉的一顰一笑，勾勒再度與她見面時她所流露的奇異表情，如果茉莉並沒有參與長毛黨的陰謀活動，他也許會把她看得更神聖些，然而，他捫心自問，此刻的心境却是被汚損了，醒覺得就像長在屍骨旁邊的茉莉花。

抵達永康鎮時，一隊荷鎗的長毛黨士兵攔住車子，藍力士取出證件亮了一下。並且問他們：

「玉林山莊在哪裏呢？」

一個年長的士兵指著遠處山腰間的許多墳墓說：

「就在墳場旁邊，有幾座茅屋，那是特別區呀！」

「怎麼叫特別區？」

「是威將軍叫我們特別保護著的。」

士兵喝了一口「人上牌」的飲料，抹抹嘴說：「他們是特別人物呀！」

「謝謝！」藍力士從口袋裏再掏出一包人造的營養品，塞進士兵的手裏。

士兵們嘻笑著向他行了一個軍禮。

「你們不再吃人肉了吧？」藍力士調侃著說了一句。

戰爭過後的城鎮，滿佈著淒涼與荒蕪，那些呆滯痛苦的眼神凝視這部外形像鯨魚的車子，臉上繃得緊緊的，男人多半是傷痕累累，面容憔悴，女人隱在陰暗的角落裏，悉索地與她的孩子低語，只有歌麗美雅的車輛，那漂亮圓滑的外表，以及上面書寫的宣傳文字，使他們在嘆息中感到一絲安慰，也消除了原先的恐懼。成羣結隊打著赤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圍過來，吹著口哨慢跑跟隨車子。

「喂，你們快樂嗎？」藍力士忍不住問他們。

「有老歌來幫忙就好啦！」高個子的說。

「我差點沒被吃掉！」拐脚的說。

「給我們更多吃的吧！」一個嘴裏塞着食物的瘦削孩子說。一邊還拉著他快要掉下去的褲子，把露出的半個屁股遮住了。「人上牌的食品不錯，眞不錯！」

藍力士從車上丟下十幾包「人上牌」，然後車子快速前進，後面成羣的小孩擠成一團，爭搶著食物，叫叫嚷嚷的，就像野狗爭食般的狠勁。

他聞到插在胸口的茉莉的清香。沿路的沙塵揚起如霧，恍惚間他又回到那短暫的相聚，如果人生還有什麼刻骨銘心的事，那麼，在那次回到歌麗美雅時與香茉莉所種下的愛苗，正是他所難忘的。

車上的廣播在說：非里斯的新的軍政團已經組成，選出威將軍爲元首，負責治理這個經過動亂的國家。

「我保證，」威將軍說：「按照歌麗美雅所推行的人道主義政策，善待我的人民，不使任何人受到傷害，爲了非里斯今後的繁榮幸福著想，只有完全的人口控制，以及配合適當的農業工業生產，才使得人民不致於淪爲恐怖的饑餓，我們今後唯一的希望便是接受歌麗美雅

的各項指導……」

「放屁！」藍力士關掉了電視接收系統。

「團長，你在生氣啦？」衣本德不禁問。

「一切都不對勁！不對勁！」

「是呀！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這是很奇怪的演變。」

「我們是在走老美的路。」

「我也感覺到了。甚至比老美更嚴重，更不合理。」

所有歌麗美雅的物品以及機器裝備和機器人、人員，在永康鎮上四處可見。那些穿著軍服的歌麗美雅人，夾雜在機器人之間，看起來只是點綴性而已。一個先進的技術文明國家，根本沒有什麼人會願意被派到這種地方工作，實際上，機器人已足夠應付所有的任務。藍力士的車子經過時，看見他們還放下正在搬運的東西，向他揮手致意。

「我本來也不想來的，」旁邊的衣本德又說話了。「到這裏眞沒意思。」

「那你爲什麼來了呢？」

「因爲……」衣本德難爲情地別過臉去，看著窗外的景色。「他們說菲里斯有好風景，有新鮮空氣，有漂亮的草地，是歌麗美雅所沒有的。」

「你在說謊！」

「嗯——可不是嗎？」衣本德吁了一口氣，尷尬地笑笑。

「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派你來這裏？」

「我犯了錯誤，我知道，我知道的。」

「你說出來呀，何必害臊？」

「我闖入生化實驗所被抓到了，他們認爲我侵犯了國家安全機密。」衣本德臉上擠出了粒粒的汗珠，顯得很窘促。「他們要查辦我，放我一條生路。」

藍力士的腦門挨了一記重擊，他在回想自己過去到底是否犯過同樣被認爲不可原諒的錯誤。他的印象中一切正常的，並不曾有過犯法的事被抓到或警告。

如果說與菲里斯的少女茉莉談戀愛是一種過錯，那還是後來的事，他前後八年的時間一直流放在外，幹的都是同樣的工作，將歌麗美雅的各種救濟食品、醫藥分派散發給貧窮的世界，宣揚了美好的人道主義，使本國贏得每個受援助國家人民的感激與尊敬。「這是何等辛

苦而又高尚的工作！」正如已經去世的援外司司長金華所說的。他一直盡忠職守。在自己的崗位絕少有出錯的時候。

但又爲什麼，他一直希望回到國內生活而不被允許。他開始查覺到此中難以外洩的事必然含有某種隱密存在。

疏落的星星在紫藍色的天幕中開始熠耀着，殘破的城鎭街道遠了，綠色植物遍地的山麓，微映着紫紅，不知名的野花迎風搖曳，藍力士打開了車窗，讓微風吹進來，雖然還有幾分熱，畢竟聞到了天然的氣味，吹到了天然的風，比起在歌麗美雅，一年到頭難得打開圓頂氣罩，就算人出到外面來，那種生態災難後的風味，使人鼻子覺得怪不舒服的，而在此地，遠離戰火蹂躪過的地區，再也聞不到屍體的腐臭味，代之而來的是陣陣的野草香味，純然不是人工化的，令人心曠神怡。

茅屋就在前面，有燈光隱約從逐漸黯淡的暮色中傳出來。一面菲里斯的國旗和另一面歌麗美雅的國旗就並排插在旗桿上，高高的在茅屋屋頂上飄着，有荷鎗的軍人在把守，廣場上傳出了兒童的嘻戲聲。

「我們到了。」衣本德說。他停下了車子。

「眞是個好地方。」藍力士說。

「叫我住在這裏，我才不願意呢！」

「你一直想着有圓頂氣罩的都市吧？」藍力士說着打開車門走出去。

一個菲里斯的軍人走來，看過藍力士的證件，揮着手叫了一個機器人過來：

「你帶他去！」

機器人站着不動，注視了藍力士一眼：「跟我來！」

他一直不敢面對而又渴望與茉莉再度相處的矛盾在心頭交戰着。當機器人領他進入茅屋裏面，他在暗淡的廳內站着，透過狹窄的走道，他看見一個白衣女郎倚在窗邊，那略嫌瘦削的臉龐，半隱在暗影裏，凸起的腹部與她的身材看起來是極大的不相稱，她還沒發現藍力士的來到，只是以好奇的眼光在探視着窗外的動靜。

「茉莉！」藍力士叫着。

茉莉的臉轉過來，與藍力士相互對視，一瞬間，恍惚受了電擊般的微顫了一下，兩顆眼睛睜得大大的，艱難的舉步奔向他來。藍力士趕緊趨前去抱住了她。

「茉莉，妳是茉莉不是嗎？」

在藍力士懷中的茉莉抽噎着，臉頰上掛滿了淚珠，長睫毛垂蓋着她那看起來睏倦臃腫的眼睛，藍力士感覺到她火熱的胸口內的心臟跳動，以及腹部裏面另一個生命躍動。他親吻着她沾滿淚水的臉頰、鼻子、眼睛，最後，落到她的嘴唇上。兩顆心緊緊地貼在一起，熱熾的火焰燃燒着。

「茉莉，妳怎麼啦？有什麼不對嗎？」

「藍力士，」她低喚着，帶着微微的嘆息。「他們驅逐了我，不要我在歌麗美雅。」

「我知道。」

「因爲我爲菲里斯長毛黨工作。」

「我知道。」

「實在我是不得已的，他們抓走我的父母，威脅了我，一定要我爲他們工作。」

「我都知道！」

藍力士再度低下頭，在她的嘴上、脖子上、髮鬢間，瘋狂地吻着。她閉着眼，微微的喘息呼在他臉上，他的手從她的身體背部滑落下來，而後，他細細端詳着她的臉，輕輕地撫摸她凸起的腹部。然後，他又擁緊了她。

「我配不上你，藍力士。」她說。

「我找妳。爲了我們的孩子，我來這裏找妳。」

「這是一件錯誤，一件錯誤……」她的啜泣轉爲嗚咽。「眞不敢相信，一切都弄得一團糟。」

「我們已經有了意外的寶貝啦，妳還抱怨什麼？快擦乾眼淚吧！」在沒有見到茉莉之前，藍力士無法預料自己會採取什麼反應，現在當他與她相擁在一起，感知了新生命的喜悅，柔情化成了輕煙，籠罩了眼目，即使他心底深處蘊藏了多少疑問與傷悲，都在朦朧中溶化飄散。

「我不相信你愛我，我只想把孩子生下來。」

「對的，應該把孩子生下來。傻傢伙，我當然愛你。」

「在歌麗美雅生孩子是不容易的，因爲有人口配額。不管怎樣，我應該把孩子生下來，這是一個意外。」

「我知道妳的情況，所以特地來看妳，相信我，我當然愛妳。過去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希望是過去了！」

一個機器人走過來，拍着香茉莉的肩膀，當她回頭的時候，看見自己的父母親正站在背後凝望着。

「爸媽，」茉莉說：「他就是藍力士。歌麗美雅派來的援助代表團團長。」

「眞是幸會！」老頭子咳嗽着說。

藍力士趨前去，與他們寒暄握手。

第二十一章 暗夜中的歌聲

巨型的挖土機，以它的怪手抓取了瓦礫，堆放在大卡車上。人與機器人忙碌打成一片。破碎的獅頭馬城在重新收拾建造。

街道上有大人和小孩的喧嘩聲，騎馬的、趕牛的、放羊的，一羣一羣的走過，偶爾還會有摩托車、磁浮車呼嘯而過，或是空中飛車在低空盤旋監督。

一棵一棵的綠樹被種了起來，筆直地豎向天空，那種散發着新鮮氧氣的植物，羨慕吸引了多少外來的觀光客，人們一波一波的趕來，就爲了看菲里斯的奇蹟，她在歌麗美雅的扶助下，使大地的生機勃發，到處展現了可愛的綠色。當夜晚來臨時，獅頭馬的街頭又燃起了五

顏六色的燈光，使得獅頭馬周圍的原野，也感受它的珠光寶氣，而渾然忘却大地生靈遭遇浩刼的恐怖。

有吉他的樂音在星光下迴盪，歌唱是激越昂揚而帶着淒楚悲沉，也許還會喚回人們的一些片斷記憶：

獅頭馬，我美麗的家鄉，
不管經過多少風雲變幻，離亂滄桑，
當太陽在濃霧中昇起，鳥兒已出巢飛翔，
永夜的廝殺悲鳴，已不再迴響，
沒有人會記起，傾圮的高樓城牆，
火與血，同樣是歷史道路的閃亮光華，
唯有卑微的希望，在新起的城市中飛揚。

四個年輕人邊彈吉他邊唱着歌，搖動他們的身軀和臀部，配合着節拍。火光映紅了他們

瘦削的臉，每人兩眼的疲倦神色，在交投注視中得到了相互的激勵，使他們更起勁地彈唱着。周圍擠滿了穿得破破爛爛的人，在看熱鬧，並且拍掌附和而唱。那些枯瘠枯僵的脖子，伸得長長的，勉强從喉管中拉出了歌聲，即使他們不知道歌詞的含意，從擴散向荒野的音符，他們凝望着閃爍星光的天空，他們的心情在凌空翻滾，過往的傷疤掩藏在黑暗裏，就像一條條睡去的蟲。

當歌聲停止之後，四個人中的一個，拿起一面寫着「９１５」的白旗，搖動一陣，然後投入火裏焚燃。

「到底是什麼意思？」觀衆中有人問。

「不知道！」那個焚燒旗子的說。

第二個又跟着拿旗投入火裏，以至第三個、第四個，都做了同樣的事。站在一旁觀看的藍力士，不禁衝上前去，抓住其中一個人的肩膀，大聲問：

「請你告訴我，這個東西是什麼玩意？你們爲什麼要燒它？」

「沒有作用了，我們燒掉它！」

「原來是幹什麼用的？」

「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奉誰的命？」

「應該是威將軍下的令吧！」

藍力士一陣錯愕，他使勁地搖撼那人的肩膀。如果他沒有忘記的話，他應該想起眼前這四個搖旗吶喊的菲里斯人，就是他在歌麗美雅太陽城所遇到的欺負茉莉的人。在黯淡的光影中，他頹然放鬆了手，他的面孔扭曲着，幻見初見茉莉的那個晚上的奇遇，冥冥中好像一切都被安排好了的。他是這樣的無奈軟弱，以至於無法移動身子。

「趕走他，他在幹什麼？」有人在喊。

「他是個老歌！」有人說。

花草、麵包屑、人上牌的包裝紙盒及其他雜物朝藍力士身上擲過來。

「老歌眞好！謝謝老歌給我們吃的東西！」

只怪光線太暗，他又穿着便服，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他就得領受這份不該有的敵視，歌麗美雅的優越感在陰暗的角落裏也有吃癟的時候。藍力士只能把它當作是落後民族的情緒發洩吧。

在藍力士離開那羣人以後，他還聽到吉他的彈奏與悠揚帶着抑鬱愴然的歌聲，像潺潺水流般的漫開來，藍力士對於這土壤、空氣和星光，開始有了難以名狀的好感，對於生活在這兒的苦難的人民，深深地寄予同情與憐憫。

車子在樹幹下的暗影裏等待他，他拍拍衣服上的灰塵鑽進車裏去，他期待着嬰兒的哭叫聲會很快的來到，因爲那是他的希望和喜悅。

第二十二章　悄悄來臨的死神

大批的機器人開始由歌麗美雅空運過來，進行菲里斯的復建工作。當戰爭的野火已經燒過，所有的建築和設施，或是制度，都必須重建。

戚將軍的銅像，在獅頭馬的廢墟中被塑造起來。露出衣服外面的毛茸茸的部分，手、脚、脖子和滿臉的鬍鬚，看起來確實夠嚇人的，那股威武之氣，沒有人不會感到凜寒。

獅頭馬在重建了，菲里斯在歌麗美雅的協助下走向復興。

戚將軍與他的執政團，常常在會議桌上向全國人民一再的廣播：「火與血的日子都已經過去，我請你們原諒過去我所犯的錯誤，那實在是不得已的，爲了生存與自由，我們必須先

做一次徹底的破壞，才能夠好好的建設，我應許你們有豐衣足食的日子。」

到處都是「人上牌」的食品，堆積如山的盒子，擺在每一處鄉鎮村落的街道建築裏面，由機器人負責看守並發送給饑民。那些感激的目光不是投向機器人，也不是投向紙盒子，而是投向茫茫的蒼天，他們的肚皮因爲飽足才有力氣工作，並埋葬死人，餵養老幼，或是在寂靜的時光繼續與愛人擁抱做愛。

菲里斯的首都獅頭馬建立起了圓頂罩子，遠遠的看去，它就凸起於一塊禿黃帶綠的平原上，比以前更加壯觀美麗。藍力士的辦公大樓，恢復往日的繁華勝景，牆壁間有經常變換的風景，隨時打開水龍頭，便有果汁、咖啡、牛奶流出來。

現在他是駐菲里斯的大使兼援助團團長，經常在電視上露臉，雖然全國能收看到的電視觀衆平均不到五成，而他已經大大的出名，在菲里斯人民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歌麗美雅的人道主義政策，是無遠弗屆的，」藍力士在電視上說：「她在推行一個史無前例的烏托邦計劃，希望所有的國家都能得到她的福祉，使全世界結合成爲一個大國家，就像我們的太空人在遙遠的太空船上所看到的地球一般——一個小小的球體，小小的光點，只是一個地球而已，一個地球而已，所有棲息在上面的衆多人種、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制度

，實際上都應該合而爲一的。」

以上這些話，原是出自歌麗美雅的外交宣傳手册，他只是照本宣讀而已。實際上，對於這個窮困萬分的國度，他是義不容辭給予同情與關懷，確實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爲了我們有限的資源着想，」藍力士繼續說：「歌麗美雅所要求的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做到完善的生育控制，所有的生育都必須經過人口局的核准才算合法，每個人不管男女，在到達青春期的時候，都要接受長效的避孕注射，以便有效推行人口政策，以免再犯了過去同樣的錯誤——因爲人口的過份增加造成動亂不安。」

由歌麗美雅派來協助有關人口計劃的人員，很快的在各城市建立據點，旅行車旁穿白衣服的護士，笑容可掬地拿着注射鎗，對着排隊的成年男女進行注射。這當然是在戚將軍的命令下才執行的措施，儘管會有人抱怨而臨陣逃脫，或是抗命不接受注射，他們都將列入搜查隊偵緝的範圍，抓到時給予管訓並强迫注射。

在溫室裏面享受大氣罩的保護，藍力士難免會想起郊野的空氣、天空和富於朝氣與生機的大地。當他和茉莉的第一個孩子降生以後，他常帶着妻小開車出城，到外面去觀賞風景。陽光很熱，外面的世界畢竟是不同的。

歌麗美雅的機器人沿路在建築工事，整頓街道，整理栽種花草。菲里斯是一個生態災難後恢復環境最快的特例，和歌麗美雅的保護罩外面光禿禿的樣子，的確有天壤之別。這片曾經遭遇火焚與血洗的大地，很快地在歌麗美雅人道主義的灌溉下復甦了。與當初藍力士所想的認爲是在走老美的路，確然迥異。

在一座廢墟中，許多菲里斯人圍聚着，散亂的頭髮隨風飄動，一串淒苦悲涼的笛聲，迴盪在斷壁殘垣間，哭聲是喪葬的伴奏悲鳴。有機器人在旁邊負責監視。

「他們怎麼啦！」藍力士的車子經過時問那個機器人。

「只是平常的事件。」機器人說。「有人得病不治，要埋葬了。」

在藍力士身邊的茉莉，將兒子的眼睛蒙住，不讓他看，車子開遠了以後。茉莉問：

「最近死人又特別多，不知道怎麼回事？」

「人老了總會死的。」

「但是，在歌麗美雅又不同了，有人工心臟、肺臟、血管和其他器官可以設法取代，解救病患，爲什麼又不能好好的加以援助？」

「有限度的援助。這是歌麗美雅的政策。」其實藍力士也不明所以。他心中的疑問不斷

的加深。從在歌麗美雅所遭遇的，以至於到菲里斯執行所謂援助政策，他覺得許多事情是反常的，難以解釋的。

那種悽惻的哭聲，在荒野間漫開來，使人有一股冰寒涼冷，從背脊昇上來，直盤旋到了心窩深處。

然後他們經過墳場，看見從事葬禮的人，一堆一堆的分散各處，好像是趕集似的，突然間，藍力士感到菲里斯人的死亡率在增加，這是一個非尋常的現象。

「去看外公外婆嗎？」小平問。

「是的，我們就要去看他們。」茉莉拍拍小平的背部，在他的額前親了一下。

「他們在哭什麼呀？」

「哭呀？」茉莉編了一個理由：「他們不聽話，到處去撿破破爛爛的東西，像罐頭啦、輪胎啦、塑膠用品啦，弄髒了身體，細菌跑到裏面去，所以……所以再也不能吃飯、講話、睡覺、走路……」

「就像報廢的機器人了？」小平笑着說。

「是的，不，不，報廢的機器人還可以重新修理過再使用，最少他們的零件還可以用，但是人一旦報廢了，就要埋在土裏了。有些還要把它放火燒掉，因爲沒有地方可以埋葬。」

「我不懂，我不懂！」小平搖搖頭。

「你長大了就會懂的。」

稚氣的臉兒擠成一團，陽光透過車窗照在那張盈滿歡樂的臉頰，兩隻烏亮的眼眸轉動着，望望爸爸，又望望媽媽。

中午時分，他們抵達玉林山莊時，小平首先開了車門衝出去，大聲叫着：

「外公，外婆，我們來了。」

小平的影子消失在茅屋的門口。藍力士將他的車子停妥，打開車門出來時，看見小平又奔出來，臉上繃得緊緊的，大聲喊說：

「爸，媽……機器人說外公外婆剛剛死了！剛剛死了！」

「什麼？」藍力士與莉茉不約而同的發出驚呼。

他們三脚兩步趕到裏面，已經有菲里斯的醫官在進行驗屍，一具歌麗美雅的家用機器人呆呆地站在那兒，當藍力士和茉莉進來時，似乎還認得他們。

「你們好！」機器人說，然後做出悲傷的樣子，用手去揩拭他沒有流淚的眼睛，笨拙地

說：「他們說主人死了，所以我必須做出悲傷的樣子。我這副樣子像不像呢？」

藍力士拍拍機器人的肩膀：「你少囉嗦幾句好不好？」

一個尖銳的聲音揚起，茉莉柔弱的身軀撲向前去，在蓋着白被單的人體前面跪下來，掀開了被單，哭泣着：

「媽媽，怎麼會？您怎麼會這樣？還有爸爸？怎麼會？……這怎麼可能呢？」

「突然的心臟衰竭，」醫官在旁邊說：「兩個人的死亡時間很接近，可以斷定，其中一個人發現另一個死亡，也因爲受驚而死亡。這是比較合理的推測。」

藍力士的心一片冰凉，有些恍惚的傷愁如江河瀑布流瀉而出，他的眼眶潮濕了，他想起爺爺和奶奶寫給他的信，似乎是對他的暗示性的召喚。一個再更新再創造的文明國度，是他的生命本源，他是應該回到那裏去的。對於菲里斯，一個經歷浩刼的所在，哭聲是他所熟悉而習慣的音調，只是在歌麗美雅進行大規模援助以後，中斷了一段時期，現在他又聞到了悲慘蒼凉的氣息，死亡的脚步，又悄悄地踏上每一戶人家。

小平看到媽媽在哭，也撲過去，抱住媽媽的背，嗚咽起來。

藍力士茫然地站在那裏，空虛得有如只剩下軀殼的機器人。

第二十三章 永恆的機器人

歌麗美雅太陽城的車子，在快到下班時間之前，便逐漸往臨近的城市管道疏散而去，人們去尋求工作之後的娛樂，所有的人類和機器看起來都是生氣蓬勃的。

但在國務院大樓的廣場上，今天却頗不尋常，在下班時間之前，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車子，好像又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現在是兩點五十五分，兩點五十五分。」坐在車內的林木大，咬着煙斗，聽着車頂上的一個聲音在說話：「國務院的人要準備下班了。不過今天他們約好在議事廳等你的，林木大先生，現在可以走了，可以進去國務院了。」傳話機在響，電眼在掃描轉動。

林木大跨出車門的時候，回身四望，廣場上其他的車子裏，也幾乎同時站出了穿着一身黑色西裝的人。

「一共是三百八十位。」在林木大身邊天上人問他：「都到齊了嗎？」

「都到了。」林木大攙扶着憂傷的天上人。「本來應該有五百零二個人的，婦人和小孩都免來了。」

「嗯！」

「現在我們是難民身份，我們要想辦法，請白慕理總理幫我們忙！」

「是，是的……」天上人慢吞吞地應着，看來他是那樣的缺乏元氣，舉步維艱。

林木大扶着他慢慢走向國務院的臺階。所有集結的車子裏面的人，也都走出來，跟在身後，漸漸包圍了國務院。

「兩點五十九分！」擴音器傳出了聲音：「國務院準備下班了。」一串如流水般的音樂聲，輕快地在擴音機中播放出來。國務院大門的幾個電眼在轉動。

林木大和天上人在國務院的門口站住了，天上人撫着他的胸口喘息不已，臉上發青。

「慢慢走，別慌張，他們答應要接見我們的。」

「無論如何總要……總要給我們有個答覆。」天上人喘着說。

「那當然，我們希望他們能協助我們回到非里斯。」

黑衣人聚集着，安安靜靜地擁擠在國務院巨大的門廊下，等待着裏面的人出來迎接。林木大扶着天上人，站在正中央，焦急地盼望着。

大門的數字鐘亮着三點零五分，巨大的玻璃門開了，走出來一個頭顱發亮，身上穿得整齊標緻的制服的機器人，他的兩眼如探燈般掃視了一下全場，目光在天上人和林木大身上停住，然後走近前來，對他倆招手說：

「你們兩個人進來吧！其他的人請回去！」

機器人的聲音是夠宏亮的，因爲加了擴聲器的關係。在場所有的黑衣人起了一陣騷動。

「白總理交代的，希望各位安靜，了解我們的困難，希望各位安靜，了解我們的困難。啊，還有另一位，」機器人好像剛剛又接收到了什麼指令，又補充說：「還有一位叫黃德西的先生。」機器人的目光搜索着。

黃德西的扁鼻子仰得高高的，眼睛幾乎就是在看着天上，他大搖大擺的走近前來。

「三個人。」機器人說。「就只三個人進來！」

黃德西轉身面向所有的黑衣人，揮了揮手：「既然這樣，你們就都回去吧！」

所有的黑衣人嘩然一聲，移動了脚步，逐漸散開，各自回到他們原先開過來的車子裏面，車子又漸漸地從廣場疏散開走了。

國務院的迴廊晶亮的牆發着白淨而柔和的光，許多透明的柱體就從天花板上垂掛下來，發射着紅外線光束，運輸帶在走廊中間無聲地蠕動，機器人就在帶子上面行走，三個人也跟着踏上帶子，緩緩地步行前去。

他們小心翼翼的跟着進入一個豪華的圓形房間，一股濃烈的香氣直撲過來，變幻景色的牆壁，顯映出一片春光明媚，綠意盎然的圖景，有旋舞的蝴蝶，在五色的花叢間活潑地展翅，流水的聲音潺潺可聞，從山野間的高崖上以亮麗秀剔的水珠濺流而下，千年古木高聳雲間，以昂然神聖的姿態靜靜竚立，似乎也在傾聽着大自然的動靜，有鳥兒的叫聲在林間啾啾地響着。

「眞迷人，眞迷人！美極了，美極了！」林木大讚嘆地說，他的鼻子不斷地在聞聞嗅嗅，似乎還想從這人工製造的自然景色中察覺出一點眞實的東西。

黃德西的鼻子仰得高高的，他的眼睛就盯在天花板上所顯現的太空站的圖景。那是從太

空中瞭望地球的情況，整個球體是一片斑斑駁駁，大氣瀰是混沌汚髒，像是一團沒洗乾淨的亂髮糾纏在人臉上。

他們在中間的圓形櫈子前面站住，還未敢坐下。

圓形房間內面的另一道圓形的門，如花瓣似的旋開了，一個銀閃閃的機器人走進來。

「請坐，請坐！」

另外一個機器人，指着全身銀色的那位機器人說：

「他就是白慕理總理，你們要見的人！」

「什麼？」三個人不約而同的驚叫。

「是的。」那位全身是銀白色的人，臉上的輪廓依稀可以看得出與白慕理相似的輪廓。

「我就是白慕理。」

「總統呢？」林木大接着問。「我也要見總統。」

圓形的花瓣式的閘門打開了，走進來另一個銀色機器人，從那臉龐依稀可以分辨出那是按照英懷德總統的外貌所鑄造出來的機器人。

「我們要見眞人，不是機器人。」林木大趨前去，在兩個機器人的身上摸索着，想要摸

出個所以然來。「請你們別尋我們開心好不好?」

「沒有尋開心呀!」英懷德說，「也不是我化了粧，更不是我不想見你們，實在來說，我已經超凡入聖，我們已經成了機器人。我們的思想活在機器裏面，我們的肉體都是要朽壞的，只有機器可以不朽，可以永久的活下去。」

林木大將信將疑瞪視着面前的兩個銀色機器人，他的煙斗已沒有火，却還一逕地吸咬着。

「你們是什麼玩意?」黃德西發火了。「我不要見你們兩個機器人在說鬼話。」

「你們不相信也罷!」英懷德說：「這是我們達成不朽的計劃，你可以看看天花板上的地球的面目。」

「地球很糟糕。」

「生態災難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人類的危機仍然存在。」英懷德說：「爲了使地球得到更新、喘息的機會，地球上的人口必須減少、再減少，減少、再減少，直到千年以後，才能恢復原有的面貌，才能有到處鳥語花香的環境，就像你們所看到的牆壁間的圖景。」

「不，我們不管這些事，」黃德西沉不住氣，大聲說：「我們要回去菲里斯!」

「回去有什麼用呢?」

「那是我們原來的土地，那是我們失去的國度，請你們協助我們趕走長毛黨的統治。」

「再過一段時候，長毛黨根本不存在了。」

「這麼說，我們更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回去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白慕理總理插嘴說：「整個菲里斯的人最後都將逐漸老化、死去、滅絕，剩下的只是逐漸在擴大的綠野青山等天然環境，這個世界需要綠色植物的繁衍，才能恢復從前的生機。」他那銀色的嘴巴開啓時，兩頰微露笑容，活像一尊菩薩。

「你們到底是誰?」天上人使盡力氣喝問着。

「我們是揀選者，揀選一些值得揀選的人，進入千禧年，進入一個天堂般的世界，一個沒有死亡的永生的國度。」

「你們不是機器人嗎?」天上人再喘着問。

「我們已經成了有思想的機器，我們的思想活在機器裏面，我們的性格都已儲存在太空島的電腦裏面，由太空島的機器人工廠製造成我們現在這副樣子。」

「天呀!」黃德西沮喪地看着天花板。那個烏煙瘴氣的地球，似乎也在莫可奈何地嘆着

氣。

「現在，我們要求你們，」英懷德說：「不要再想回去那個即將衰亡的國度，斷了這個念頭吧！回去了也沒有用，爲什麼你不想想，做人的目的是什麼？只是當一個統治者嗎？爲什麼不到天上去做王呢？去享受不朽的榮光呢？菲里斯的戚將軍和他的子民，都已經吃了我們的援助食品，他們的性格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也將在不久之後告終，就像一般得心臟病自然死亡一般，沒有任何症狀，這都是歌麗美雅援助的效果！」

「你們眞壞！」天上人發起抖來。「我們還以爲你們是眞好心來幫忙我們。」

「人口必須減少，污染才能夠減緩，地球才能恢復原來的樣子。」白慕理解釋着：「這就是我們當初遲遲不願做軍事援助的原因，故意拖延，才能達到人口減少的目的。」

「魔鬼！魔鬼！」黃德西叫叫嚷嚷地跺着脚。機器人趕緊過來抓住他的肩膀，並勸以冷靜。

「你們害我們家破人亡！」天上人哭着說：「你們不應該這樣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總要有人犧牲呀，世界必須更新，才能回到從前的樂園狀態。我們揀選了你們，他們應該感到很榮幸的，何必愁眉苦臉呢？」

「我們原來是來要求送我們回到菲里斯去的。」林木大哭喪着臉說，「眞沒有想到……」

「在歌麗美雅不錯的，」白慕理說：「我們安排你們有舒適的環境和良好的照顧，請你們斷了這個回去的念頭，因爲菲里斯的人，最後都將全部死亡，慢慢的，不留痕跡的全部死亡。沒有人會發覺這是一項計劃，爲了恢復大地的生機，尤其歌麗美雅更需要那片土地……」白慕理沒有再講下去，他從牆壁間拉出一條管子，通到自己的肚臍內，好一會兒，才又說：「對不起，我必須充電了，不充電的話，講不出話來。」

天上人嗚咽着，以他的手擦着剛要滴出來的鼻涕。他當然是很傷心的，偌大的一片美好田園，完全喪失在一個强國的計畫裏，而自己的家人又在軍事政變中喪生，他縱有永生的機會，如何能忘得了過去的創痛，他在這陌生的世界生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們不接受揀選呢？不領你們這份情呢？」黃德西的眼睛無力地垂下來，扁鼻子吃力地嗅一嗅這間房裏人工造成的花香味。

「那當然不會有好結果的，做個凡人……」白慕理銀色的嘴巴咧得更開，笑得很曖昧、很神秘。「做個凡人就必須接納生老病死的過程，沒有一個凡人能夠避免，沒有人自願放棄

預定的福份的，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只有傻瓜才會放棄永遠的生命。你們先考慮看看吧！」

兩個銀色的機器人轉身走了。留下三個人在圓形的房間內。他們沉思、觀望。對於歌麗美雅所造設的一切深深嘆服。他們商量以後，終於軟化了下來。永生確實是有史以來人類夢寐以求的目標，如果能夠藉着科技的造化進入一個永遠的國度，該是多麼幸福的事。

當機器人轉動那稍嫌笨拙的手臂，扭開牆壁間的另一個開關之後，他們聽到一種威嚴無比的宏亮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

「人類的性格要翻版，儲存在電腦磁碟裏，再輸進機器人的身體腦部裏面，以便成爲金剛不壞之身，三位如果願意試的話，請跟隨機器人過來。」

三個人面面相覷，露出驚恐無措的表情。

門開了。當他們再度抬起頭來時，不由得又發出相同的一聲「啊」，因爲他們看到好整以暇十足的肉體的人——那就是他們印象中的總統英懷德和總理白慕理。正在對着他們微笑招手。

「過來吧！現在我是正本，剛才是副本。」英懷德說。「把你們又嚇一跳吧！」

「在正本死亡以後，副本就將代替我們活下來。」白慕理說。「不要再想非里斯的事了，想想將來的千年國度吧！」

時間好像凝結住了一般，使三個非里斯人目瞪口呆，他們就跟着機器人，走進另一個電腦房。

第二十四章　眞　相

「現在我們終於查清楚是怎麼回事了。」凌明利的視線從聲音追蹤示波器的螢幕收回來，轉向前面的藍美姬。「剛才妳都聽到了吧？應該可以清楚是怎麼回事。」

「我還不大懂。」藍美姬恍然若失。

「他們成功了！」

「怎麼說呢？」

「完成了永生的裝置，一種活人進入機器人身體內的裝置，能夠使人類永生不朽。」

「總統與總理他們都有了第二身，因爲整個世界的環境在生態災難發生後，恢復的非常緩慢，歌麗美雅爲了改變自身的環境，不能不設法使用別的方式去從事擴張，暗中侵略佔領別的國家，菲里斯就因爲條件好，距離歌麗美雅比較近，所以，就當然的成了犧牲品，你的哥哥去從事救援的工作，實際上是在散播一種看不見的催命藥。」

凌明利將他裝着追蹤器的皮箱蓋起來，他的一隻脚在人工河流裏踢踏着，岩石濺到了水，有些水珠甚至噴濺到他的衣服上和臉上，太陽的光輝已略略西斜，透過圓頂罩子射下來，感到微微的溫暖如撫慰着的輕柔的手。

擔任人口局的安全組長這麼多年，他總難免有所懷疑，對於國家的決策以及所發生的他認爲奇怪的事，常會興發起好奇心去探究它的秘密。因此，在他第一次看到藍美姬從生化實驗中心調到人口局上班時，就對她的資料感到好奇，所以就迫不及待的約見她，與她詳談，好在藍美姬也很合作，並不避諱的把她所知道的全告訴他。

終於，在他知道今天有一個好機會可以追蹤到非里斯人與總統、總理的談話之後，他設法在非里斯前總統天上人和前總理林大木的鞋子上面各裝了一具超小型偵聽器，而能夠明瞭眞相。

藍美姬的藍眼睛在水光搖曳中閃亮着，有幾顆晶瑩的淚珠奪眶而出，她沉重地說：

「那麼，我的丈夫是怎麼死的？他死了以後，是誰惡作劇打電話給我？這樣做有什麼用意呢？」

有幾隻水鴨子從溪流的那邊，拍打着翅膀，濺起水花，快樂地游過來，牠們的叫聲，聽起來是那樣迷人，以至於在藍美姬身旁的凌明利，也要分神注意牠們，畢竟，在圓頂罩子裏的生活，竟日所見除了車輛、建築與難得看清楚的天空而外，野生大自然的景色只有在公園裏才可以觀賞得到。凌明利彎身撿起一塊小石子，投向水鴨子的身旁，激起了小小的浪花與漣漪，水鴨子受了驚，又趕緊吱吱喳喳游走了。

「我只能猜想，」凌明利繼續說：「他是援外計畫的執行人，他一定知道了某些援外計畫的機密，不願意執行這項工作，所以他和季元老等人都遭遇了不幸。」

「怪不得！」藍美姬啜泣不已，迷離的水光映着她的臉，她粉紅的雙頰染着斑斑水影，有淚珠滴落進水裏，流水帶走她的惶惑，却帶不走她的憂傷哀苦，眞相，隔了重重的紗，當揭開時，她所受到的震撼，猶如遭了電擊，她渾身在發抖。

「有證據顯示，妳的丈夫成了失敗的機器人。」凌明利掏出手絹去點拭她濕潤的眼角和雙頰。「請妳不用害怕，那個打電話給妳的人，只是個機器人而已，他有妳丈夫的口音，但是思想並不成熟，妳丈夫的思想進入機器裏面並不完全成功，這是一個失敗的實驗，他們只是想藉個機會使用一下這種有思想的機器人，看看逼眞到什麼程度，是不是可以騙過妳，這具機器人聽說失敗了，所以，妳的丈夫也就是說永久死掉了。」

「你爲什麼知道得這麼清楚呢？」

「我參與了部分的安全工作，當然會接觸到部分資料，慢慢的，一點一滴地把它逗攏來，就逐漸了解全盤的實況。美姬，妳相信嗎？我可是非常關心妳的。」

藍美姬淺淺地笑了。他們墜入情谷已不是一天的事。只是到了今天凌明利才把有關藍美姬丈夫的眞相告訴她。凌明利一手摟着她的腰，另一隻手在她如雲的秀髮撫摸着，他的嘴唇湊近她白嫩的臉頰，雨點似的熱吻落下去。久久，她掙扎開來，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輕輕地推開他。

「那個『九一五』是什麼呢？有什麼用意呢？」

「那是當局利用菲里斯長毛黨人要的把戲，收買了菲里斯人，再趕走了他們，都是裝腔作勢的，希望把所有的罪過都加在長毛黨人身上，這樣實在太不人道了，唯一的目的，就是爲了減少人口，並達成擁有菲里斯那塊美麗的土地。」

遠處，巨大的教堂鐘聲響了，正在報時：下午五點鐘。

他們走出野溪園，有幾個穿着紅短裙的少女，在草坪上快樂地舞動大腿，大跳土風舞。有直昇機在頭頂上飛過，凌明利很快地躲在樹幹下暫避一時，直到直昇機飛遠了，才又走出來，拉緊藍美姬的手。

「你看我們怎麼辦呢？」藍美姬問：「你知道太多的秘密恐怕會有危險的，有一天說不定跟季元老一樣粉身碎骨。」藍美姬想起在雪地上滾動的血淋淋的人頭，那個可憐的夏綠茵，因爲太跟季元老接近的關係，也許知道了太多有關國家的高度機密，終於不幸慘死，那令人作嘔的景象，是她一輩子所忘不了的。

「妳的哥哥情況也不好。」凌明利說：「恐怕要想辦法通知他，最好妳到菲里斯去一趟，然後，我們在華夏會合，就是妳的爺爺和奶奶寫信邀你們去的，也許他們信裏不便說明白，他們也略知一、二。」

「那麼這件事應該趕快行動了。」

「越快越好。」

第二十五章　快樂桃花源

太空島的機器人工廠，吸熱板張得開開的，像一隻龐大無比的飛鳥，伸展着牠的翅膀，蓋住了半天的星光，把它的翅面對着熾熱火烈的太陽光，吸取能源，供應工廠裏的動力系統。

工程師站在門廊上，透過玻璃窗，注視着地球，在他的身邊，許多已經製造好的銀色機器人，還沒加入某些特定人物的性格思想，却已經能夠以純熟的語句與人類溝通，對答如流。

「地球是我們的家。」工程師說。「我們是屬於地球的。」

「我們是歌麗美雅的產品，偉大的傑作。」一個機器人說。

「我們是永生的軀殼，將要包容高貴的人類思想成爲我們的靈魂，主宰我們的軀殼。」另一個機器人說。

工程師的臉色是沉肅悲傷的，他使用雷射鎗在發亮的鐵柱上刻寫了一個名字：「季安國」，然後，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季安國是誰嗎？」

「不知道！」幾張嘴巴同聲說道。

「季安國是我老爸，他的性格和思想就將注入你們中間的一位，成爲不朽的人，你們那一位願意接納他呢？」

「願意！」

「我願意！」

「我也願意！」

三張嘴巴同時在答話。機器人確實以它的愚誠獻上感激，提供他的軀殼作爲人類靈魂思想的寄托之所。

那個個子稍微高大的機器人，被工程師選中，工程師召他進入長廊，走進電腦中心。機器人躺下，頭部被旋開來，幾隻電極插入機器人的腦部。

「記憶輸入……思想輸入……性格輸入……」工程師喃喃地說。他一面調整着各種感應器。

幾分鐘後，全套的輸入作業已經大功告成，工程師將機器人的頭殼重新旋緊，扭開機器人身上的開關。那個銀色的機器人睜開眼睛好奇地問。

「小子，你怎麼會在這裏？」

「老爸，你已經成了機器人。你自己看看。」

機器人看着他自己一身打扮，轉轉身瞧了又瞧，再望望周圍陌生的環境，他匆忙地奔出房間外面，透過玻璃窗，看見地球就掛在羣星之間，愁眉苦臉對着他。他用手指着那遭受污雲黑氣遮掩着的大陸的輪廓，然後說：

「對了，那是歌麗美雅，在從前的北美洲中部，那是……菲里斯……在從前的墨西哥的所在……那是歌麗美雅第一大城……首都……太陽城……好亮好亮的太陽城發着光……像鑽石一樣的城市，美麗的太陽城……那是菲里斯的獅頭馬……菲里斯唯一的一座大城市……」

銀色機器人正說得興奮的當兒，他的肩膀被人從後面拍了一下。他回過頭來，指着他的兒子罵：

「季春風，我就知道你喜歡耍寶，把你老子變成這副德性，你看我這像什麼話？」

季春風走到銀色機器人面前，仔細端詳着老爸調侃着：

「嗯——製作得還不錯，非常像老爸本人，只是臉上欠了一點肉色，手脚、身體，也都要有肉色才像個人，只是老爸已經成了聖人，成了金剛不壞之身，不需要肉色了。」

「胡說，你胡說！」銀色機器人只是隨口發出他的語音。下一瞬間，他的腦袋裏閃映着雪地飛車爆炸的一幕。他驚叫了起來。

「我的天呀！夏綠茵呢？」

「誰是夏綠茵？」

「我的愛人呀！跟我結過婚才十七天又離婚的那個女人。」

「老爸，」季春風說：「她的資料都在磁碟裏面，我奉了命，爲你製造一個伴侶。就像我奉命製造你一樣。」

「天呀！他們謀殺了她！」銀色機器人似乎從夢裏驚醒過來。「就因爲我反對不人道的作法，他們下了殺手鐧，把我變成這副樣子。」他想哭，用手揩揩乾澀的眼眶，他只是個流不出眼淚的機器人。

一個銀色機器人在季安國的眼前走，季安國對於自己變成機器人感到窘迫不堪而難以適應，也許那機器人可以說明當機器人的味道，他趨前去，用手扳住機器人的肩膀，那機器人轉過身來，臉上露着微笑。季安國突然覺得那張臉出奇的面熟，他訝異地喊叫起來：

「夏綠茵！妳是夏綠茵！」

機器人沒有什麼反應。只是傻傻的笑着，似乎並不認識他。季安國攬着她的腰，有意無意湊近前去，在機器人的腮幫上親了一下。他覺得怪怪的，與他過去的經驗和體會是全然不同的，缺乏肉體與肉體接觸的那種芬芳可口的滋味。那個被親的機器人也木然不動，似乎並沒有發生什麼事。

「老爸，」季安國的兒子在旁邊笑了。「這個機器人還沒有靈魂，我們馬上給她做輸入程序，很快就有了思想，就會陪你玩，陪你說笑聊天。」

季春風把摟在季安國懷裏的那個機器人帶走，進入電腦中心。季安國望着那個女性機器人走路時款擺臀腰的姿態，觸動了他的心事，他想起幾乎是上一輩子與夏綠茵相處時的恩愛

情景，儘管短暫易逝，却讓他難忘，消魂蝕骨。

季安國再度走到觀景窗畔，和衆多的機器人一起，看着發亮的星星布滿整個銀河空間，地球在羣星之間，只是個披着汚穢的雲霧的小圓盤。

他憶起在歌麗美雅時擔任元老受人敬重的榮寵，一個一百多歲的老人，全身大部分器官都已換上了人造的，除了頭腦以外，他原只能說是個活動的機器人，背後有多少人拿「機器人」的綽號來形容他，但是他的童心未泯，追求理想的信心堅定不撓，在許多次最高當局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堅持歌麗美雅必須以完全的人道主義政策來執行實際的援助，不可以違背這項立國傳統，他所遭受到的反對聲浪也越大，理由無他，爲了歌麗美雅本身的安全與擴張需要，必須對鄰近國家開刀，然後，他遭到警告：「如果你再堅持你的立論，只有把你送進『桃花源』裏面去享福！」也就是教他不必再過問人間的事，前塵往事很清晰地幕幕閃現，終於他明白自己置身在此地的理由。實際上，他已經蒼老了，對於世事的風雲詭譎，翻騰如浪，早已神傷黯然，如果人間還有教他留戀的事物該是讓他可以魂牽夢縈的情愛了。

季安國凝望地球，在那歌麗美雅閃爍光輝的太陽城的位置，似乎看見了繁華與罪惡交混，美麗與醜陋並存。

幾分鐘後，季安國聽見身後有聲音傳來，是嬌滴滴的女人正在說話：

「原來季元老在這兒。」

他回過頭來，看見一張充滿媚惑的臉在展顏歡笑，却是與身體其他部分同樣是光可鑑人的銀色，顯得光華亮麗，眞正可以形容爲珠光寶氣，那雙灰色的眼睛也靈活地轉動，漾起水波，直教季安國忍不住近前去親了親她。

於是，兩個銀色機器人摟在一起。

「我愛妳！」季安國說。

「我也要好好的愛妳！」夏綠茵說：「從今以後，我們是天上的比翼鳥，桃花源地的神仙了。」

幾個機器人圍過來，在他們身上套上五色的花環，並且拍手叫好。

輕快的歌聲迴盪在長廊：

天上的桃花源，不管人間諸事，
沒有日夜寒暑，不再有憂傷煩惱；

星星不盡數，生命永不老。
青春是無涯太空中
永恆發亮的光，
永恆發亮的光。

第二十六章 毀滅與新生

獅頭馬的郊外，越過山脊過去的海濱，在午夜時分，驚濤拍岸，如可怕的巨獸攀附着大地邊緣，在掙扎喘息、狂吼。

龐大的運輸船，如聳立雲天的巨厦，在朦朧夜影中靠岸，許多機器人忙碌地在甲板上走動，搬運補給物品。

「人上牌！人上牌是好貨。」有人在說。

「好貨通通送到菲里斯來。」另一個答腔。

「別說廢話，你想到菲里斯找妞兒，找騷貨。」

「騷貨？哈哈，這裏可有騷貨？」

「有呀，菲里斯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們送來的貨却越來越多，送來的設備可眞用不完。」

「這裏這麼多東西該給騷貨用嗎？」

藍力士在旁邊聽到這一段對話，爲之光火，他手裏的一管鎗朝空發射了一枚照明彈，看清楚兩個對話的傢伙竟都是機器人。猜想他們不知哪裏聽來的俏皮話學着人類講話。

有一輛車子開進來，司機向藍力士說：

「四個機器人壞了，要送回去修理。」

那輛車子通過檢查哨，以吱吱嘰嘰的引擎聲，冒着黑煙駛進巨輪的甲板，在一團忙亂中消失不見。藍力士在心裏嘀咕着，這種過時的車子使用非氫氣能源，也不是磁浮車，竟會在這裏出現，莫不是暫時借用的菲里斯人的老舊車子。此刻，當他已決心離開菲里斯，離開歌麗美雅，他已經不再去過問這些雞毛蒜皮的事。

後面繼續來了許多車子，都是載運機器人回國去大整修的。有一輛車子隨後趕到，從裏面跳出一對母子。藍力士趕緊迎上前去，雙手攔着他們。老祖母跟着下來。

「爸爸！」小孩子叫着。

「噓——」藍力士豎起一根食指在孩子的唇邊。「不要多說話，我們要走了！」

「到哪裏去呀？」孩子的聲音壓得低低的。

「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要坐飛機還是坐船呢？」

「當然坐飛機。」藍力士把孩子抱開，躲在黑暗的岩石邊。

茉莉在他的臉頰邊輕輕一吻，藍力士感覺到她滴落在他唇邊的潮濕帶鹹的淚液。

「高興吧！」藍力士說：「茉莉，讓我們好好的慶祝。」

「到了華夏再說吧！」

一隻小型的反引力飛行機，在夜空裏閃着五顏六色的燈光，像一隻大鳥般的徐徐降落在沙灘上。藍力士牽着茉莉的手，一邊背着小平，往那隻大鳥打開的腹部奔去。

黃色的燈光射在眼前，他感到有點刺眼，一個熟悉的人影在向他招手喊叫，聽起來親切而調皮的聲音：

「老哥，老哥！」

當反引力飛行機再度起飛時，他們從電視廣播中看到可驚的一幕，獅頭馬城着火了，它就像一只脆弱的塑膠碗倒蓋着，却從底部熾烈的延燒開去，羣衆紛紛奪門而逃。

「戚將軍去世了！」廣播員在說：「由於戚將軍的去世，導致恐怖份子的再度作亂，獅頭馬全城在焚燒中，歌麗美雅的救援隊已經開始出動進行搶救，請注意，請注意，……歌麗美雅駐非里斯援助代表團團長藍力士，請快快來救援總部報到，我們在你的寓所裏找不到你，……請藍團長趕快來指揮行動，指揮救援工作……」

藍力士關掉了電視。他的視線投向艙外，星星在雲層裏忽隱忽現，猶如許多窺視的眼，當他轉過頭來時，看見藍美姬的女兒小珠，被她的祖母抱住，在懷中哭泣着：

「這孩子受驚了！」老祖母說。「剛才看了電視，很害怕。」

小平過去逗着她，扮鬼臉，扯她的頭髮說：「小珠姐姐被我嚇怕了吧？」小平的兩隻小手張開在眼角旁邊，作了一個餓虎撲羊狀，把小珠逗笑了。

沉寂。

藍力士四下看看其他三個人，臉色是肅穆而冷峻的。

自動飛行操作系統在負責飛行，直到將抵達華夏時，他們從緊張與疲憊中尋回了自我。

「太陽城有情況，」機器人說：「剛才廣播說，他們在抓四個恐怖份子。」

藍力士扭開了電視通訊機，廣播記者正在尖着嗓門報告：

「根據歌麗美雅安調局的報告，有四個偷渡入境的非里斯人化裝成四個待修的機器人，進入歌麗美雅的軍事機密基地，在一只中型飛彈上面寫下了幾個可怕的紅字：『啓示錄九章十五節』的字樣，然後逃之夭夭，安調局正在搜索他們的行蹤，目前歌麗美雅首都太陽城已進入全面戒嚴狀態，惟恐發生恐怖事件，這是必要的措施。

「據歌麗美雅安調局表示，這四個非里斯人是因爲不滿歌麗美雅對非里斯的援助行動，做得不徹底，而進行恐怖要脅，他們曾經被驅逐出境過一次。」

電視機裏一再的反覆播着，藍力士關掉了它。

「快，找一本聖經來。」他說。

「沒有聖經！人們好久不看聖經啦！」機器人說：「可以在電腦裏查到。」

藍力士按動電腦鍵子，螢幕上立刻顯現了「啓示錄九章十五節」的經文：

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就了，在某年某月時，要殺人的

三分之一。

藍美姬的臉色發白。茉莉掩着臉哭泣不已，藍力士撫着茉莉如雲的秀髮，安慰她說：

「這是有人安排好的，當初就是安排他們出來作幌子的，歌麗美雅安排他們，現在歌麗美雅自食惡果了！原來這就是『九一五』的秘密。」

藍力士繼續再查閱第十五節以後的經文：

馬軍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騎馬的胸前有甲和火，與紫瑪瑙，並有硫磺，馬的頭好像獅子頭，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出來。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藍力士搖了搖頭，極力使自己清醒。他的心中迴盪着爺爺與奶奶寫給他的信中的話：在歌麗美雅所未曾涉足的地區——華夏，她存在於地球的另一端，是中國的屬地，每個人都是

快樂幸福的，完全自給自足的社會，無須仰賴於任何國家，那是藍力士藍美姬的生命本源。

當他們的飛行機進入華夏的領空時，聽到電視廣播員以緊急可怕的聲調在播報：

「爆炸了！爆炸了！天呀！他們幹起來了！」

「太陽城……太陽城……爆炸了！」

播報員在哭泣。使得廣播中斷。

沉寂。

電視畫面轉接了來自太空島的觀察鏡頭：一個太空中小小的圓盤，有如覆蓋着一團亂髮雲煙的髒臉，就在其中的某一點，人眼睛的亮麗的位置上，起了一陣火光，閃閃生輝，亮亮的雲朵從上面昇起，已籠罩了半面烏黑的臉。

無聲無息。

只有輕微的嘆急。

藍美姬的猫兒，咪咪咪地叫了一陣，劃破了可怕的死寂。

尾聲

太空島上銀色的機器人，快樂地跳躍舞蹈着，突然停下來，不解地觀賞着太空中那張人臉上奇異的變化。

哼着歌，眨眨眼，想看清楚小小的地球上打了什麼樣的噴嚏，弄得臉上烏煙瘴氣。

他們沒有發現其他更特殊的現象，於是，又手牽手，蹦蹦跳跳，邊唱着「天上桃花源」的歌。

時報 書系書目

郵撥一〇三八五四號
電話三〇六六八四二
直接函購，九折優待
臺北信箱 79—99 號

總類

(104)美國式生活 四版 魏沈著 定價卅八元
(238)英語新辭辭彙 三版 金聖華編 定價一〇〇元
(384)杜十三藝術探討展 初版 杜十三著 定價二八〇元
(409)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一九八〇）初版 柏楊編 定價二五〇元
(447)80年代常用英文習語 初版 張伯權編譯 定價一八〇元 袖珍本 定價六〇元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 四十五種 四十六冊
典藏本 定價一三八〇〇元 售價一〇五〇〇元
普及本 定價八二八〇元 售價六〇〇〇元
袖珍本 定價二七六〇元 每冊六〇元

世界歷代經典寶庫（第一部份二〇冊）
典藏本 定價五〇〇〇元 售價三五〇〇元
普及本 定價三〇〇〇元 每冊一五〇元
915計劃 全套十五冊 定價二七六〇元

哲學類

(3)開放的成熟 一四版 歐尼爾夫婦著 定價六〇元
(40)人文心靈的震盪 二版 杜維明著 定價四五元
(44)心理化學 二版 葛雷特博士原著 任凱琳譯 定價四〇元
(66)了解我 一一版 吳慶宜、劉華合著 定價五〇元
(79)一位精神科醫生的日記 七版 鄭泰安醫師著 定價六〇元
(113)從傳統到現代 一〇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八〇元
(178)美學的厄運 初版 陳繼法著 定價七〇元
(179)五四與中國 七版 周陽山主編 平裝二二〇元 精裝二六〇元
(261)中國哲學與現代化 二版 劉述先著 平裝七五元
(270)中國現代化的歷程 三版 金耀基等著 平裝一六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271)知識分子與中國 四版 徐復觀等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272)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 三版 張灝等著 平裝二四〇元 精裝二八〇元
(273)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 三版 李國祁等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四〇元

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　三版
史華慈等著　平裝一六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㉘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　三版
傅樂詩等著　平裝一六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㉖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　三版
蕭公權等著　平裝一九〇元　精裝二三〇元
㉚兒童心理會診　初版　定價一〇〇元
㉙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文化傳統的重建　初版
牟宗三等著　平裝一九〇元　精裝二三〇元
㉔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當代研究與趨向　初版
杜維明等著　平裝二一〇元　精裝二五〇元
㉛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　初版　徐復觀著
平裝三〇〇元　精裝三五〇元
㉜神經病　二版　鄭泰安醫師著　定價九〇元
㉝當你所愛的人病了　三版　蔡泉荃等譯
定價一五〇元
㊳晚清政治思想研究　初版　林明德等譯
定價二〇〇元
㊴信心治百病　初版　鄧萬絹譯　定價五〇元
㊶如何接觸　四版　吳就君譯　定價五〇元
㊷家庭如何塑造人　四版　吳就君譯著　定價九〇元
㊸哲學與生活　初版　羅光著　定價二三〇元
㊹儒法思想論集　初版　王曉波著　定價一五〇元
㊺尊聞錄　二版　熊十力著　定價三五〇元
㊻列子辨誣及其中心思想　初版　嚴靈峰著
定價一五〇元
㊽你的許多面貌　初版　朱麗文譯　定價五〇元
㊾人生反思錄　初版　君賀譯　定價三〇元
㊿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　初版　馮滬祥著
定價二〇〇元
(51)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初版　余英時著
定價五〇元

宗教類

⑨印度神話故事　一〇版　葉昂夫人著　定價五五元
(95)公共關係面相術　一七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〇元
(96)現代女性相術　一〇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〇元
(97)認識自己・改造命運　五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五元
(98)紫微斗數新詮　九版　慧心齋主著　定價一四〇元
(99)紫微斗數看婚姻　四版　慧心齋主著　定價八〇元
(100)靈界的訊息　初版　王季慶譯　定價一二〇元
(101)占星金鑰　初版　劉鐵虎譯著　定價一二〇元
(102)佛經的故事　初版　葉嘉穀著　定價六〇元

自然科學類

⑥神秘的百慕達三角　二七版　白勒斯著　定價五〇元
(93)科學與古老的中國　二版　蔡仁堅著　定價六〇元
(216)李約瑟與中國科學　三版　胡菊人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應用科學類

⑦父母經第一輯　一五版　金諾特博士著　定價五五元
(29)食物補療大典　一五版　田敦理、程照合譯
定價一二〇元
(30)健身大典　二版　宗以誠、林本根、馮程、吉祥合譯
定價七五元
(43)父母經第二輯　六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編輯室主編
定價五五元
(49)身體奧秘　二版　中野昭一著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3)怎樣照顧幼兒(從出生到五歲)　七版　道生博士原著
林瑄譯　定價五〇元
(55)男人的更年期　二版　田多井吉之介著　莊有爲譯
定價六五元
(58)財源滾滾　九版　邱永漢著　定價五五元
(78)時髦的行業第一輯　七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90)跑步健康法　四版　秦鳳棲編譯　定價四〇元
(94)皮膚與美容　五版　張武夫著　定價四五元
(96)時髦的行業第二輯　五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103)口腔衛生漫談　五版　榮民總醫院牙科著　定價六五元
(124)時髦的行業第三輯　四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138)時髦的行業第四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151)愛與性　九版　文榮光醫師著　定價六〇元
(152)婦幼衛生第一輯　一〇版　詹益宏醫師著
定價六五元
(153)現代鍊金術　五版　邱永漢著　定價五〇元
(183)中國傳統醫學史　初版　陳勝崑著　定價七〇元
(191)心身醫學　五版　鄭泰安醫師著　定價六〇元
(199)皮膚保健　初版　吳英俊醫師著　定價五五元
(201)形而下之道　初版　陵岡泉醫師著　定價六五元
(218)管理隨筆　四版　商略等著　定價九〇元
(221)透視乳房　初版　石壁編譯　定價六五元
(227)小本創業　六版　王子璋著　定價五五元
(233)認識小兒科　三版　謝貴雄醫師著　定價五五元
(235)商場風雲傳眞第一輯　二版　工商副刊主編
定價一一〇元
(236)商場風雲傳眞第二輯　二版　工商副刊主編
定價一〇五元
(237)青年商人的掙扎　二版　言商著　定價八〇元
(238)你能銷得更多　二版　黃衍勳譯　定價八〇元
(239)法律與工商　排版中　詹益宏醫師著　定價八〇元
(242)婦幼衛生第二輯　三版　定價七〇元
(243)中小企業經營錦囊　二版
(244)事例與定律　初版　洋洋輯　定價八五元
(245)經營觀念論集　二版　褚宗堯著　定價九〇元
(246)日本商社人　二版　賴山水譯　定價七五元
(247)節稅與避稅　三版　洪明洲著　定價一一〇元
(248)管理人語　二版　鄧東濱著　定價九〇元
(249)CF廣告個案　初版　賴明珠編譯　定價二五〇元
(250)民間治蟲採訪錄　劉淦芝著　定價七五元
(251)票據春秋　二版　王富茂律師著　定價八五元
(252)豐田汽車的秘密　二版　廖純銘律師著　定價九〇元

(135)貸款敲門磚　初版　洪永沛・重岱著　定價七五元
(134)老闆的故事　初版　定價七五元
(110)我國農業建設的回顧與展望　初版　黃俊傑等著
　定價八五元
(64)行銷企劃枱　初版　林崇仁著　定價八〇元
(65)創新經營理念　初版　邱明正著　定價八〇元
(109)中小企業現代化講座　初版　定價一〇〇元
(97)過關的學問　初版　葉雅極著　定價一〇〇元
(93)維他命養生學　初版　余濟民譯著　定價八〇元
(89)如何對抗癌症　初版　李豐醫師著　定價九〇元
(59)貨櫃裝運　初版　陳庸夫著　定價一〇〇元

社會科學類

(22)創造的愛　四版　索羅金原著　孫慶餘譯
　定價三五元
(93)時報法律顧問第一輯　一六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五〇元
(100)臺灣要更好　六版　陶百川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123)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　三版　關中著　定價六五元
(143)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　三版　王作榮著
　定價五五元
(161)政治革新與現代化　胡佛著　排版中
(162)民主的春雷　胡佛著　排版中
(165)動亂中的三大洲　初版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
(176)時報法律顧問第二輯　八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五〇元
(187)向前看中國　二版　吳建國著　定價六〇元
(193)臺灣經驗與中國統一　初版　卜大中著　定價四五元
(194)未來社會的競爭　初版　秦鳳棲編譯　定價五五元
(208)中美關係問題論集　初版　丘宏達著　定價六五元
(210)民族中興之道　初版　朴正熙著　平裝五五元
　精裝九五元
(219)大衆經濟常識答問　二版　徐啓智譯　定價六五元
(224)中共三十年面面觀　初版　中國時報大陸研究室主編
　定價六〇元
(230)一代要比一代好　初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234)八十年代的展望　初版　賴景瑚著　定價六五元
(251)日本的困境　初版　徐啓智譯　定價六五元
(254)蒐家路窄　初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一〇〇元
(258)國民黨與中國現代化　初版　彭懷恩著　定價四五元
(275)中華民國的戰略外交與安全　初版
　卜大中、齊茂吉著　定價五五元
(285)中美斷交評述　初版　杜南著　沙智彰譯
　定價一〇〇元
(293)臺灣經濟發展論文選集　三版　王作榮著
　定價二三〇元
(298)神話與意義　三版　王維騏譯　定價六五元
(299)由中國到世界　初版　卜大中著　定價一八〇元
(174)超越溝通的障礙　二版　鄭又平・雷倩合譯
　定價七五元
(175)變動世界秩序中的國際問題　二版　關中著
　定價九〇元
(185)政治短打　初版　金惟純著　定價一〇〇元

(288)留學生的十字架——波士頓通訊選集　初版
　定價一七〇元
(139)臺灣的消費者運動——理論與實際　初版
　蕭新煌等編　定價一五〇元
(102)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　初版　彭懷恩著
　定價二三〇元
(105)言曦政論集　初版　邱楠著　定價一五〇元
(115)財經政策大辯論　初版　工商時報編　定價一五〇元
(124)大學之理念　二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八〇元
(126)財經文存續編　初版　王作榮著　定價二三〇元
(141)國際傳播的挑戰與展望　初版　李金銓著
　定價一五〇元
(51)理想與現實　初版　葉啓政著　定價一五〇元

史地類

(15)史前文明的奧秘　二二版　鄧尼肯著　孫慶餘譯
　定價六〇元
(38)顧正秋的舞台回顧　三版　平裝五五元　精裝七五元
(46)白宮煙雲　二版　海倫湯瑪絲著　黃秀清譯
　定價四五元
(52)世界軼聞大典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2)南海展痕（第一冊　尋幽探勝篇）　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53)南海展痕（第二冊　原始民族篇）　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71)亂世佳人費雯麗　初版　羅景台譯　定價五〇元
(73)天王巨星克拉克蓋博　初版　陸君和譯　定價五〇元
(80)馬來風情　初版　劉昌博著　定價五〇元
(81)三十年代作家評介　二版　丁望著　定價五〇元
(84)日本觀風小記　初版　樂恕人著　定價四五元
(92)影壇長青樹伊麗莎白泰勒　初版　中國時報譯
　定價五〇元
(129)魯迅正傳　五版　鄭學稼著　平裝一八〇元
(150)往事知多少　一八版　陳香梅著　平裝一八〇元
　精裝二二〇元
(156)追憶集　初版　張研田著　定價四五元
(197)季辛吉回憶錄　五版　羅久蓉／莫昭平合譯
　平裝五五元　精裝八五元
(204)虎口餘生錄　初版　李永剛著　平裝六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212)季辛吉回憶錄——中國部份　二版　本公司特譯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一五元
(215)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　初版　逯耀東著
　平裝六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223)蕭紅評傳　初版　鄭繼宗譯　平裝一〇〇元
(239)民國史縱橫談　二版　吳相湘撰述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267)新文學作家列傳　二版　趙聰著　平裝一八〇元
(281)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　初版　黃武忠著
　定價九〇元
(40)非洲獵奇　四版　吳炫三著　定價八〇元
(209)晏陽初傳　初版　吳相湘編著　平裝三五〇元
　精裝四〇〇元

(134)史學與傳統　二版　余英時著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40)鍥而不捨　沈君山、黃俊傑合編　平裝二〇〇元
(151)國父七訪美檀考述　初版　項定榮著　定價一三〇元
(153)國史與國是　二版　邵玉銘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160)旅次札記　初版　劉克襄著　定價七五元
(166)西洋史學名著選　二版　李弘祺編譯　定價二一〇元
(168)天竺之旅　初版　古蒙仁著　定價二五〇元
(169)蓬萊之旅　初版　古蒙仁著　定價二五〇元
(172)三十年來話從頭　初版　周令飛著　定價六〇元
(174)趙翼傳　初版　杜維運著　定價二二〇元
(176)世界名經濟學者小傳　初版　歐陽正宅著
定價八〇元
(177)海角・天涯・華夏　初版　程明琤著　定價一〇〇元
(180)卡夫卡的故事　初版　張伯權譯　定價八〇元
(182)旅美三樂人　初版　韓國鑌著　定價七〇元

語文類

①當代中國小說大展　一二版　高上秦主編
第一、二輯各九〇元
②洋人在臺北　一二版　高上秦主編　定價五五元
⑧人小鬼大集　三三版　姑隱著　定價五五元
⑫洛神　一三版　南宮搏著　定價七五元
⑰西潮的彼岸　九版　李歐梵著　定價一〇〇元
㉑楊貴妃　一三版　南宮搏著　歷史小說　定價一五〇元
㉓風潮・風潮　三版　安平著　定價三五元
㉔龍套的哲學　三版　也行著　定價三五元
㉕春來燕歸人未歸　四版　中國時報海外專欄選集
定價四〇元
㉖現實的邊緣　五版　中國時報人間專欄選集
定價四五元
㉛一個離婚婦人的日記　九版　光泰著　定價六〇元
㊱最佳科幻小說選　六版　王溢嘉譯　定價六五元
㊶人間小故事　一二版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徵文選
定價六〇元
㊺逃避婚姻的人　五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
㊼夢與醒的邊緣　二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四五元
㊽人生的錦囊　一四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專欄選輯
定價七五元
㊼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　五版　葉慶炳主編
定價七〇元
㊶寂寞的夕陽　二版　光泰著　定價三八元
㊽萬古雲霄一羽毛　二版　李永平等譯　定價三〇元
㊾文藝風雲　初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五〇元
㊿寧爲女人　二一版　洪小喬著　定價五〇元
(77)當代中國武俠小說大展　五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編
定價六〇元
(82)草原上的小屋　初版　蘿拉英格爾著　黃楊譯
定價卅元
(85)臺語溯源（時報海外叢書之二）　六版　亦玄著
定價五五元
(86)夜讀隨筆　初版　丁望著　定價四〇元
(91)人性的證明　初版　余阿勳譯　定價四〇元
(97)古老的順城河　二版　馬瑞雪著　定價三〇元

(98)金瓶梅的藝術　五版　孫述宇著　定價五〇元
(99)雲漢悠悠　初版　姜貴著　定價三五元
(106)青青子衿　一八版　陳曉林著　定價七五元
(107)夏濟安日記　一〇版　夏濟安著　定價六五元
(108)烏呼風　八版　顏元叔著　定價六五元
(110)桑科有話要說（原非非集）　三版　張曉風著
定價五五元
(111)万舟上的日子　一〇版　朱天心著　定價五〇元
(112)以蟑螂爲師　一六版　夏元瑜著　定價七五元
(115)露泣蒼茫　三版　羅龍治著　平裝六〇元
(116)愛情爆炸事件　六版　洪小喬著　定價五〇元
(117)勒馬長城　七版　逸耀東著　定價七〇元
(122)花香銅臭讀紅樓　三版　趙岡著　定價五〇元
(125)我見我思話東瀛　四版　鄭羽書著　定價四〇元
(126)騁思樓隨筆　三版　邱言曦著　平裝五〇元
精裝八〇元
(127)談笑文章　一〇版　夏元瑜著　定價六五元
(128)洋妞羣像　二版　莫珍妮著　定價四〇元
(129)龍哭千里　三版　溫瑞安著　定價五五元
(132)狂颱英雄的悲劇　六版　羅龍治著　定價五五元
(134)梁實秋論文學　二版　梁實秋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35)梁實秋札記　四版　梁實秋著　平裝九〇元
精裝一三〇元
(137)笑談西遊記　三版　姚詠夢著　定價四五元
(138)我的第一步（上冊）　七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0)我的第一步（下冊）　六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1)千年貓　三版　倪匡著　定價五〇元
(144)故園情　四版　唐魯孫著　定價七〇元
(145)困學集　二版　傅孝先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46)中國人　三版　叢甦著　定價七〇元
(154)未完成的悲劇第一輯　三版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155)第一屆時報文學獎　四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57)劍俠李白　五版　江南書生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59)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　九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六〇元
(166)懷人紀事集　初版　樂恕人著　定價七〇元
(171)花魁　初版　高陽著　定價五〇元
(174)夢幻騎士　初版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
(175)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　二版　沈謙著　定價六〇元
(180)悲涼之旅　三版　金恒煒・張文翊合譯　平裝八〇元
精裝一二〇元
(181)誰來關心我　初版　鄭羽書著　定價六〇元
(183)中國大陸抗議文學　二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192)未完成的悲劇第二輯　初版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201)新文學的傳統　初版　夏志清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202)青舍散記　初版　傅述先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203)中西比較文學論集　二版　鄭樹森等編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205)萬里風煙　初版　附彩色插頁　葉維廉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206)飲之太和　初版　葉維廉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211)廣漠天地　初版　虞雪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九五元
(214)再見，最後的探戈　初版　黃光國著　定價九〇元
(217)徐志摩詩文補遺　二版　梁錫華編　平裝二三〇元
精裝二七〇元
(220)婚姻・昏因　初版　雨虹著　定價五五元
(222)彩虹山　初版　誠然谷著　定價一三〇元
(223)雨季中的鳳凰花　初版　古蒙仁著　定價六五元
(224)第二屆時報文學獎　二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226)人生劇場　初版　張百里著　定價六五元
(229)明鏡亦非臺　初版　段昌國著　定價六五元
(230)親情　三版　方瑀著　定價五五元
(234)天下第一捕快　二版　陳雨航著　定價七〇元
(235)伏虎　二版　張貴興著　定價一二〇元
(236)賴索　二版　黃凡著　定價七〇元
(237)清水海岸的冬天　初版　江彤晞著　定價七五元
(240)徐復觀雜文——論中共　三版　徐復觀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241)徐復觀雜文——看世局　二版　徐復觀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242)徐復觀雜文——記所思　三版　徐復觀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243)徐復觀雜文——憶往事　二版　徐復觀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245)掌上雨　三版　余光中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246)左手的繆思　三版　余光中著　平裝五五元
精裝九五元
(247)逍遙遊　初版　余光中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248)英美現代詩選　二版　余光中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249)蓮的聯想　三版　余光中著　平裝五〇元　精裝九〇元
(252)來自柏城　初版　吳建國主編　定價七〇元
(253)臺灣今古談　三版　古山著　定價七五元
(255)流浪組曲　初版　莊因著　定價六〇元
(257)愛情神話　初版　光泰著　定價五〇元
(258)進香　初版　詹明儒著　定價一〇〇元
(259)雞翎圖　二版　張大春著　定價七五元
(262)雲橋飛絮　初版　張漱菡著　定價一四〇元
(265)中國小說史集稿　二版　馬幼垣著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266)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　二版　趙聰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268)五四文壇泥爪　二版　趙聰著　平裝九〇元
精裝一三〇元
(277)鐘聲二十一響　一五版　阿圖著　定價七〇元
(280)有女懷鄉　三版　韓韓著　定價九〇元
(281)多少英倫舊事　徐鍾珮著　排版中
(283)性情與文化　六版　曾昭旭著　定價一〇〇元

(287)七好虹橋　初版　定價一〇〇元
(292)自強集　初版　曹志源著　定價一三〇元
(294)彷彿在君父的城邦　初版　楊澤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5)獨樂園　初版　高大鵬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6)陶詩新論　初版　高大鵬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7)兩極光　初版　後人著　定價四五元
(298)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獎　高上秦主編　付印中
(300)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敘事詩獎　高上秦主編　付印中
(302)黃凡的頻道　二版　黃凡著　定價六五元
(305)囈野　初版　羅門著　定價六五元
(307)法律不承認的行業　初版　定價六五元
(307)唐人街的小說世界　初版　劉紹銘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308)吐露集　初版　喬志高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四〇元
(309)十年散記　初版　洪素麗著　定價一一〇元
(310)十年詩草　初版　洪素麗著　定價一〇〇元
(310)徐復觀雜文續集　初版　徐復觀著　平裝二一〇元
精裝二五〇元
(317)長夜思親　初版　許家石著　定價一一〇元
(319)傳播拼盤　初版　朱立著　定價一五〇元
(319)擊楫中流集　初版　曾虛白著　定價二三〇元
(324)大衆傳播與現代化　初版　鄭貞銘著　定價一五〇元
(322)英美十六家　初版　吳魯芹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五〇元
(322)花旗夢　初版　彭郎著　定價七五元
(323)梅花邨　初版　惠天著　定價一〇〇元

(324)時間之傷　初版　洛夫著　定價一三〇元
(327)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　二版　魏子雲著　定價一八〇元
(328)傳播學　初版　李茂政著　定價二〇〇元
(329)錯誤十四行　初版　張錯著　定價一〇〇元
(330)貝殼　初版　心笛著　定價六五元
(331)浪漫之餘　初版　李歐梵著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一五元
(337)城裏城外　二版　陳若曦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338)生活隨筆　二版　陳若曦著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339)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　二版　孫述宇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四〇元
(341)瘦人天氣　二版　葉子著　定價七五元
(345)大時代　二版　黃凡著　定價八〇元
(346)南洋鄉土集　初版　王潤華著　定價六五元
(347)論王國維人間詞　初版　周策縱著　定價五〇元
(348)火眼金睛集　初版　卜漁兒著　定價一二〇元
(351)秋絲草　初版　許芥昱著　定價七五元
(353)法櫃奇兵　二版　茅及銓譯　定價九〇元
(354)夜　初版　謝道娥譯　定價五〇元
(355)法律與國是　初版　傅崑成著　定價一〇〇元
(356)憂國淑世與寫實創新　初版　章益新著　定價九〇元
(357)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史料篇　初版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358)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雜文篇　初版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379)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小說篇　初版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378)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散文篇　初版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377)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詩歌篇　初版
柏楊編　定價三〇〇元
(376)亞洲現代詩集　初版　白萩・陳千武合編
定價二〇〇元
(375)文學史學哲學　初版　張錯・陳鵬翔編　定價一五〇元
(374)在廢墟上——大陸地下刊物小說選　初版　林也牧編
定價七〇元
(373)人在天涯　初版　謝家孝著　定價一五〇元
(372)媳婦入門　初版　胡台麗著　定價九〇元
(371)文學的信念　初版　蔡源煌著　定價一四〇元
(370)關心集　初版　許倬雲著　定價一八〇元
(369)巡訪手記　初版　金惟純著　定價九〇元
(368)美國最新科幻小說精選　二版　李政猷譯　定價八五元
(367)風雨塵沙　二版　曾焰著　定價一二〇元
(366)美斯樂的故事　三版　曾焰著　定價八五元
(365)詩的詮釋　初版　李瑞騰著　定價九〇元
(364)寂寞之旅　初版　李瑞騰著　定價七五元
(363)迎曦集　初版　曾虛白著　定價二一〇元
(362)灰色之癢　初版　任堅著　定價一二〇元
(361)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　初版　鄭樹森著　定價七五元
(360)中國文學與文學家　初版　張健著　定價八〇元
(359)禍福休戚肩上扛　初版　李利國著　定價八〇元
(358)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　初版　翟志成著
定價二〇〇元

(357)起來吧！中國的脊樑　初版　翟志成著　定價一二〇元
(356)傾斜之書　初版　羅智成著　定價一〇〇元
(355)惡徒　初版　王幼華著　定價一〇〇元
(354)癌症病房　初版　索忍尼辛著　劉安雲譯
定價二五〇元
(353)無心圓　初版　鄭寶娟著　定價一〇〇元
(352)屋頂上的魚　初版　呂學海著　定價七〇元
(351)劍梅筆談　初版　逯耀東著　定價八〇元
(350)有餘篇（甲）　初版　梁錫華著　定價八〇元
(349)有餘篇（乙）　初版　梁錫華著　定價八〇元
(348)宋林遠征記　初版　董時進著　定價七五元
(347)知識人的出路　初版　丘爲君著　定價一二〇元
(346)休而未朽集　初版　柳無忌著　定價一五〇元
(345)學林漫步　初版　庸椽樓主著　定價九〇元
(344)金婚　初版　徐櫻著　定價一二〇元
(343)輪廻　三版　鍾玲著　定價八〇元
(342)失去的畫眉　初版　陳其茂著　定價七五元
(341)秦始皇劇本　初版　魏惟儀著　定價一〇〇元
(340)摸象感言　初版　後人著　定價一〇〇元
(339)觀念的火種　初版　徐木蘭著　定價一〇〇元
(338)憤怒的葡萄　初版　渡也著　定價七五元
(337)散文與詩　初版　陳香梅著　定價一五〇元
(336)天國之門　初版　黃凡著　定價七五元
(335)歷史的藥鋤　二版　羅龍治著　定價八〇元
(334)徐復觀最後雜文　二版　徐復觀著　定價一五〇元
(333)徐復觀紀念文集　初版　徐復觀著　定價一八〇元
(332)道德文章　初版　劉紹銘著　定價一二〇元

(331)林亨泰詩集　初版　林亨泰著　定價七五元
(330)文學的信念　初版　蔡源煌著　定價一四〇元
(329)文學評論集　初版　鍾玲著　定價九〇元
(328)蒼天漠漠　初版　曾焰著　定價七五元
(327)滇池煙波　初版　曾焰著　定價七五元
(326)天堂鳥（科幻小說）　初版　黃海著　定價八五元
(325)英武故里　初版　劉紹銘編　定價二〇〇元
(324)千金之躬　初版　劉紹銘編　定價二〇〇元
(323)香港的最後一程　初版　漢元著　定價一二〇元
(322)月嬋娟　南宮博著　排印中
(321)雙玉環怨　初版　張錯著　定價一〇〇元
(320)北京的故事　初版　馬森著　定價一〇〇元
(319)時代的追憶論文集　初版　傅樂成著　定價一五〇元
(318)生命的喜悅　二版　蕭毅虹著　定價九〇元
(317)女性的意見　初版　李昂專欄　定價八〇元
(316)雨面鼓　初版　阿盛著　定價九〇元
(315)叢林遊戲　初版　蘇小歡著　定價一〇〇元
(314)白馬集　初版　非馬著　定價一〇〇元
(313)花非花　初版　謝鵬雄　定價一二〇元
(312)文學筆記　初版　張伯權譯著　定價一〇〇元
(311)波多馬克河畔的沉思　初版　徐言等編　排印中
(310)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　初版　金耀基著
定價一〇〇元
(309)遠山含笑　初版　馮滬祥編　定價二〇〇元
(308)貓廬雜碎　初版　侯榕生著　定價七〇元
(307)陳寅恪晚年詩文譯證　初版　余英時著　定價七〇元
(306)唐文標散文集　初版　唐文標著　定價一五〇元

(305)跪在火燙的石板上　初版　謝家孝著　定價一二〇元
(304)夢要去旅行　初版　林彧著　定價八〇元
(303)昔人的臉　洪素麗著　排印中
(302)熊十分與劉靜窗論學書簡　初版　劉述先編
定價一五〇元
(301)美女和猛獸　初版　誠然谷著　定價八〇元
(300)最後的樂園　黃海著　排印中

美術類

(103)追尋民族音樂的根　初版　許常惠著　定價五五元
(157)時報兒童畫選　初版　中國時報主編　定價一六〇元
(108)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初版　洪義男編繪　定價五〇元
(170)畫我故鄉　六版　藍蔭鼎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七〇元
(105)呂炳川音樂論述集　初版　呂炳川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106)茶邊論畫　初版　林馨琴著　平裝一〇〇元
精裝一四〇元
(108)你是音樂家　初版　游昌發著　定價五五元
(209)向現代開拓　初版　楊爵著　定價六五元
(202)家庭攝影　一〇版　陳甫彥著　平裝一八〇元
精裝二二〇元
(244)趙樹海的歌謠世界　初版　趙樹海著　定價四五元
(289)好萊塢觀星錄　初版　但漢章著　定價一四〇元
(310)太極拳指引　二版　劉秋麟著　定價一一〇元

㉜形意拳指引　初版　劉秋麟著　定價一一〇元
㉞鏡頭的抉擇　三版　閻凱毅著　平裝二〇〇元
精裝二五〇元
㉟視覺的震撼　三版　閻凱毅著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二〇〇元
㊱自西徂東　初版　韓國鑽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七〇元
㊳張大千的世界　二版　謝家孝著　平裝一八〇元
精裝二二〇元
㊴姜成濤民謠集　初版　姜成濤著　定價七〇〇元
㊲藝術之旅——歐洲篇　初版　陳景容著　定價二〇〇元
㊵細結藝術　二版　張智人著　平裝三〇〇元
精裝三五〇元
㊸決定的瞬間　初版　閻凱毅著　定價二八〇元
歐豪年作品集　初版　楚戈編　定價一二〇〇元

時報漫畫系列

知識類

㊵生態學　初版　定價九〇元
㊼愛因斯坦　初版　定價九〇元
㊽經濟學家　初版　定價九〇元
㊾達爾文　初版　定價九〇元

生活類

㊸烏龍院特輯　一集—八集　每本定價五〇元
㊻烏龍院專輯　定價五〇元
㊼戰士黑豹　上中下　各定價二五元

應用類

㊿談判高手　二版　鄧東濱譯　定價九〇元
(51)一等主管　二版　鄧東濱譯　定價九〇元

報導文學

(57)漠風血雨天安門　二版　夏之炎著　李永熾譯
定價三八元
(87)血洗高棉　七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四五元
(88)中共特權階級的生活　二版　康明淑著　定價三五元
(113)西貢淪亡記　六版　歐清河著　定價五〇元
(148)長在手上的刀　三版　林清玄著　定價七〇元
(149)黑色的部落　三版　古蒙仁著　定價八〇元
(156)第一屆時報報導文學獎　三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66)爲歷史作證　二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77)拔後西貢—西貢淪亡記續集　四版　歐清河著
定價七〇元
(182)民間戲曲散記　初版　邱坤良著　定價六五元
(185)中國飛行　二版　梁景峯譯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189)時空的筆記　初版　李利國著　定價八〇元
(207)尋找老臺灣　三版　馬以工著　定價七五元

(210)共黨治下四年的越南　初版　何燕生著　定價五五元
(260)在暗夜中迎曦　二版　林清玄著　定價九五元
(261)難遣人間未了情　二版　林清玄著　定價八〇元
(263)失去的水平線　二版　古蒙仁著　定價一〇〇元
(264)公害與你　二版　廖名鴿譯　定價一〇〇元
(265)我在人類文明的生死分水線上　初版　李利國著
定價五五元
(269)第二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獎　高上秦主篇　付印中
(270)大陸去來　一五版　朱君逸著　定價七〇元
(272)又見北平　二版　侯榕生著　定價七〇元
(280)在刀口上　初版　林清玄著　定價一〇〇元
(282)誰來吹醒文化　初版　林清玄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1)金三角・邊區・荒城　五版　柏楊著　定價一〇〇元
(296)向癌症進軍　初版　林今開編　定價八五元
(299)青青山頭上的血痕　初版　李利國著　定價七五元
(436)革命之子　五版　梁恆・夏竹麗原著
定價一六〇元
(453)林彪的陰謀與死亡　初版　姚明理著　莫昭平等譯
定價九〇元
(458)大地反撲　初版　心岱著　定價八〇元
(462)大陸集中營　初版　彭銀漢著　定價一二〇元

時報書系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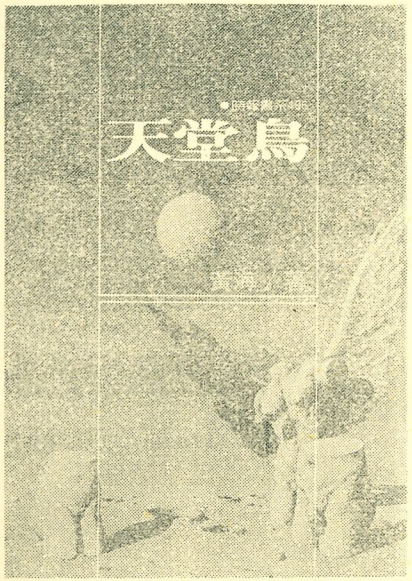
最後的樂園

作　　者　黃　海
發 行 人　儲京之
出 版 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　　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　　刷　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十日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九十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黃海作品

天堂鳥（科幻長篇小說）

有一天，如果人類能夠藉着萬能科技達到永生不死，將人的心智性格儲存在電腦裏，並以合成機器代替肉體，成爲金剛不壞之身，人類凡事皆由機器人代勞，那時候，這樣的「天堂」究竟會是怎樣的「世界」？未來的星際殖民以自動化的機器人做開路先鋒，又會怎樣？黃海在一九八四出版了這部突破性的科幻長篇，將是「一九八四」的中國版。充滿幻想與綺麗的玄思，深刻無窮的隱喻，探索人類的終極問題。——本書是黃海「文明三部曲」的第三部。

定價八十五元

最後的樂園（科幻長篇小說）

未來的生態環境災難之後，人類將要怎樣的生活？在這部長篇科幻小說中，黃海引用了啓示錄的經文做了新詮釋：西元廿二世紀，由於人口與資源的無法配合，當時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歌麗美雅負起了援助弱小國家的責任，而執行這項任務的人在目睹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怪異死亡事件之後，發現了一項大陰謀。——本書黃海「文明三部曲」的第二部。

定價九十元